

南 北 奇 俠 傳



上海新華書局發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6 5301B

南北奇俠傳卷三

譙北楊塵因
蛟川莊病骸
武進許指嚴眉批
杭縣黃退閣評點

古董 姜俠魂 編纂

奇中技

● 妞妞

王梅癭

路見不平
拔刀相助

妞妞。滿洲廂黃旗人。父名札拉芬。善騎射。工技擊。本清室宗支。以屬籍疏遠。貧乏不能自存。鼓刀而屠。中年無子。所生祇一女。即妞妞。妞妞北人有南相。貌娟秀而性柔順。父母奇愛之。一日。父因事與土豪鬪市上。鬪方酣。一少年排衆入。呼曰。止。又指土豪。謂我作壁上觀久矣。君理本不直。勿再逞兇。土豪不聽。且鬪且詈。少年微笑。駢二指捺土豪使坐。即僵坐地上。不能稍轉側。口流涎沫。目灼灼上視。狀極窘。衆知少年非常人。皆爲哀懇。歷炊許。乃笑拍土豪肩曰。吾與子

南北奇俠傳 妞妞

一 技

求學心力
免失交臂
固當如是

英豪女子
如妞妞對
於擇婿問
題尚存羞
態禮教束
縛所致耶

戲耳。又略推之曰。勿作態。土豪一蹶幾及丈。負創鼠竄去。父乃揖少年延至家。問姓名。笑不答。享以豚酒。亦不辭。妞妞知少年技出父上。行炙之次。驟踞客前。謝救父恩。且請受業。少年曰。女郎亦樂此乎。妞妞頓首甚幸。父曰。汝一弱女子。力不能折一枝。乃欲妄冀非分。少年曰。不然。握拳透爪。張目疾視。自以爲武人。一人敵也。且不聞角力不已。必同倒地乎。彼少林宗派。猶術之淺者。紅線何人。寧非一荏弱女子。翁何易視巾幗若此。父喜謂妞妞。師許汝矣。乃款少年於家。留之匝月而后去。去仍時時來。歷一年而規模粗具。三年而業精。時妞妞年十八。少年一去。遂不復返。明年有詔選秀女。隸旗籍者。爭婚娶以求免長門之恨。妞妞雖疏宗。然亦帝室之胃。義不在與選之列。而母之姊甚愛妞妞。久蓄締姻之志。其子玉壽。亭亭玉立。儼然一美男子。母亦默有相攸意。第皆未發。選秀事急。母之姊以女妻妞妞同堂弟。乘間爲玉壽求婚。母密謀於妞妞。不答。但垂涕洟。固問之曰。有父母在。女何知焉。乃問父。父亦無異言。議遂定。玉壽長妞妞一

噓從此吾
惜妞妞矣

有子不教
父之過也
社會惡俗
令人心悸

歲姓鈕鉅祿氏。其遠族爲清外戚。曾祖亦曾執明光之戟。家近中落。父設酒市於大柵欄。卒已三年。母不改舊業。一子一女。不再舉而向平願了。計亦良得。婚有日矣。妞妞若有不豫色。然旣成禮。伉儷亦無間言。惟一對璧人。人視之爲天成嘉耦。姑視之如掌上明珠。玉壽處之。竟若尋常。祇以性巽懦。生平無疾言遽色。妞妞又順承無惡聲。故人莫測其端倪。長安市上。天潢貴胄。富平襲侯。往往服常人服。溷跡市塵間。酒帘之下。出沒者尤多。玉壽年少無定性。義方之訓。又不授以詩書。鬪雞走狗。時從貴公子游。僉人陷之。斷袖餘桃。遂多不可問之事。妞妞察言觀色。已隱然有子哲非夫之慨。會貴公子來。與玉壽坐聯肩。笑言啞啞。不知日之昃也。妞妞窺其容止。計故歸寧。留十餘日。始回。然中宵飲泣。父母固未及知。而庭闈房闥之間。亦不改其常度。惟自信先見之明。又傷比匪之醜。低眉承睫。爲嬖人婦。終抑抑不自得耳。旣而父母尊姑。相繼殂謝。玉壽益縱意出游。信宿不歸。以爲常。妞妞形單影隻。頗不自安。乃不謀於玉壽。乘其未歸。移

酒旗於稍僻靜地。就其同堂弟比隣而居。事定乃告。玉壽亦無言。同堂弟婦。玉壽之同產妹也。妞妞內自計。夫也不良。所居近市。家無餘人。事慮意外。且玉壽不自知其過。夫婦之間。顯然責難。亦徒無益。不如就其妹。使進箴言。已又得堂弟在側。免以弱女時冒不韙。獨居蹈危地。弟夫婦聞其委曲。亦爲之扼腕。有任四娘者。本鱸鄉亭畔儒家女。幼爲拐匪略賣至燕。朱氏收爲義女。年二十一矣。猶未字人。離家時十一歲。但知姓任氏。吳江人。有母有兄。餘事皆茫然。困長養於朔方。口操北音。丰姿挺秀。性情尤伉爽。無南人嫵媚之態。值貴公子挾玉壽同車。塗遇之。玉壽偶流盼。四娘亦與目成。貴公子計欲牢籠玉壽。使下走設謀。爲之撮合。每乘妞妞過弟舍。爲鶻巢鳩占之舉。固妞妞不知之。七月下九。弟慶初度。小飲微酣。薄暮始歸。入門。見傭保視之而笑。異之。忽聞房中有笑語聲。急遣傭保市物於遠道。屏息坐守於酒旗下。無何。一女子倉皇出。則四娘也。返身走。苦無遁處。羞愧無以自容。妞妞起。曳之坐。曰。姊母然。個人兒自失其身。又以

慷慨婉委
如聞其聲

陷姊。適聞之。已爲姊不平。如我者。父母之命。誤偶嬖人。姊何辜。乃至此。惟成事不說。姊若未有人。下玉鏡台。我當矢同居之志。母令姊失所。姊思之一慚。不忍。而終身慚乎。四娘聞軟語。出不意。崩角在地。淚落如瀋。曰。生死唯命。婢妾亦唯命。願何以告我義母。姐姐詢知身世。更爲愴然。默坐相向者良久。旣而笑曰。得之矣。姊速歸。我當以蹇修至。謂郎兼祧。聘兩婦。姊來序以齒。義母非所生。苟姊以爲然。誰肯爲他人女。出死力爭。生死亦聽姊耳。語酸楚。觸四娘無母之痛。行哭竟失聲。玉壽竊聽。頗愧悔。難於出見。妻走。破後扉。自隙地移梯踰垣去。後數日。先之以媒介。繼之以親往。四娘故爲難。強而后可。義母見四娘有允意。果不作梗。擇日合巹。龍陽君竟坐擁二美。姐姐語四娘曰。良人之素行。姊亦旣知之矣。婁猪艾緞。禍患不可不備。四娘是之。於玉壽之出入。恆加約束。玉壽亦稍顧忌。有時一宿不歸。歸卽摔玉壽。使踣姐姐前。曰。我行亦污。不敢瑕疵人。願何面目。見糟糠婦乎。姐姐色赧然。離坐起。但以溫言略規諷。後竟稍稍斂迹。姐姐

防微杜漸
明達先機
妞妞有之

又謂四娘。我之所謀防患者。固不僅在良人加要約也。四娘請其說。曰。弱肉強食。今以二少女同居。不有禦侮之能。何以自鞏固。四娘以爲難。妞妞乃自呈有絕技。並告以父亦好身手。師尤非凡人。嗣是以後。就屋後隙地。盡心指授。四娘體態故矯捷。不一年而術驟精。妞妞定有日課。貰酒之暇。演習無少間。猱升蜷伏。兔起鶻落。隙地有短垣。窺之者。疑爲妒寵之爭。後微聞爲習武。乃大驚異。四娘恃有防身術。濃妝當爐。無餒色。妞妞曰。人已疑之。己又銜之。姊不慎。將奈何。後妞妞有墓崩之戚。奔赴母壙。數日未回。四娘坐爐下。一客入。引巨觥。揖四娘而言。我聞宅上有女賁育。願一賜教。四娘曰。兒女子相撲爲戲。上客奈何過聽。無已。願受指揮。客笑而起。問校試當於何所。曰。後有隙地。固我姊妹戰場。上客不耻下問。請毋窘辱我。幸甚。客亦遜謝。結束既定。短兵將接。忽一素衣女自外至。客急請稍休。顧素衣女曰。汝在此耶。女跪拜如禮。曰。日望師顏色。不可得見。今乃欲制吾姊死命耶。四娘見妞妞。驟悟。亦拜叩。請恕不知。妞妞曰。我遲來一

名師名言

見首不見
尾。妞妞其
惟神龍乎

炊許。姊其殆矣。漉酒刑牲。奉觴爲師壽。師曰。我故疑是汝。乃入門不見。當鑪者語復閒暇。遂疑有技出我上者。姑一試之耳。酒酣。因言鍊拳不如鍊氣。剛克不如柔克。二女苦留之。居三日。遂去。妞妞無子。四娘生一子二女。玉壽年不及三十死。四娘後二年亦亡。妞妞撫遺孤。如己出。又二年。貴公子以事至易州。宿於逆旅。因夜半被刺中要害。強就道。明日斃於車中。大索賊不得。妞妞收酒帘。挈子女移家去。不知所之。

梅癯曰。茲事本末。始聞慶小庭連言於世父。與今所述略異。今所述者。長雲衢康之言。慶與長皆我祖考所屬吏。先後縱談。適相脗合。而長之說尤近理。故從長說。

俠魂曰。妞妞有相夫之能。無相夫之機。卒以洗先夫之奇辱。刺仇於道而隱。其志可敬。其遇可憫。吾知天下有心人讀此。必同聲惋嘆。

●黃芳輯

善之

湖湘黃孝廉芳勳。工書畫。能文章。而勇武過人。五十以後。鍊剛爲柔。遇人輒恂。恂如恐傷其意者。人知其能兼二王。乃不識爲射雕手。蓋嘗經大敵。故爾。黃於清世光緒初載。自北京應廷試報罷。歸途出山東。行囊中挾金三百餘。盜覘知之。以黃附大商幫行。未敢動也。及臨清。黃始別東南行。盜三人者尾之。而黃坐車中。手一卷。意甚閒暇。乃故哨以驚之。黃不動。盜莫之測。不敢要。然不能捨。已而過濟南。黃晚宿逆旅。出銀圓六。令僕曰。門首有三人。方徙倚。汝往。以此犒之。第言主人云。勞諸君相送。今臨當別。特以備一夕芻秣之資。僕如言去。三人者笑曰。若主識我耶。旣如此。當面談。遂趨入。拱手曰。黃君好眼力。僕等遠道相從。豈爲此區區者。君旣相識。不得謂非一面之緣。今因此。故某等三人。請君人犒六十金。當護君安抵湖南。不然。吾儕無因受此區區也。語時。眉稜目眦。有殺氣橫溢。黃陽謝。稱實無之。盜笑曰。君何必諱。指一箱曰。銀在此中。計三百五十兩有奇。雖給吾輩。君日用尙有餘。身命爲重。區區者何必計較。且吾儕走江湖數

輕舉妄動
多見其不
知量也

十年。豈受人言詞欺飾者。黃笑曰。君果不能少通融否。盜厲聲曰。然。黃曰。君既獵食江湖。應有尺寸可恃。倘能出以見示。果其不謬。當如尊命。盜踴躍而前。舉手作勢。黃略與支拒。出懷中鋼一擊。仆兩人。其一逃去。黃命繫之。將以送官。頃之。逃者復來。將三四人。入門而趨。升堂而跪。具言兄弟輩無知冒昧。務祈容恕。許予赦原。當自加責罰。黃初不可。盜懇求至再。念不欲結怨此輩。乃許之。盜負以去。黃遂歸。沿途數千里。無敢犯者。黃歸後。復有廣東之行。自廣東附帆船北行。行數日。過南澳。舟人言更前有海盜巢窟。日過午。未可行。黃必欲進。衆亦懼。力止黃。黃笑曰。汝輩怯耶。而翁在。盜何能爲。舟人無如何。遂行。時後艙有客。敵衣稿項。若有鴉片之癖者。倚蓬凝望。初無一言。久之。日薄西山。斜射海面。作金波點點。暮靄中忽有小舟傍左舷來。疾如箭。舟人驚曰。海盜至矣。黃生平絕技。以鐵網及流星鎚爲最。至是已戒備。卽迎敵艙面。盜來者四人。不數合。悉殄簡下。騰足蹴之。屍擲起數丈。隕於海。小舟早逃去。黃泰然坐船頭。是夕船方欲收。

前車既覆
來軫方逾
老翁突如
其來黃某
危矣

將軍從天
外飛來老
翁何不幸
而遇此

口前小舟者已載一老翁至。翁詰黃曰。吾輩江湖日久。乃不知有君。誠誤犯。然君獨不能少留情耶。胡恃強盡殲之。吾殊不服。今特來爲弟子輩復仇。黃不待言畢。卽叱曰。鼠輩敢爾。一聳身。鐵鋼卽直壓而下。詎翁微引其手。鋼已入翁手中。黃大驚。然勢不能止。卽更擊。翁亦更奪之。黃發流星鎚。又爲所接。翁大笑曰。豪傑豪傑。如是如是。黃窘甚。將目投於海。忽有拽之者。後艙客也。客謂翁曰。爲盜者死。古今通例。翁縱徒從爲盜。乃嗔人不當傷害耶。是翁尤恃強。何得咎人。今吾在此。翁能一角當聽翁所爲。不然。宜善思之。母後悔不及也。翁聞言。怒極躍而前。客蹈瑕一蹴。直墜翁海中。還顧黃曰。天下奇人甚多。勇未可恃也。君異日宜戒之。黃再拜求指授。客不答。舟抵烟台。先登岸去。他日黃頻以告人焉。俠魂曰。天下有勇力者多矣。黃某之技固優。而老翁勝之。後艙之客又勝之。吾知勝於後艙之客者。社會間當不乏人。勇豈可徒恃哉。雖然。以技而論。黃某亦非在人下者。經一番挫折。增一番見識。黃某其知之否耶。

雕弓

程善之

射無不中
今之養由
基也

得人而不
能用惜哉

一死千秋
凜凜有生
氣

甯陵趙生善射。慷慨有大節。其於射。自以爲甘蠅風衛。莫之過也。殊不服火器。嘗行於野。誤踏古塚。破之。意慊然。捧土壘之。得雕弓一。製甚精緻。絃而用之。力甚勁。脊有銘曰。生同功。死同雄。三千年。息土中。吁嗟乎。弓字作大篆。筆法奇古。疑爲秦漢以前殉葬物也。生甚寶之。嘗與友人談兵事。友極言火器之利。視弓矢蔑如也。明日。約共射的。樹鵠半里外。友擎槍十發。中五六。生援弓十發。十中。大笑曰。何如。友故豪。亦不以介意。而生則意得甚。會東事亟。生自以善射。請從戎。當道者薄其技。不許。生憤甚。乃潛至遼陽。狙叢莽。或伏溝澗旁。傳毒於矢。見日人。輒射殺之。前後殺傷甚衆。日人不知所從來。皆訝之。會宋慶挫於田莊臺。而旅順亦陷。生日夜不遑寢食。惟伺日人。竟未爲所得。及和議成。生審知割地之信。伏道旁。俟大山巖出。射之。傷衛兵二人。皆洞胸達腋。遂被執。不食死。日人愛其弓。欲取之。至死。手猶不釋。力曳之。弓忽折。觸一人斷頸。日人皆異之。此浙

東朱君丹山爲余言者。

俠魂曰。日人之役。朝廷和之。而趙生射之。觀其被執而死。謂爲雖死猶生可也。使中國皆如趙生其人。日雖强悍。其如我何。

斷鞭

保定叟。賣豆漿爲業。味香甜。爲一城之冠。每晨。人爭聚焉。自言林姓。宿遷人。年七十餘。吐屬豪邁。無市儈氣。縉紳樂與之談。叟時設具薄酌。一日酒酣。請問曰。我輩與叟相識有年矣。觀翁氣宇。無市井氣。豪士也。侷促以小經紀老。母乃褻乎。叟曰。心事素不告人。今已老邁。諸君都風雅士。罄談何害。房中出斷鐵鞭曰。老漢賣漿公案也。衆不解其故。詢之。先是林讀書不成名。棄而習武。不事生業。窘極。游陝西。夜宿古寺中。次日無聊。遍歷廊宇。見叢木陰森。有小逕。達一禪室。旁有少年八人。見林傲不爲禮。戶外置有筆硯。壁上題詩三句云。寶劍摩成百鍊鋼。豐城夜夜吐寒鐙。世間多少不平事。結句尙虛。林意若輩豪俠。自思半生

能識豪士
志非尋常
縉紳

詩意豪壯

取不傷廉
庸何傷

落拓。差有同心。不覺技癢。續曰。若個男兒。姓氏香。擲筆而走。一少年見之。大喜。追出挽袂。詢里居。呼同伴告之。羣向壁上讀。大贊賞曰。結句詩意絕佳。字亦道勁飛舞。真我友也。序齒。林居長。兄之。伏地參拜。呼僕重整杯盤。入座縱談世事。慷慨激昂。暢飲盡歡而罷。次日。與林舞刀槊。習擊刺。互相講論。嗣後行止俱偕。肥馬輕裘。富埒大賈矣。林不知其作何勾當。聽之而已。一日。從人密有所告。八人競相謂曰。今日之事。非大兄同行不可。林詢之曰。某達官罷職入都。貲囊甚富。時哉勿失。林曰。承蒙優待。相依日久。不圖諸弟所爲。等於綠林。非僕所樂聞也。僉曰。識時務者爲俊傑。彼達官坐擁厚貲。多藏不義。吾輩取之不爲虐。若舍而不取。人將魚肉我。反甘心引頸乎。大兄頭巾氣。何未除耶。林不得已。策馬同行。見騾駝車載。絡繹于道。八人曰。此處人烟稠密。不可輕動。隨行四五站。至一處。烟戶稀少。曰。可矣。沽酒肉飽噉。二更後。各持器械。踰垣而進。直達內室。搗其門。內問爾等來此何事。答以盤費缺乏。便道告貸。一少年秉燭出曰。上人居官

個中亦自
有人

廉潔。囊無餘資。爾等毋聽訛言。徒自苦衆。將用武。忽西廂房一少婦。自牖橫躍出。喝曰。強奴毋得猖獗。時微月初升。見一道白光。天矯如龍。飛電掣。八人併力向前。不移時。如朽摧枯。屍橫遍地。林見勢不敵。一躍上屋。婦亦縱身隨上。林向有鋼鞭。不輕用。計無復之。盡力以鞭擊婦。婦揮刀削之。鏗然墜瓦脊。惟留尺許。復躍落屋簷。跪而乞命。婦曰。爾等技止此耶。殺之污我刀耳。我知爾綠林中。人如聽約。可饒爾命。否則不留遺孽。林曰。惟命。婦曰。屋後有廢圃。可將屍盡掩之。則罪可恕。并命汲院內井水。洗血跡。乃啓一側門。喝令從此出。宜自新。毋妄想。林自後斂跡。賣漿餬口。三十餘年矣。同人聽林述往事。愕然失色。驗其鞭。刀痕儼然。

此鞭可爲
紀念

友人沈詠樓述此事。余曰。少婦大約達官之保鑣者。詠樓曰。傳聞卽達官之媳也。何物女子。技神至此。

俠魂曰。某叟文武兼全。固不願聞綠林事。特強之使去。迫於不得不然。卒致

勁敵當前。八人皆斃於婦手。叟雖驍勇。亦非婦敵。八人之死。直自取之耳。嗚呼。勇哉此婦。是兒女而英雄者。技至此。歎觀止矣。

●吳衛淇

大勇若怯
其斯之謂
歟

雖嚴防之
亦有失防
處也
不告而取
人之物其

同邑吳生衛淇。精技勇。豎一指。數人以帶曳之不能屈。以兩指捻青錢數十文。精壯漢以繩繫錢。摔之不能動。然循循規矩。惡言疾色。不輕加人。不知者以爲懦弱長者也。一日。河南拳師訪之。生謙辭再四。不得。校技于祇園寺中。觀者騎牆綠樹。疊背挨肩。先比刀械。後徒手搏。生乘隙以指抵其脅。師知之。斂手曰。改日再見。退謂其徒曰。我已中吳生暗傷。急備棺殮。徒憤甚。欲爲報復。曰。無濟。我必有以報之。言已而逝。生嚴防之數年。消息杳然。後十餘年。河中一童子。駕小舟。裝丁香蘿菔。市人競買之。生亦攜筐購數。舫秤不足。責之。童佯爲不知。生自入艙。手檢蘿菔數枚益筐。童子怒曰。客貨也。不告而取乎。掇其臀。擲諸岸頭。鼓櫂而去。生目眩頭暈。蘇而起。歸家語其子曰。十餘年事發矣。童子爲某拳師後

智在己於
人何尤

懸腕而書
筆法自能
靈動學書
者其知之

南北奇俠傳 余星橋

一六

技

身。筋骨已傷。不可活也。備棺衾而卒。並遺命勿讎。

俠魂曰。衛淇之技。固在河南拳師上。拳師受其暗傷。至來世而後報復。豈佛氏因果之說。牢不可破乎。但不取其物。怨雖宿。猶未發也。然亦危矣。世之有拳勇而無道德者。盍鑒諸。

●余星橋

齊學裘

吾友余君星橋。武人也。曾爲葛雲飛提台大將。葛與英夷戰七晝夜陣亡。余飛出重圍。遁迹江左。曾館溧陽伍牙山下王鄉堂孝子家。教其二子技勇。與徐伯宏友善。常郡張宦家。亦請其教子武藝。余善書。早起臨柳誠懸元祕塔三百字。用純羊毫懸腕書之。性靜心細。與人交接。怡然如處子。每以易筋經授徒。來吳門。寓學士街。樓窗甚低。樓板甚薄。人行樓動。一日。予同客訪之。寓樓。見其徒以沙袋木棍。自打兩臂兩股。余懸筆臨書。書畢。自取茗壺斟茶敬客。旋捧湯糲兩碗。從樓窗進。樓板不動。湯水不滴。食畢持碗。復從樓窗下街。樓窗上下。如過門。

行樓窗如平地此法從何處得來

相形見絀力士其奈之何

檻。予曰。君之神勇。大概可知。請示一技可乎。余笑曰。無他技。奈何。時余兩足跟貼壁而立。言畢。胸面雙手一齊貼壁。下視足跟。仍然貼壁不移。上下身旋如兩段。此其故不可解也。從此一別。後遂杳然。

俠魂曰。漢有飛將軍。亦第形容其勇。非真能飛也。余君從樓窗而上下。易踏實爲蹈空。殆如能飛者然。何物余君。技神至此。

●大相撲

蘆 盒

日本大相撲。猶中國角觝。其道亦有師承。非積年累月。不能精擅。故學者恆足以力士名。惟操縱遲鈍。較中華技擊遠遜。不知彼邦人士。何以推重至此。余友廣平楊君。世習內家。今年已七十。僦居都門。日本力士訪之。輕其衰羸。因請較技。力士奮猛而進。楊夷然不驚。少一側掌。力士仆矣。因以厚幣請業。楊終不傳。恆謂余曰。習吾技者踰百人。惟全氏之子。得吾衣鉢。餘皆皮毛耳。考其所言。於氣力消長之理。勢機緩急之故。莫不精審入微。純以柔靜輕捷制勝。故雖文懦

習者百人
精者一人
謂之才難
不其然乎

之士習之不勞。非呼號踴躍。眩人鬻藝之比也。惟士林積習於盪舟扛鼎者流。鄙爲末技。使絕世之術。日就淹沉。殊可惜也。

俠魂曰。楊君之技。以柔克剛。以靜制動。是深得少林內法者。視彼力士。瞠乎後矣。

●徐翁

佚名

賣蝦米徐翁。江北人。常至吾邑。市人或侮之。舉手輒爲翁所仆。由是漸知翁名。少年強從之習角觝。亦卽指授。終不知爲何許人也。後偶貨蝦米於郡城。有營弁短其值。翁不少讓。遂至相毆。益以數十健者不能勝。二千夫長亦受傷。提督張天祿出視。翁故張公父執也。留以酒食。遂辭去。或云翁非徐姓。固明之通將。張公亦不肯言其姓名。自是亦不復至海上矣。

俠魂曰。翁非徐姓。在己既不言其姓名。張公亦不代爲言之。是殆有不可明言者。不然。小販團何具有大勇力耶。然則翁爲明之通將。其說不盡無因也。

具此勇力
孟賁亦無
以過之

可爲知己
道難與外
人言

●宜興幕客

陸長春

無收而啓
入室搜人
箱雖戲爲
謂之亦甚無

至此方伏
地求救遲
矣

宜興縣署幕客韓某。湖北天門人。所居之室。一榻一几。箱籠外更無長物。而其戶常鍵閉。防守極嚴。幕中人疑其有異。欲窺之而未得也。丞某時來署中。諸幕友俱與相習。乃令置酒。召諸友飲。并招韓。韓不肯往。丞強拉之去。刑席錢某。託疾不赴。私以鑰啓韓室。搜檢箱籠。了無他異。帳頂懸一黃布小包。有朱書符籙。封識甚密。發視一紅檀木匣。中貯兩鐵丸。如龍眼大。光潤可鑑。仍包裹置舊處。闔扉而出。方錢之啓匣也。韓於丞座忽變色。謂諸人曰。素託同袍。何以相害。衆怪其言之不倫。方欲致詰。而韓已拂衣回署。諸幕友俱從之歸。韓入已室。取視包裹。曰。劍光已洩。禍不遠矣。輪指占課。謂錢曰。爾偷視吾劍。殺氣不可遏。今夜三鼓。有飛劍斬爾頭。禍由自作。勿悔。錢大驚。伏地流涕。求救於韓。曰。諸君誤我。匣中不知是劍。孟浪開視。致貽殺身之禍。君神人也。幸拯我。諸幕友亦代爲乞命。韓曰。吾煉此劍已十年。能發而不能制。生人犯人。必身首異處。所以深自閉

兩道寒先
正如干將
莫邪發無
不中非神
物而何

匿者。恐諸君不知利害。輕觸神物。今事急矣。姑以術厭之。或可免耳。乃令錢雍髮剪爪。書朱符於其背。曰。向良方疾馳三十里而後止。以髮爪貯革囊。縛置署庭大樹間。是夕衆客皆不寐。心惴惴以覘其異。至夜半。見有白光如兩匹練。從韓室飛出於諸幕友室中。盤旋數次。忽飛繞庭樹縛革囊處。三匝而滅。樹大一圍。截如鋸視。匣中鐵丸已烏有矣。韓頓足曰。錢雖獲免。而五十年之功。墮於一旦。不大可恨耶。次早。命僮發樹根土。得雙劍。韓攜之。辭幕而去。不知所之。俠魂曰。韓某鍊劍之法。奇矣。神矣。錢某以偷視之故。輕觸神物。雖幸免於禍。而髮爲之剃。爪爲之剪。卒賴厭法以保其身。亦云險矣。所惜者。錢某雖不死於劍。而韓某十年鍊劍之功。廢於一旦。果誰之咎耶。是又不得爲錢某寬其責矣。

●鄧解元殺虎

尊聞閣主

鄂渚之古黃西南一帶。崗巒叢疊。草木葱蘢。時有巨獸往來。臥伏於其中。麓有

雲山經用
始鮮明

古刹名曰廻龍庵。依山而立。結茅爲瓦。寺後菜畦半畝。近因住持僧出遊。漸就荒蕪。綠茵如席。色遍茸蒙。隣右牧牛兒。往往結伴而往。刈草圃中。一日。牧童三四人。潛入廢圃。正在輕運月鎌。疾施風剪。瞥見牆陰叢草中。伏一黃毛斑虎。一聲長嘯。谷應山鳴。牧童驚倒。卽棄草而返。近有鄧解元者。多膂力。善用寸鏢。發無不中。以無心時事。隱於半畦雲谷中。野服黃冠。蕭然自得。人有見之者。莫辨其爲戟門將才也。是日聞庵後有虎患。遂選村中壯士九人。中有鐵工。又善火鎗。解元與之撥草搜尋。相距十步外。虎忽昂首蹲視。鐵工手擊一鎗。中虎額。虎遂縱身一躍。高與簷齊。又用隻爪前撲。解元奮步直前。右手挾住虎項。虎雖前後低昂十餘次。哮聲震動山谷。而解元一手擒定。任其顛簸。而不稍釋。少頃。以利刃洞刺虎目。血濺丈餘。遂斃。觀者咸爲咋舌。而鄧解元從容不迫。其神勇歟。俠魂曰。先叙牧童。次敘解元。井井有條。絲絲入扣。

●曹將軍

尊聞閣主

慷慨激昂
有班定遠
投筆從戎
之概

曹將軍者。失其名。山左人也。生而穎異。日讀千言。入夜琅琅。背誦不遺一字。年十四。驅幹雄偉。儼如二十許人。勇力絕倫。猿臂善射。里中有破廟。一老僧卓錫其中。貌樸野。見客不知爲禮。以是鄉人悉不重之。將軍得暇。每喜從之游。並時以果蔬相餽。年餘如一日。後將軍復遊廟中。僧曰。此非安樂士。今行將去。此入峨嵋山以老。第感子平日之惠。有薄技。願以相授。明日當早來也。僧本少林。摘派將軍。又慧。兩月盡其所能。由是以技擊名鄉里。次年。補博士弟子員。既見天下大亂。乃投筆起曰。大丈夫當立不朽之功。以光簡策。安能老死牖下。株守一經哉。遂與其黨徒投軍。隸某鎮軍麾下。上滅賊策。娓娓數千言。鎮軍不能用。將軍久居營中。無所事事。日偕其徒射飛。遂走以爲樂。後賊乘大霧。夜斫營。全軍俱潰。賊圍鎮軍數十重。死戰不得脫。將軍聞之。瞋目大呼。率其黨破圍而入。十盪十決。卒挾鎮軍以出。賊不捨。選精騎來追。將軍怒馬獨出。三矢殺三人。賊始斂隊而去。鎮軍德之。用爲帳下督。顧將軍嗜酒。性又戇直。喜面叱人過。同人忌

禮衰而去
可謂見幾
而作矣

造物忌才
古今同慨

之。譖於鎮軍。禮漸懈。將軍置酒。招其黨飲。酒半起曰。曩時年少氣盛。謂奇功可
以立致。今鎮軍多疑。難與共事。日月易逝。而髀肉復生。鬱鬱居此。恐終無所表
見。諸君去就。不敢相強。某則從此逝矣。改投江南大營。爲總統張公所知。累擢
至參將。後大營潰。總統及於難。將軍哭之痛。或勸他圖。將軍曰。總統功略冠天
地。忠勇泣鬼神。猶爲權貴所拘牽。不竟其功以歿。如我輩將復何爲哉。徒步返
里。築精舍。讀書其中。時携酒策蹇。與樵夫漁子相問答。絕口不談兵事。迨捻氛
日熾。凡去城遠者。各築土圩以禦賊。衆舉將軍董圩事。堅辭不獲。乃令於衆曰。
凡見圩中舉烽燧。四鄉悉運糧入圩。賊來無譁。近圩百步。始准燃砲。有敢乘亂
顛越人貨者。殺無赦。衆唯唯。又選壯丁千人。教以技擊。步伐整齊。賊畏之如虎。
不敢相犯。有某貴人耳其名。檄佐其軍。以功擢總鎮。貴人旋歿。後來者忌將軍
才。稍奪其權。將軍遂謝病行。後歷數處。意見多不合。乃決計東歸。不復有志天
下事矣。將軍好游覽。足跡遍天下。獨以未嘗入蜀爲恨。以老僧有居峨嵋之約。

東裝訪之。策馬行萬山中。樹木陰翳。鶻啼猿嘯。悽人心脾。雲從巖谷生。氣如沸湯。久之。彌漫四合。俯視不見馬足。下爲巨潭。深不見底。怒濤逆流。一折千丈。亂石重疊。巉利如鋸齒。雕鵠斂翼而飛。過大風墮石上。輒成齧粉。及入深山。蹬道紆迴。不能容騎。乃棄馬步行。攀蘿附葛。如凌虛仙人。時時從空中飛度。歷訪數處。杳無縱跡。最後入深篁密箐中。一菴倚山爲壁。縛茅爲瓦。周圍皆松竹。濃陰四合。濕翠欲流。一僧趺坐殿上。卽向授技人也。僧見將軍入。大驚。問何得遽至此。將軍告以故。僧曰。以子之才。謂當早圖畫凌烟矣。何尙爾爾耶。因拾枯枝。喂芋栗同啖。鋪落葉厚寸許。爲將軍臥榻。自據蒲團枯坐。次日。携將軍登絕頂。時已暮春。巖風拂面。利如割。山後積雪。厚四五尺。四望不辨路徑。山脊平處。時見虎跡。將軍欲遂留此。僧曰。數不可強。且子有衰親。烏乎可。但能努力自愛。不患無相見時也。乃復泛舟吳越。留金陵者兩匝月。將軍與某善。述其事如此。

俠魂曰。敘事詳明。措詞堅勁。後段描寫入山之險。彷彿一幅蜀道圖。

●於景豪

愛棠

始終易轍
如出兩人
千古英雄
大半爲兒
女子所誤
惜哉

隨手擊去
旁者無人

於豪生景。瀆產也。貌魁梧。美丰儀。童年時從名師習挾彈。練軟術。不二年盡得師傅。生性豪俠。嘗作不平鳴。弱冠猶未娶。恐以兒女私情。消磨英雄氣也。某歲春。邑有富商任醒華。欲赴黔都貿易。邀生護行。生允之。便挾十萬金。整裝就道。途次遇盜六七。咸悚然不敢前。蓋盜之力。不足以敵生也。後行至邛峽山。瞥見黑影一羣。知爲盜。生毫不怯畏。泰然行如故。俄而有一盜躍過生旁。望之如盜魁者。高呼買路。生從容止步。徒手與之搏。盜不敵。問曰。公之拳法。得之於何人。可得聞乎。生答曰。余振元耳。盜曰。破余振元拳。吾妹能也。爾敢在此相待乎。生笑曰。大丈夫豈怕一柔弱女子耶。言次。盜即奔去。未幾。果偕一女子來。年可十七八。眉籠春山。目含秋水。亭亭玉立。如迎風之柳。與生覲面。卽格鬥。約歷時三十分。女忽曰。止。君之拳法。以儂觀之。必非得之於余振元。生方以實告曰。余初學於余振元。後習於閻天生。女曰。君技高哉。惟可能至寒舍少憩。再鬥一次。方

獲一女子
喪一良師
孰得孰失
必有能辨
之者

可云決。君其然否。生點首示意。竟隨至其家。則女兄已率妻子僮僕候於門外。迎入堂中。斗以紅粉巾帕。蒙於女首。引之交拜。生駭然問故。曰。五年前。吾父爲人保鏢。途遇余振元。相與角鬪。受傷作古。吾與妹立志復仇。苦不得拳法勝余。振元者。今逢君。甘拜爲吾師。則或可償我夙志。故當以雅室爲君居。且願以弱妹爲君妻。頃所以爲者。正以此耳。生堅辭不可。遂俯首諾諾。維時卽遣人護商。赴黔都。瞻於生豔福。真不淺哉。然爲美女子故。授人秘術。以殺老師。雖曰振元。非彼所殺。顧振元之死。實由彼而死。著者所以輒爲於生惜也。

此事爲雲南國是報周君告余者。故能歷歷知其底蘊。閱者讀吾前文。必崇拜於生。欽敬於生。途讀至後幅。必拍案嘆息。不能如前之崇拜欽敬矣。嗚乎。今之尙豪俠之心於前。行兒女之情於後者。可以知返矣。

俠魂曰。惜哉于生。以尙勇始。以貪色終。竟至授人秘術。俾巨盜能復父仇。我雖不殺伯仁。伯仁由我而死。於生有愧色矣。噫。

●黎某

佚名

不畏人而
長鬼壯夫
竟若是耶

技擊之術。少林號正宗。而孔家尤其最。其技以便捷輕柔爲用。安雅從容。如不經意者。顧真傳極難得。蓋爲技師者多樸儻。不能通文字。有著述。而又慮所授匪人。或致爲禍故也。壽州黎某。筆工也。獨擅其術。嘗立桶中。使人揮利刃。斬其腰。刀過如風。而黎身已斂入桶中矣。又嘗縮身如球。繩縛之數十道。良久。出力一決。躍起數丈。繩寸寸斷。名著大江以南。聞齊魯多勇士。乃往訪之。偕其徒一人。越沂泗。登泰岱。歷龜蒙。恃其勇。野行露宿。不避虎狼。久之無所遇。一夕宿破廟中。中夜忽聞啼聲甚哀厲。時月明如晝。聲漸近。則陰風颯然。昏霧薄空。月色驟黯。淡。兩人毛髮森豎。皆不能寐。起立徘徊。頃之聲止。忽有爲女子聲叩門者。不應。頃之已在階前。兩人皆驚異。視女子妝束態度。人也。其明眸皓齒。霧鬢風鬟。人也。且柳腰蓮步。儼然一好女子。見人將下拜。黎正色曰。有言請速以告。無須下拜。女子時俯首自理其衣袂。若有不得已者。偷覩二人面。欲言復止。良久。

知其鬼而
不畏則溺
此之毛髮
森豎果何
爲者

行險徼倖
黎某危矣

黎某張皇
不及書生
安雅孰優
孰劣不待
智者而知
之

乃曰。妾前村養媳。遭翁姑虐。語未既。黎笑曰。吾知之。汝遭逃虐出者耶。逃出將從我輩耶。汝當知天下豪傑有黎某者。汝不自安居墟墓中。而以色魅人。謂黎某亦可蠱耶。速去速去。毋齒吾刃。女大驚。卻立數步。將退出。復轉身曰。兩君正人。且已窺破下情。無妨實言。妾實爲魅。迫脅以餌行客者。不止一度矣。今妾去。彼敦恢血拇者。行自至。惟東北一書生家可避。兩君速行。無緩也。女子翳月影及牆陰。遂不見。而啼聲復作。以次漸遠。月色更明。黎摩挲寶刀。翹首待魅至。其徒則股栗無人色。力促師行。黎使先去。畏遇魅。不敢獨出。黎乃同行。如女子言。至東北角得一草舍。燈光熒然。有人方展卷未寐。見兩人至。指旁榻令坐。觀書如故。不問姓名。兩人亦不敢多言。天將明。迅風暴至。沙石如雨。擊屋壁有聲。有怪物長可丈餘。獠目豹齒。張口如巨畚。立門外窺伺久之。奮然一躍。直撲而入。黎不能忍。蹶起迎之。書生拂以手。不觀。還仆榻上。惟聞聲轟然如土崩。視怪物者已不見我。俄而日上。門外血迹無數。黎辭書生行。生曰。君技雖工。尙有未

至。奈何輕冒險耶。因舉其瑕隙若干事。黎受教。大駭汗下。以爲真神人也。詢姓名不答。問昨物云已殫矣。問人耶妖耶。書生曰。妖非可以妖爲者。大率不離乎人。卽人卽妖。從君意指可也。黎悵然歸。自是技益精而無復敢輕率如曩日。更數日。護行客至其地。問土人。但云近日無復怪異。蓋無有知書生一事者也。俠魂曰。黎某得斂身縮身之法。其術不可謂不神。然不遇書生。則當日之怪物。黎某已不能敵。輕舉妄動。危乎殆矣。是以學技擊者。精矣。當更求其精密矣。當更求其密。以靜制動。始克有成。若竟冒險以行之。未有不僨事者也。

●劍娥

善之

張家口有技師曰鄧氏。世以設鏢行護商客爲業。其始祖曰鳴謙。善擊劍。初家永平。吳修齡先生手臂錄。所稱爲漁陽老人者也。老人以劍術授吳先生。亦因先生得聞峨嵋槍法。世世傳之勿絕。至清光緒之初。有名魁者。尤以武技聞。嘗爲里人逐日賊。賊恨之。他日逐鹿於野。中伏槍死。皆以爲賊狙之也。魁女曰劍

百發百中
有射必貫
蟲之妙

娥幼而好劍。故以名之。年十四而父死。代父業。客或少之。則立馬上擊空中鵬。鵬以示客。丸出無不中。皆貫其目。而他無傷也。以是名著關外。女守北宮嬰兒之節。以力養母。儕輩憚其勇。無敢調也。久之。告其母曰。今火器甚行。武技漸廢。盜之器械。皆精於我。現惟以情誼名譽羈絡之耳。倘有不受羈者。吾父之禍可懲也。今所蓄已可自活。盍改途乎。母許之。乃買田奉天西關外。奉母居焉。閉門數年。不與世事。不知者皆疑李波小妹。已嫁得羽林郎也。荏苒數年。年二十餘矣。俄而庚子之變作。俄軍南下。劍娥度勢不支。奉母先走避田野。其母以衰年多病。道路勞煩。恐惶交迫。未幾而卒。劍娥未及奉柩安葬。而俄軍已四出俘掠。入所居村。覩劍娥亭亭玉立。有若安琪兒。其統帶某則大喜。止諸軍勿驚動美人。獨身直前。將擁劍娥。劍娥微笑不動。顧俄將曰。能抱我起。當從女。俄將竭其力。如撼樹然。迄不爲搖。大驚。劍娥一振其衣。俄將頓顛出十步外。怒甚。叱曰。小女子何敢無禮。其所部乃爭趨而前。女端立不動。近者皆仆。久之。俄將無計。手

怯哉俄將
技止此耶

善提慈心
不是金剛
怒目

小槍相向。欲發而躊躇不忍。劍娥出不意。急奪之。左挾俄軍。右握其槍。俄兵望之不敢前。女握俄將擲地。蹈其背。俄將窘甚。乞免。其所都已奔告營中。須臾衆至。圍數十重。俄將伏地上呼曰。諸君慎毋妄動。惟有議和。動者吾先死矣。劍娥左鎗右劍。四顧狂笑。統帶之妻。亦在軍中爲看護婦者也。聞夫被執。大驚。自來再三乞哀於劍娥。言詞備極卑下。俄將仰而譯之以告劍娥。令立誓畢。乃釋之。俄將雖無傷。然心膽皆落。卽以其衆竄去。其夫人初以劍娥爲野蠻。繼見其言詞溫婉不數語。遽傾心焉。乃使其所雇華僕告劍娥。邀與同住。劍娥念不往。且示怯。卽與同行。兩人同一馬車詣西餐館。夫人大開夜讌。多招貴賓陪待。劍娥雖出寒微。雅能矜持。衆皆嘖嘖稱異。宵分以馬軍送歸。明日。俄將使役夫六十人來。爲其母營葬。劍娥問役夫。皆俄將拘以來者。則悉遣散去。往謂俄將夫人曰。此曹皆吾同種。何忍役之。請爲道謝。勿再遣來也。俄將夫人大爲驚嘆。劍娥自負土成墳。一村皆以劍娥故。得免俄兵之騷擾。無不感激。於是俄軍自統帥

奴隸黃種
俄人早有
野心試問
今日之俄
果何如耶

以次。其攜妻室以來者。皆願從劍娥受技擊焉。又數月。劍娥遂能俄語。改俄裝。跨鞍馬。日從俄營馳騁往來。時俄以戰勝國自居。氣驕甚。於中國人多所陵藉。劍娥目擊其狀。心憤甚。知力不能救。亦不多言。久之。益與俄女界狎。乃知俄人中有波人芬人猶太人等。皆亡國之餘。頗具恢復之志。乃稍稍籠絡之。俄看護婦中有某女士者。故波蘭人。年四十餘。與劍娥尤契。劍娥之教俄人也。往往授其粗而匿其精。獨於女士不憚指點。久之。使各以心事相白。於是交誼益厚。女士有子。年二十餘。在俄營爲一隊長。其人魁梧奇偉。舉止有威。早年畢業柏林大學。兼能臘丁英法文字。尤邃數學。善拊士卒。望之儼然不可犯。而語言則溫雅如文人。一日遇劍娥如其母前。其母爲之介紹。一見驚曰。此亞洲人耶。何似吾寶蘭之甚也。劍娥不知寶蘭何人。以問女士。女士曰。此吾子未婚妻也。其父爲政府冤殺。渠含冤而死。吾子至今念之。劍娥知失問。遽俯首不言。越日。女士來請教其子。劍娥曰。吾不授男弟子。力却之。然與女士往還既多。卽不得不與

暫避嫌疑
亦是保全
名譽之法

其子時時晤面。其子時出射獵。有所得。卽以餽劍娥。劍娥既與俄頻酬應。漸諳西禮。竟受之。前時俄將夫人。爲劍娥最先熟識者。見劍娥之厚於他人也。心滋妬甚。又疑劍娥於技擊多祕者。不以悉授也。乃漸疎之。一日。見女士母子。與劍娥飲於餐館。切切私語。不知爲何。於是出以告人。謂劍娥與某隊長有婚約矣。其所言雖子虛。然劍娥乃自此不常與女士往來。一夕。劍娥已寢。忽聞叩門聲。甚急。出視之。大雪滿天。女士立風雪中。面慘淡。幾無人色。劍娥延女士入。坐未定。淚下如雨。曰。吾死矣。夫何言者。再問之。乃知其子固虛無黨人。恫其國亡。謀所報復。其投身軍隊。無他。蓋爲灌輸此主義於軍人也。不意爲俄將覺察。并搜得其文籍報紙等。已開軍法會議。審訊定罪。不三日槍斃矣。幸部下因平日之感情。特密以相告。吾家亡夫死。僅此一兒。今勢處覆巢之下。惟有投黑龍江死耳。夫復何言。劍娥乍聞。亦大驚惶。沉思良久。曰。夫人母憂。吾當爲夫人設法。女士曰。法將安出。劍娥曰。法誠有之。但恨無襄助者耳。如夫人言。郎君既得軍心。

女士之子
從此有救
星矣

如此嚴密
自爲計則
得矣其亦
在耶劍娥

其部下能爲之出死力。夫人盍一探之。天明更晤於某地。於是劍娥急裝佩槍。劍家本無他人。劍娥出。卽反闔其門。與夫人匆匆分道去。是日俄司令部以獲黨中首要人物。則闔營戒嚴。守衛之交。士槍爲列。自統帶以下。皆詳細詰問。然後得出入。邏兵三十人。負槍實彈。守囚人密室。室四周皆垣。繞之以棘。上架以樓。人出入皆自樓梯。如地窖然。時天大寒。俄兵以軍令嚴故。思酒不得。羣忍寒相怨詛。囚二日無動靜。第三日以天明行刑。方夜半。俄軍倦且寒甚。皆相擁背。以取暖。忽有香氣自壁隙來。如麝如蘭。莫可名狀。俄兵皆驚。恍惚見白衣人過前。欲起問。而口舌手足皆不能動。久之乃蘇。視囚。囚不見矣。亟報司令部。統帥翰三十人無異辭。問衛兵皆不見其出入。惟大尉高尅四夫者。言己所蓄芬蘭犬。夜半忽狂吠於門。驚起視。則無他。方臥未酣。而吠聲又作。當時頗驚訝之意。囚之逃脫。或當此時也。於是俄軍中人頗有疑及劍娥者。遣人瞰之。已莫知所向矣。隊長之母。亦於同時失其蹤。俄急通電西伯利沿道。大索不得。其事遂寢。

越十年。中國革命軍起。有夫婦二人。相携自美洲來。赴義者。入東省爲民軍參謀。人或有識之。蓋劍娥臉霞眉黛。猶不減當年也。時趙氏方抗命恣橫。倚馬賊張姓者爲援。張當日亦劍娥敗將也。聞其來。恐懼失措。遂受命焉。趙氏乃俯首不動。國事定。夫婦又辭去。在軍中時。或問當日事。劍娥言入俄營者。乃其世伯某。年八十餘矣。其武藝蓋寰球無敵之者。劍娥瀕行告人。此去求於三年內。以異國人爲波蘭第一任女大總統。不知其志果能遂否也。

俠魂曰。劍娥之術神矣。觀其救女士之子。雖在密室。突出重圍。頗有一人當關。萬失莫禦之勢。執此而論。劍娥不僅以勇聞。且以俠見矣。獨惜俄將夫人。始而敬之。繼而妬之。不及女士之能知劍娥。宜乎劍娥之敬女士。有異於俄人者矣。

南北奇俠傳

劍娥

三六

技

南北奇俠傳卷三

譙北楊塵因 武進許指嚴眉批
蛟川莊病骸 杭縣黃退閣評點

古董 姜俠魂 編纂

奇中藝

●書身本事

徐 昆

身本浙江杭人。因不知身所自出。故以身爲姓。而名本。博雅工詩。善繪事。畫龍尤奇。其染雲非一年不可。李公衛爲浙閩總督時。招之不見。以大案入其名。械至閩。李公問曰。先生亦至此乎。來何晚。遂開釋。款禮之。閱一載。爲畫一龍焉。生平止畫五龍。家傳二。入閩時。司獄某待之善。贈一。有陝西富平董清江名志敬者。遊其門下。得一。清江好遊山水。高雅絕俗。工詩。亦善繪。每遊。必以身公龍自隨。一日至長安。長安有高手某者。邀至家。看其得意之筆。累看皆無可否。最後

貌是神非
貽羞大雅

一扁一圓
相形見絀

出所畫龍。董視之。亦不言。某嘆曰。此龍亦不當意耶。董曰。君之龍。葉公龍也。吾有身本先生所畫龍。乃真龍。今在行篋。然吾迫欲行。公亦不能久視。烹茶一大甌。懸軸待吾飲盡。卽卷之而去矣。遂令釘畫釘。開篋。展未半。同座者驚。某大叫。贊不容口。董持茶盃謂之曰。公之龍。其身匾。身之龍。其身圓。殆欲飛去矣。茶畢。遂卷之而去。某若有所失。

俠魂曰。以一生之久。僅畫五龍。其精妙固可知。其寶貴則更可知。具此絕藝。足以俯視一切。

●周山人傳

錢大昕

山人姓周氏。諱顥。字晉瞻。芷巖。其自號也。世居嘉定城南。性磊落不羈。而未嘗與物忤。家無石儲儋。而未嘗以衣食累人。讀書不應科舉。而於畫獨有神解。仿古賢山水人物皆精妙。尤好畫竹。興酣落筆。風枝雨葉。無不曲肖。吾邑自朱松隣父子。以畫法刻竹。厥後有沈兼吳之璠。周乃始諸人。皆精其藝。山人更出新

獨出心裁
確是絕妙
手筆

耿介拔俗
豈肯爲附
勢趨炎者

意。作山水樹石叢竹。用刀如用筆。不假棗木。自成邱壑。其皴法濃淡。坳突生動。渾成。畫手所不能到者。能以寸鐵寫之。當時以爲絕品。山人亦雅自負。其運刀時。若絲髮未稱意。雖垂成。亦斧以斯之。山人多髯而善飲。自號髯癡。富人慕其畫。或致金幣。不卽得。偶然欲畫。畫成。隨手與人無矜色。人有延致之者。或留半年數月。或到卽辭去。嘗遊齊魯間。與單朱翁交相得。朱將往江南。山人附其舟歸。朱之兄方令嘉定。山人不知也。抵吳門。始知之。不告而歸。朱令異而訪之。避不見。逮朱去任。卒于蘇。乃幅巾往弔而哭之。其介特多此類。少時嘗病瘡。一夜醉歸。逢老叟衣冠甚異。出一丸藥。啖之。五臟皆忽煖。失叟所在。經宿猶有異香。自是宿疾盡去。終身無纖介之災。年八十餘。善飯健步。不異少年。乾隆三十八年卒。年八十有九。族子笠。字牧山。亦工畫山水。晚以藝遊事淮揚間。諸公爭出重價購之。吾鄉近日言畫者。稱大小周云。

俠魂曰。易用筆爲用刀。不落恆徑。自成一家。笑彼畫工。望塵勿及矣。

●羅兩峯傳

重富貴輕
貧賤不意
鬼物亦然
良可浩歎

同此畫鬼
擊子心擬
之兩峯曰
觀之一神
似一神似
矣

人以名重
固然其無
足怪

維揚羅聘。號兩峯。喜吟咏。精鑒賞。嘗自言白畫能賭鬼魅。凡居室及部市。憧憧往來不絕。遇富貴者則循墻壁蛇行。貧賤者則拊肩躡足。擲揄百端。兩峯有感於中。因寫其情狀。裝成長軸。名曰鬼趣圖。幅中題咏。長篇累牘。皆海內知名士。雖世俗好奇。亦由兩峯腕下古趣橫生。足以欣動一時。豈漫然哉。昔吳道子嘗畫地獄變相。鬼子鬼母。極琦瑰僂佹。明季宛平崔道母。畫許旌陽移居圖。亦有鬼魅。道子人物爲古今獨步。其畫鬼也。乃一時游戲之筆。而道母生當明季。目擊亂亡。不無感慨寄託。惟宋時龔聖予。直欲以鬼物見長。口哆張而目狠視。骨象獮劣。觀之令人不歡。然聖予諸人。皆想像而出。故作詼佹以驚世駭俗。豈若兩峯確有所睹。得於心施諸畫者之爲善乎。昔錢塘金壽門樹幟騷壇。聲稱藉甚。客居維揚。兩峯師事之。惟謹。每作畫。乞其題咏。署名其上。時人遂爭購之。其實壽門固未嘗有片楮寸縑之作。而張浦山畫徵錄。得諸傳聞之誤也。歲辛亥

晤兩峯於京邸。見所繪梅竹。雅秀多致。而於西方象教圖。莊嚴清靜。宛然面壁觀心。高出諸作之上。始知兩峯之伎。又不止於畫鬼也。

俠魂曰。羅君以善畫鬼物名於世。其實畫竹畫梅。並皆佳妙。乃知名人無所不可。不徒擅一藝之長也。

●陳壽山傳

俞蛟

京師萬柳堂之西北隅。有古刹曰夕照寺。或謂卽燕京八景。金臺夕照之遺址也。大興王安昆。書高松賦於殿之左壁。右壁松樹五株。爲陳壽山筆。壽山名崧。天長人。遊楚不遇。入都賣畫作生涯。筆多匠氣。觀之令人胸次作惡。故其畫恆爲市廛商販。及胥掾家所寶。騷壇藝苑之士。莫有持縑素乞其揮灑者。獨夕照五松。離奇天矯。蒼翠濃鬱。恍聞謾謾濤聲起簷際。而置身千巖萬壑間。余每入寺。必瞻玩移晷。不忍去。寺僧爲余言。壽山作畫時。值長夏。解衣裸體。酌巨觥。連飲。磨墨貯瓦甌。睥睨久之。然後纍几而上。皴擦勾斫。颯颯有聲。晌午。天大雨。傾

一觀五松
目爲之奪
不獨成連
之琴能移
人情也

筆所未到
氣先吞壽
山深得此
旨故能自
成一家

注若黃河乍瀉。千珠萬珠。跳擲階下。庭水積尺許。雨霽而畫畢。夕陽猶在高春也。殆古人所謂胸有成稿。意在筆先者乎。蓋畫無論山水人物花木。不難於小而難於大。譬諸寫字。以纖毫憑几。於尺幅中作小楷。極整齊結構。及縱筆作擘窠書。往往散漫而失繩墨者有矣。殿壁縱橫各二丈有奇。松本圍徑尺而有參天之勢。枝幹屈曲。針葉疎密。均得乎法。畫松之能事畢矣。王安昆書。素亦自負。與畫對峙。似爲減色。足徵筆墨有一日之短長。而壽山塗抹半生。得畫壁而傳。可謂厚幸矣。

俠魂曰。壽山他畫。皆無足觀。獨至畫夕照五松。無法不備。有美畢臻。有令人歎觀止者。噫。嘻。畫松之技。壽山蓋進於神矣。

●吳興祚

胡樸庵

吳興祚。字伯成。性巧。作三摺屏。每開一摺。則餘兩摺隱於其中。一摺垂簾觀劇。一摺山水人物。一摺凡筆墨楮研書畫棋爐。以及提壺酒棗。陸博檮蒲之屬。無

無物不備
有美必臻

談笑有鴻儒
往來無白丁
如讀劉禹錫
陋室銘
好語如珠
穿一一

象形惟百

心靈手敏
機析條分

不畢具。如應用藥物。卽開藥格子。探取而出。外俱以隔扇掩之。其款式悉做博古圖製。一望燦然。時蕭山諸名士。如呂絃績。宋岸舫。吳伯憩。金雪岫。輩皆朝夕聚其處。有一客新至。怨其希見。未經香具。作水調歌頭以嘲之。其詞云。與客每隔座。不過一幃蹇。何用連環九疊八面。費雕鏤。不是湘山十二。中有洞天福地。一醉幾千年。銀船并螺盃。總貯石屏間。（西河詞話）

俠魂曰。精巧絕倫。良工心苦。觀於水調數句。興祚不僅以技藝見。且以詩詞顯矣。

郭守敬

胡樸庵

郭守敬。字若思。元時順德邢臺人。造燈漏。置於大明殿。其制高丈七尺。以金爲之。其曲梁之上。中設雲珠。左日右月。雲珠之下。復懸一珠。梁之兩端。飾以龍首。張吻轉目。可以審平水之緩急。中梁之上。有戲珠龍二。隨珠俛仰。又可察準水之均調。燈毬雜以金寶爲之。內分四層。上環布四神。旋當日月參辰之所在。左

布置有方
亦玲瓏亦
整齊

人奇而指
亦奇可謂
無奇不有

轉日一週。次爲龍虎烏龜之象。各居其方。依刻跳躍。鑿鳴以應於內。又次週分百刻。上列十二神。各執時牌。至其時。四門通報。又一人當門內。常以手指其刻數。下四隅。鐘鼓鉦鏡各一人。一刻鳴鐘。二刻鼓。三刻鉦。四刻鏡。初正皆如是。其機發隱於櫃中。以水激之。奇巧玲瓏。洵奇製也。

俠魂曰。一燈漏耳。而製造之妙。機械之巧。歎爲得未曾有。使守敬生於今日。其制作當有過於曩時者。工可不重乎哉。

●蟹鉗

胡樸庵

蟹鉗。初不詳其姓氏。嘗往來於黃山白嶽之間。性善製銅。右手僅存食將兩指。以指鉗物。伸屈自如。若蟹螯然。以故得名。夫駢拇枝指。彼餘於數者。蒙莊之寓言也。至曾子宣魏道家世男女。皆少指之一節。而又不必以藝名。名以指傳。指以藝著。枝山而後。僅有其偶。其爲技也。鎔液鏤采。各擅精妙。逾於他工。嘗做漢制。有鴈足鐙。作燭座。鶴形跂足。高數尺許。獨立不仆。欵多墨工。造墨之法。取範

別有會心
自我妙手
後來居上
吾無間然

匠心獨運
精巧絕倫

爲印。其最著者。如程君房之墨譜。圖畫精細。多出自丁南羽手筆。或鑄以銅。山水花鳥。細入豪芒。昔趙恆夫稱工絕技者。謂有能於筋頭刻十八渡海羅漢。須眉畢現。鬼斧神工。詎未曾有。而墨範精絕。近之良工。必推蟹鉗。以方古人。無多讓也。

俠魂曰。奪天工以人巧。參新法於舊章。少二寡雙。信今傳後。

●吉坦然

胡樸庵

吉坦然。江甯人也。通天塔卽自鳴鐘。坦然創爲之。形如西域浮屠。凡三層。置架上下。以銀塊填之。塔之下層。中藏銅輪。互相帶動。外不得見。中層前開一門。有時盤。正圓如桶。分爲十二項。篆書十二時牌。爲下輪之所撥動。與天偕運。每至一時。則其時牌正向於外。人得見之。中藏一木童子。持報刻牌。自內湧出於中層之上。鳴鐘一聲而下。其上層懸銅鐘一口。機發則鳴。每一刻鐘一鳴。交一時。鐵連鳴八聲。

俠魂曰。製一自鳴鐘。而精巧已達極點。西人雖智。亦將甘拜下風。

●王叔遠

胡樸庵

望之儼然
栩栩欲活

繪影繪聲
可謂絕大
智慧

王叔遠。明奇巧人。能以徑寸之木。爲宮室器皿人物。以至鳥獸木石。罔不因勢象形。各具情態。嘗貽余核舟一。蓋大蘇泛壁云。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。高可二黍許。中軒敞者爲艙。簷篷覆之。旁開小牕。左右各四。共八扇。啓牕而觀。雕欄相望焉。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。水落石出。左刻清風徐來。水波不興。石青糝之。船頭三人。中峨冠而多髯者爲東坡。佛印居右。魯直居左。蘇黃共閱一手卷。東坡右手執卷端。左手撫魯直背。魯直右手執卷末。右手指卷。如有所語。東坡現右足。魯直現左足。各微側其兩膝。隱卷底衣褶中。佛印絕類彌勒。袒胸露乳。矯首昂視。神情與蘇黃不屬。臥右膝。誦右臂支船。而豎其左膝。左臂掛念珠倚之。珠可歷歷數也。舟尾橫臥一楫。楫左右舟子各一人。居右者椎髻仰面。左手倚一衡木。右手攀右趾。若嘯呼狀。居左者。右手執蒲葵扇。左手撫爐。爐上有壺。其人

煞費苦心
自然奪目

視端容寂。若聽茶然。其船背稍夷。則題名其上。文曰天啓壬戌秋日。虞山王毅叔遠甫刻。細若蚊足。鈎畫了了。其色墨。又用篆章一。文曰初平山人。其色丹。通計一舟。爲人五。爲牕八。爲竊篷。爲櫂。爲爐。爲壺。爲手卷。爲念珠各一。對聯題名并篆文。爲字三十有四。而計其長。曾不盈寸。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。魏子詳囑既畢。詫曰嘻。技亦靈怪矣哉。莊列所載。稱驚猶鬼神者良多。然未有遊削於不寸之質。而鬚眉瞭然者。假有人焉。舉我言以復於我。亦必疑其誑。乃今親睹之。繇斯以觀。棘刺之端。未必不可爲母猴也。嘻。技亦靈怪矣哉。

俠魂曰。本明哲之才。擅奇巧之藝。精細至此。觀止矣。蔑以加矣。

●張立夫昆季

胡樸庵

張立夫。歙縣人。家於虬村。村之人以剗削爲業者甚多。立夫角逐其間。無與儔匹。上而籀篆鐘鼎之古。下逮花鳥魚蟲之細。書摹畫刻。不爽毫髮。新安巨室。建築宗廟。享堂兩楹。必讓聯語。名人書法。塗金鏤炭。窮極華麗。劫灰零落。時或一

險起有人
斯道不墜
矣

見。蓋多立夫昆弟手工也。立夫不惟精刻而又兼通書法。故其字畫波磔。行采飛動。無不如志。出其餘暇。閑鐫竹杖筆格諸銘。人尤珍之。子振之。世其業。藝事精能。咸豐之際。曾隨曾滌生於戎幕中。傳刻露布。嘗以其技出入寮佐。賢士大夫爲談藝事。恆與分庭抗禮。苟非其人。位雖顯赫。多金弗顧。傲岸自喜。人欣其藝。尤高其行。四方嚮風來從學者。亦不乏人。今言手民。猶推張氏矣。

俠魂曰。古人有言。雕文刻鏤。壯夫不爲。今觀於立夫昆季之絕藝。始知古語亦不可盡信也。吾將辭而闕之。

●韓志和

胡樸庵

韓志和。唐時倭人。飛龍衛士。善雕木。作鸞鶴鴟鷂之狀。飲啄動靜。與真無異。以關捩置腹內。發之。則凌雲奮飛。可高三尺。至一二百步外。方始却下。兼刻木作貓兒。以捕鼠雀。飛龍便異其機巧。以事奏。上覩而悅之。志和更雕踏床。高數尺。飾以金銀綵繪。謂之見龍牀。置之則不見龍形。踏之則鱗鬚爪牙俱出。及始進。

天工人巧
兼而有之

今之留聲
機器有此
佳妙無此
明晰

上以足履之。龍天矯若得雲雨。上佈畏。令撒志和。志和伏上前曰。臣愚昧。驚忤
聖躬。願別進薄技。以贖死罪。遂于懷中出一桐木合子。方數寸。中有蠅虎子。數
不啻一二百。其形皆赤。云以丹砂啗之故也。乃分爲五隊。令舞涼州。上令召樂
以舉其曲。虎子盤迴宛轉。無不節中。每遇致詞處。則隱隱如蠅聲。曲終纍纍而
退。若有尊卑等級。志和臂虎子令于上前獵蠅。數百步內。如鶴捕雀。罕有不獲。
上賜以雜綵銀碗。志和出宮門。悉轉施仙人。不逾年。竟不知所在。(杜陽雜編)

俠魂曰。奇巧之至。無出其右。技至於此。足使墨翟失顏。公輸變色。

●馬鈞

胡樸庵

馬鈞。魏時扶風人也。巧思絕世。世傳元序之曰。馬先生。天下之名巧也。爲博士
居貧。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。六十綜者六十躡。先生患其喪功費日。乃皆易
以十二躡。爲給事中。與常侍高堂隆。驍騎將軍秦朗。言及指南車。明帝詔先生
作之。都內有地。可爲園。患無水以灌之。乃作翻車。令童兒轉之。灌水自覆。更入

古有桔槔之製。視此乃瞠乎後矣。形色怪奇。

更出其巧百倍于常。其後人有上百戲者。能設而不能動。帝問可動否。曰可動。其功可益否。曰可益。受詔作之。以大木彫構。使其形若輪。平地施之。潛以水發。設爲女樂舞象。至令木人擊鼓吹簫。作山嶽。使木人跳丸擲劍。緣絙倒立。出入自在。百官行署。春磨鬪雞。變巧百端。見諸葛亮連弩。曰巧矣。未盡善也。作之可令加五倍。又患發石車。敵人之樓。懸濕牛皮。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。而至欲作一輪。懸大石數十。以機鼓輪爲常。則以斷懸石飛擊敵賊。使首尾電至。嘗試以車輪懸瓠。數十。飛數百步。先生之巧。雖古公輸般。墨翟。霍王爾。近漢世張平子。不能過也。

俠魂曰。具此妙手。獨運匠心。今之工界中。若有馬鈞其人者。恐美雨歐風。不能橫吹亞陸矣。

●陶界之四傑

穀 仁

(一) 梅而美。福楞察之雕像工也。以勤苦自勵。晝間盡心工業。夜間以繪畫爲

業精於勤
荒於嬉
而美知
故能造成
佳器利用
後人

因此悟彼
別有會心

餘課。無粉本而能工。嘗置棉於筐。藏足其中。禦宵寒。謂大理石價貴。思煨土造之。可節巨費。乃運思慮。積經驗。久之大悟。自出心裁。能以藥物煨土。製成佳器。并精發光澤加彩色之術。伐薩律評之曰。梅而美勤。勉若茲。其成名也。無足怪焉。天下豈有不能耐寒暑飢渴。及他種種不快之事。而能擅卓絕之藝哉。身就安逸。而欲其技之超於衆。妄想而已。蓋技藝者。非得之於酣睡。非得之於佚遊。而得之於勞苦者也。技成而大名隨之矣。

二二百勞斯。日耳曼人也。生於一千六百八十五年。年十二。習業於柏林製煉家。發明化黏土爲陶器之術。時葡萄牙商人。有自支那齎陶器售於波蘭者。其價之貴。至與黃金較重。波蘭王思自造以勝之。因以命百勞斯。百氏遂殫竭心思。以經驗之。未得其端倪。一夕。百勞斯鑠金類。製泥鍋。有持赤土來者。百氏見之。因思煨此土至極熱。狀如玻璃。雖色暗。然原質頗相似。試之果得赤色。磁氏更欲製白色陶器。積久無效。某日百氏自覺髮辮重於平日。因詰諸左右。左右

以白粉對。百氏大悟。恍然曰。余日夜思製白色之陶器而不得。非以無此土故乎。爰考察之。此白粉中含有開伊華靈之末。以製陶器。潔白無比。一千七百七十年。器成。獻之於王。王大悅。褒賜有加。乃命建大工場。招集歐羅巴各國之工人。厚其役食。使製造之。無何。所製駕於支那日本。暢銷於各國。而財貨萃聚於塞楯一埠。王及人民。獲其利益者不少。一千七百十九年。氏病卒。時年三十五。

(二)愛木森。法人也。生於一千五百十年。家貧。不能受教於鄉校。既遷設因的士畫玻璃爲業。又爲測量師。以所入不足畜妻子。又舍而他圖。時法國之陶器。苦窳而色栗。愛氏意欲突過之。一日。有售意大利名工埵刺所製之瓷盃者。美艷無雙。愛氏一見傾心焉。謀親往意國探其祕。以妻子故。不能脫羈累。乃懸虛摹掇。出己意碎藥料爲末。積貯陶器。燒於窯中。日夜考察。迄久無所成。但費藥物薪樵。與時日心力而已。愛氏曰。此築窯之未善也。亟改築之。耗費財物。又如故。亦無所成。至是囊囊傾乏。薪樵且較貴於前。然愛氏不爲之稍沮。乃竭力掘

他人處此
已矣受氏
持以定力
矢以精心
不達目的
而不止

擋餘貲。購致土器三百。盡塗以藥料而煨之。越四時。出而視之。三百之中。燒附者祇一具。既冷漸堅。現色白。大喜。歸而示其妻。其後屢屢試之。更無驗。愛氏復改築窯於其家之側。八月而功竣。乃自造土器。塗藥料煨之。已則坐於窯口。視其火候。如是者凡一晝夜。藥料未燒附。而朝旭已升。照顏如赤。妻持早餐與之。食。越一日。夕陽西沉。藥料猶未燒附。愛氏面目黧黑。形容枯槁。兀坐不動。以俟之。相繼至七日。雖加樵蘇。而藥料未附如故也。愛氏曰。此用藥之未當也。自是逾二七日。二三日。輒擣煉新藥以調和之。貧不能買土器。幸得友人贊成之。始舉火焉。窯時藥料未附。而薪又告匱。乃急趨毀園內木壁投之。猶不足。則更以几案之類投之。是時竹頭木屑。一無所有。所留者室中皮架耳。愛氏亦取而投之。其妻趨而呼之曰。汝殆病狂乎。愛氏佯若不知者。未幾。就窯視之。尋常栗色之缸甑。熱退皆變白。而發爲光澤。既而愛氏乃傭工人。使造土器。自取黏土。仿造古踐模。惜貧窮既迫。救死而恐不贍。又幸有酒保嘉其志。許其假食於家。

耗去無數
心力費去
無數資財
至此方休
固怪其無
足怪其無
有志者事
竟成有爲
者亦若是

愛氏感其德。更勉力爲之。厥後雖小有成就。而仍不足爲佳品。於是大失望。輒自嗟歎。妻子咎其失計。鄰人亦笑其頑愚。一日悄然野。外見腓肉盍脫。瘦骨峻嶒。大增感喟。既歸。遂復故業。爲養生計。逾年。衣食少充足。復從事於陶器。自茲以降。歷八年而後成。蓋愛氏以真積力久。轉敗爲功。漸次譜藥物之功能。知黏土之性質。悟竈窯之製造。先後凡易十八星霜。始製成最佳之陶器。顧愛氏猶以爲不足。更取諸器皿。精繪草木鳥獸虫豸之類。又久之。始竟其功。故凡愛氏所售之碗碟缸甕。人皆稱爲精妙。而有風韻。雖價值昂貴。人亦爭致之。昔年於倫敦見有售愛氏所造之小碟。圓徑一尺二寸。碟之中央。繪一蜥蜴。狀態如生。定價一百六十二磅。若是者。誠可謂價重連城矣。

嘗自述其生平曰。當余之屢振屢蹶也。終夜露處。淒涼寂寞。無有過而憐之者。惟鳴雞吠狗。伴余而已。又或猛風疾雨。倏忽而至。衣履雨濡泥塗。如醉人狀。余僅能匍匐蛇行。暫覓樓止。困苦之情。殆有難縷述者。最不堪者。室人之詬誶。使

不費如許
苦心焉得
如斯妙器

我煩懣不平。甚於猛風疾雨也。然愛氏藝既成。而身擬非罪。蓋爾時歐洲諸國。人民無信仰自由之權利。愛氏獨奉新教。力張己說。惡者訐之。遂下囹圄。定焚殺罪。幸而獲赦。其後以製造陶器之術。編纂成書。傳示於人。更駁斥星卜之術。排擊丹竈之法。仇之者益多。於是再下獄。而愛氏已七十有八矣。雖以老耄之身。幽諸狴狴。而其剛勇之志不少衰。以不改教。故死獄中。

(四)那威克。英屬培斯連人也。生於一千七百三十年。父爲陶工。有子十三人。那氏其季也。父歿。那氏僅九齡。從其兄習陶器業。旋患痘。右膝不良於行。數年不愈。延醫截去其右足。病乃治。於是製造陶器以餬口。時英國工業。遠不逮歐洲。文明諸國。陶工之執業於斯。荅福德舍者。皆未能盡善。故精妙之陶器。率輸自荷蘭之埤爾弗的。酒盃率輸自日耳曼之哥洛涅。那氏思製最佳白色之磁器。乃以其餘暇。潛心製煉之術。攷察土氣之性質。諳練光色銷鎔之功能。某日因燬黑土。得化土爲白色之術。自是復加以研究。乃造出磁器如玻璃。色純白。

利國利民
大非淺鮮

有光澤。卽今所稱英國陶器者是也。那氏成此器後。不惟以之供己國之用。且多輸出於外邦者。當時闌闐無不以此爲貴重。一千八百八十五年。製器工場以厚值役養工人至二萬。而那氏總以爲未足。一千八百五十二年。輸出外邦磁器計及八億四百萬。其銷售於本國者尙不止也。

穀仁曰。工場之盛衰。與民生之關係大矣。方那氏初執業於斯荅福德舍之地。其鄉民大率貧窶。戶口稀少。無管荒陬。及那氏建工場於斯。人民競仰此爲衣食。不數年間。戶口三倍於往昔。以是知器物之精良。實與民生關係至切也。嗚呼。若那氏者。可稱爲文明世界工事之英雄者矣。

俠魂曰。工業爲富國之本。不獨陶器爲然。若四人者。梅而美由勤而精。百勞斯由悟而精。至於愛氏。其苦心較梅氏百氏爲尤甚。歷十八年之久。始成此最精良之陶器。世之事敗垂成。功墜末路者。皆無堅定之心故也。若夫英國之那氏。攷土性。精煨法。建工場於斯荅福德舍。未幾而戶口增焉。又未幾而

財用足焉。工業之關係。不綦重哉。今我中國。有如梅氏諸人者。起而改良工藝。爲工界之偉人。雖美兩歐風。橫吹亞陸。又何患耶。

●飛行船王

佚名

歐戰聲中。德國齊柏林飛船。獲利馳名人。咸驚而畏之。然其歷史鮮有道者。距今五十年前。德有齊柏林其人者。年屆二旬。敢冒險。平日喜作奇異之事。旅行北美婆羅地方。日以厚紙製成風船。放行空中。因有感於乘人駕駛。擲物下擊之事。多方研求。以謀進步。顧其法不可得。謀諸斯地之長官。長官笑曰。此乃夢想。吾不能爲。齊柏林見多不諧。獨自設法研究。一日乘火車。旅行郊外。乃恍然曰。彼之機關。能用火力引動。飛船亦何獨不可。聞有瓦斯者。火力微而猛。意以爲可用。由是用瓦斯以試驗。果有力。因改良飛船之型式。貫瓦斯於其中。開機使動。旋飛旋落。齊柏林見事有頭緒。益加研究。寢假而能翱翔矣。乃請前謀之長官。同乘試驗。長官尙挪揄之曰。痴兒。天下焉有飛船乘人之事。子能造出。吾

觸類旁通
因此悟彼
神而明之
存乎其人

不見許於
長官獨見
信於少女
誰謂巾幗
中無人耶

精益求精
密益加密

不之信。齊柏林力白其所以。長官假他事爲辭。其少女信之。願允所請。試驗之下。平穩無虞。由是齊柏林之名出焉。然齊柏林猶以不能高飛遠行。戰鬪殺人爲恨。乃攜器歸國。閉門研究。既以一人之知識有限。陳請於德皇。開會公論。德皇黷武心重。當允所請。由是有今日齊柏林飛行船王之榮譽焉。爾者齊柏林尙存年約七十餘歲。因是功而受伯爵。去歲此船攻襲英倫。使英人相驚。伯有不敢甯居。齊柏林尙掀髯笑曰。予當日試驗飛行船。豈期有今日哉。洵可謂有志竟成也矣。

俠魂曰。齊柏林見火車之行。卽悟飛船之法。頻年研究。一旦告成。卒能攻襲英倫。蜚聲敵國。乃知人之淺嘗中止者。大抵誤於畏難之心。齊柏林有志竟成。卽謂爲絕藝也。亦何不可。

●異伶傳

陳澹然

程長庚者。安徽潛山人也。咸同來號爲伶聖。嘉道間。長庚與笋估都下。舅氏爲

有志竟成
恥之爲用
大矣

留心時事
不意於優
伶中得之

伶心好之。登臺演劇。未工也。座客笑之。長庚大恥。鍵戶坐特室。三年不聲。一日。某貴人大譙。親王宰相大臣咸列坐。用昭關劇試諸伶。長庚忽出爲伍胥。冠劍雄豪。音節慷慨。奇俠之氣。千載若神。座客數百人。皆大驚起立。狂叫動天。主人大喜。徧飲客。已復巨觥爲長庚壽。呼曰叫天。於是叫天之名徧都下。王公大臣相讌樂。長庚或不至。則舉座索然。然性獨矜嚴。雅不喜狂叫。嘗曰。吾曲豪。無特喝采。狂叫奚爲。聲繁則音節無能入。四座寂。吾乃獨叫天耳。客或喜而呼。則徑去。於是王公大臣見其出。舉座肅然。天子詫其名。召入內廷。領供奉。授品官。長庚亦面奏。毋喝采。且曰。上呼則奴止。勿罪也。上大笑許之。終其身數十年。出則無敢呼叫者。用此叫天之名重天下。道光十八年。英吉利以雅片入廣東。二十二年入長江。長庚憤欲絕。咸豐間。髮捻回苗徧中國。諸貴人讌樂不衰。長庚則閉戶不出。或怪之。則泣然流涕曰。京師首善。乃若此。吾不知所稅駕矣。乃擇門下賢者督教之。曰。京師亂且作。毋使廣陵散絕人間也。咸豐六年。英人破廣州。

人情入理
那得不令
人感泣

切直之言
確中時弊

縛粵督去。江南軍大潰。捻益寇中原。十年。英法聯軍入京師。顯皇帝狩木蘭。長庚痛哭去。未幾。和議成。俄羅斯奪龍江吉林邊七千里。英法始訂市長江。明年。顯廟崩。穆宗幼立。兩宮聽政。返京師。恭忠親王領樞府。始開譯署。理外交。諸貴人。謙樂如故。長庚喪亂且貧。則復治故業。孤愴抑塞。調益高。獨喜演古賢豪創國。若諸葛亮。劉基之倫。則沈鬱英壯。四座悚然。至乃忠義節烈。泣下沾襟。座客無不流涕。久之。而簡三楊月樓。汪桂芳。譚鑫培之徒出焉。皆長庚憂亂時所閉門授業者也。同治初。髮捻漸平。京師無事。諸貴人務歌頌飾太平。謙樂益盛。海內諸奇伶。受召入都。至則盡屈長庚稱弟子。諸名士乃獨工楷法。習詞賦時文。擢高科。倨貴甚。上者乃或研訓詁。窮性理。盜古文詞相標榜。號曰清流。位尊則爭拜門牆。若長庚狀。未幾。倭文端薨。性理絕。而訓詁詞章益勝。廁翰林坊局御史臺。則務搜經史。上自黃帝以來數千年治法。埋首習章奏。或乃劾權貴。小者取直聲。號曰敢諫。長庚心獨憂。簡三者。蘇人也。面冷而工謔。每鄉會試出。三則

此乃過激
之談不足
爲訓或亦
言之耳

卽試題風時政。詮釋豁然。同治八年。天津教案作。法蘭西洶洶且戰。卒以內難。和李文忠爲直督。左文襄定陝甘。劉襄勳定回疆。未幾而滇黔復定。京師讌樂盛多。十三年冬。毅皇帝崩。德宗嗣立。兩宮再臨朝。三有兒寢長。獨禮師習爲儒兒。或觀劇。詞則痛扶罵曰。王公子弟無食貧。乃求劇爲樂。汝何人。乃事此耶。於是長庚年且七十矣。無子。參族子授之家。客說曰。子才真奇傑。乃以貧故鬱優伶。今老矣。所豢子且才。盍請名師授楷法。習時文。求舉翰林。張門戶。長庚太息曰。噫。此無用物也。中國之亂實始此。吾且不使子孫習訓詁詞賦古文。溷清流。竊名士。乃令習楷法時文。求舉進翰林。作亡國奴耶。則一聘洋師習外國文。言求治法。鑫培擁車騎過之。笑曰。先生明達高天下。今權在貴族。若翰林。吾儕子孫終不獲參大政。奈何使疲此。中國尙可瘳耶。某則將使諸子工讌樂。習貴人狀自快耳。長庚則太息不言。光緒初。海內無事。清流勢益張。諸名士愈老貴。金愈多。或喜狎優伶相爾汝。此兩人尤痛絕之。禁其徒無接士大夫者。未幾。日本

以士夫而
狎優伶自
取辱耳曷
足貴乎

感慨歎歎
有賈長少
痛哭流涕
之概

據理以爭
可謂絕大
胆量

窺臺灣。英吉利以事要我。俄羅斯復挾伊犁。清流爭益亟。未幾皆和議罷。則謙樂益豪。不結優伶。則謂曰。此不識優伶。安得名士。當是時。李文忠銳志開鐵道。建海軍。諸名士益警意爲樂。此兩人尤痛惜之。然當是時。劉武慎岑襄勤方保越南。吳武壯亦保朝鮮。乃未幾而法越之難作矣。十年春。越事急。孝欽皇太后特斥恭親王等罷樞廷。專戰事。六月。閩軍燬。十月。治萬壽。劉壯肅守臺灣。法人禦海莫能救。明年。粵軍亦出鎮南。馳越境。乃得棄越和。於是醇親王銳志建海軍。開津榆鐵道。諸名士始采報說入疏章。號曰洋務。諸貴人益譙樂以爲太平。長庚與其徒尤太息不置。方恭親王之領樞廷也。劬國政。休沐。則召長庚詣園林。獻劇爲娛。長庚方小疾。不至。王性固坦怡。方慮外交。則激怒。叱左右繫以來。長庚至。抗言曰。奴病不能聲。王益怒。繫之廁。長庚大呼曰。理無貴賤。王奈何。仇公理爲。奴死不能爲王獻劇也。久之。聲益烈。王乃笑曰。叫天演劇。不使人叫天。今乃自叫天耶。遣之去。同治間。太后將謝政。大臣請建頤和園。明孝養。於是園

工寢作。清流號直諫言者乃稀。海軍興。園則爲軍署。歲款集焉。長庚既老。簡三則領供奉班。久之乃以鑫培代。太后寢老。幾暇。日演劇爲常。或喜賜王大臣觀劇。則詔諸王公領諸房。賜王大臣輒紀述以爲榮。簡三鑫培獨不樂。使獻劇。則游衍出之。太后怒。叱內官撻以杖。游衍如初。再撻。則怒目視撻者。強令屢臺上不聲。太后惜其才。亦遣去。其師弟倔強如此。長庚既沒。十五年冬。醇賢王薨。明年春。德宗始親政。戶部慮曰。今洋債且二千萬。乃爲鐵道海軍耶。罷之。二十年。中日難作。清流主戰急。湘淮軍既敗。海軍燬。明年夏。和定。割臺灣。棄朝鮮。朝鮮始自立。稱韓國。於是俄奪遼南。英奪威海。德占膠州。法遶廣灣。天下自此多故矣。二十四年。德宗銳變法。使優倭外國服入禁中。未發也。未幾。太后三臨朝。天子入居瀛臺。事輒罷。

俠魂曰。伶人工藝。固非難得之事。所難者。屈身菊部。注意國事耳。文以勁峭之筆。傳慷慨之神。語不離宗。言皆有物。不徒作伶人傳讀。可作外交史讀。

●譚鑫培傳

譚鑫培者。湖北江夏人也。久事長庚。名獨著。都人士呼曰小叫天。長庚沒。鑫培落落不自聊。嘗痛飲不出。諸貴人則讌樂若咸同。於是鑫培名益重。自王公貝勒諸少年。下逮翰林諸名士。及部屬才者。嘗日叩其門。求秘法。鑫培輒弟子之。笑曰。翰林鄒屬希貴官。乃求此。若輩王公。席尊貴。天下大政。且恃王公。奈何獨嗜此。諸王公貝勒太息曰。先生不知耶。我輩日侍內廷劇。顧問或不知。則面絀廢棄終矣。求此乃所以爲大政也。鑫培則痛飲而罷。未幾。大阿哥立。外使或諱言。二十六年。拳匪難作。十一國聯軍入京師。兩宮西狩。鑫培痛哭去。天下洶洶。且大亂。明年事定。兩宮返京師。鑫培乃復至。朝廷既詔諸行省建學堂。罷科舉。毅然更法度。諸大帥爭遣俊少學東瀛。歸輒獲西哲名詞。號曰新學。於是訓詁詞賦古文皆日卑。斥爲舊學。高者乃謂六經可滅。中國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法。皆不足爲。至以同胞名父母。內外大臣聞其至。則開閣敬之。某帥之攝楚督

以研究戲
曲卽爲整
理大政國
耶事其可
問

堂堂大吏
畏一留學
生可恥莫
甚焉

中國之弱
患在不興
實業深人
無淺語信
然

也。讎留學生黃鶴樓酒酣。生則抗言排革狀。帥俯食不敢聲。於是排革風大作。二十九年。某親王率直督電帥臣。將以明年治太后七十萬壽。陝督升允獨斥罷之。鑫培則舉酒遙立。酬升公爲樂。故事太后壽治劇。天子冠服。遶臺場。若萊舞狀。久則習爲常。一日常劇作。德宗復遶臺。退則頓足怒。於是廢立聲復作。論者謂某公或助之。然卒罷。自舊學衰。新學盛。新學既廣。諸郎吏獲金。寡者且十倍。咸同而讎樂益盛。蘇滬名妓爭入都。鑫培既供奉。益建劇肆。養其徒。歲獲金過王公遠甚。八子爲伶。皆娶婦。車馬園宅。務侈豪。諸子出則駿馬高車。儼王公貴人狀。客諫曰。公寢老。獨不爲子孫貨殖地耶。鑫培笑曰。吾與先師言三十年矣。今王公宰相諸大帥。皆豪樂不一慮子孫。此何時。將不知死所。乃陷此齷齪行耶。吾樂吾年而已。客曰。子孫儒乃貴。公則獨昧此。何哉。鑫培笑曰。三十年前。吾先師且不令子孫習科舉。爲名士。今則奚爲。客曰。公師子孫。已習洋文。官道府衆矣。公獨奈何不令子孫事此耶。鑫培笑曰。惡。中國之弱。豈患無洋文哉。無

中國學術
屢變致令
學者無所
適從於培
有鑒於斯
故能頭頭
是道談言
不刊論

實業耳。往者二十年前。久學西洋畢業歸。高者不過飾西哲書。稱名士。臥煙榻。擁夷姬。無一能言實業者。况今新學甚。父子之道且亡。亂世當求老氏術。奈何其必爲此耶。三十二年。始詔罷捐例。官移獎衆。客請官子孫。復不可。曰。外國官實業。中國乃皆遊民。吾以實業貽子孫耳。且自周秦以降。二千年。學術凡幾變矣。國朝之起。始而宋。繼而漢。久乃以時文詩賦楷法貫之。今則又成新學矣。大抵一術之興。類皆一。二大臣任魁傑。人主乃挾其術牢絡之。捷者輒先獲爲民望。久之一新者起。舊者乃復蔑如。倏盛忽衰。茫無定宅。子輿氏曰。無恆產者無恆心。今士無恆心久矣。夫產豈獨區區土地云爾哉。隨所業皆產也。且中國之法。旦夕紛紜。昨之所尊。今之所棄。獨吾術自李唐千百年。乃無盛衰。當明季時。烈皇帝已崩景山。流寇洶洶馳闕下。正陽門肆劇。且歌舞歡呼。流寇遍戮士大夫。此數千人。獨錦衣如昔。豈若習游民。擁冠帶。朝榮簪笏。夕困縲絏乎哉。且人之卑天下者。爲其不能自食耳。今之貴人。何一非妾婦媚悅。以奉其上。此婦偶

現身說法
彼奴顏婢
膝者流能
無愧死

普及教育
徒虛語耳

天地一戲
場古今一
戲局天下
事皆可作
如是觀

激則彼婦逐之。雖擁旄節。坐樞廷。逐則惴惴焉。莫測其生死。苟精吾術。雖譎諫談笑之間。天子無能相厄。夫豈天子之威。不優人若哉。彼固自求樂。雖桀紂終不忍殺優人。自苦其生。卽怒而見逐。則亦安往而不獲吾優者。且自古優人文士。皆以洩孤憤於悲歌慷慨之中。荆軻高漸離。歌哭燕市者。此也。至若承平雅頌。職在翰林。名士名優。則皆引爲奇恥。故文之與劇。皆天地所使。誅奸雄。闡奇烈。存人道。幾希。今舊學將亡。韓愈復生。且將餓殍。况中西文皆繁劇。日言教育。雖累百世。終不獲及愚氓。劇則天子庶人。乃無不樂。千鈞一髮。厥惟吾徒。子獨奈何。欲使吾子孫入官吏。作游民耶。穆相孫之爲伶也。家人強歸。襲伯爵。不可或怪之。相孫曰。吾以一身備帝王將相。威重一時。此胡爲者。或曰。子之帝王將相。乃僞耳。孫笑曰。嘻。天下事何者爲真哉。客大慚而退。而汪桂芬則尤奇。汪桂芬者。失其地。少侍長庚。職胡琴。久之。通厥奧。用治劇。名嘗與楊月樓俱出。鑫培領供奉。桂芬獨傲。睨不偕。少不娶。無室家。獨御道人裝。首金圈。約其髮。軀

海上名妓
醜歷史一
一爲之道
盡賢哉桂
芬過人遠
矣

徽貌寢。出演則傾國赴之。京伶高者暮出纔二齣。報輒百金。桂芬恥言金。無食則出。飽則否。鑫培不至。主人乞桂芬曲罷。齣授二十金。輒去。鑫培至。桂芬則堅索必五十金。外此雖太后召。示重金不至。客慕其高潔。飲之。至巨館門則返。飲陋館則狂喜歌呼。客喜請奏歌。不可。則掛胡琴館壁上。酒酣。桂芬輒自取。高調入雲。恆數齣不倦。客怪之。桂芬笑曰。歌以樂吾天耳。日娛貴人。贍家室。則優人矣。客大驚喜曰。子其仙耶。則狂飲而罷。久之。厭京師。遊上海。諸名妓爭牆。授以音。則傾一市。都中戲劇甲天下。諸妓習歌舞。京伶至。必求宿。乃大歡。不得則壽五十金。求一夕宿。月樓之游上海也。諸妓尤樂其風采。劇園罷。爭迓之。雨夕或鍵戶。強桂芬。則竟夕端坐。瞑而鼾。無視者。諸妓歎曰。此天下人也。久之。桂芬太息曰。吾始嫉都下貴人。乃遊此。今諸妓屏廉恥。乃不下貴人。浩然返京師。太后聞其賢。召領班不可。桂芬歲可數萬金。獨不取。未幾。沒京師。是年秋。兩宮方蹕。頤和園。一日太后召樞臣畢。德宗奏曰。太后將以十月壽。兒疾甚。不克跪奉觴。

此詩猶治
內劇何物
大臣豈全
無心肝者

太后愀然太息曰。吾且夕求汝愈。豈在跪奉一觴耶。德宗跪謝不克興。首伏太
后膝。太后泣然掖起之。於是兩宮大哭。樞臣宦侍。皆流涕助哀。朝罷而樞相某
公。獨攜四客玩西山。快飲搆詩鐘竟日。鑫培聞其狀。則流涕不言。時光緒三十
四年重九日也。詩鐘者。蓋起於科舉家求試律。其法。閉目指二字。或指二物。必
取於至不倫者。強對之。爲七言偶語。字則引陳典。點化納其中。物則括其意而
不必名其器。蓋詩家之秘鑰。名士之聲華。官途之輿典。中國五千年未有奇於
此者。某公之爲大帥也。自鼎甲始。喜用此弋天下才。所至風輒盛。鼎甲者。科舉
時殿試前三人也。逮躋樞府。諸名士爭以弋之。弋而不獲。則以聲昭之。蓋自是
而詩鐘乃遍都下。未幾。兩宮之變作矣。德宗之疾也。蓋十年。自重九退朝。勢且
劇。太后憂勞亦重疾。皆強起臨朝。冬十月初旬。方舉萬壽。返宮庭。德宗病亟。不
能賀。大臣命優人治內劇如常。鑫培歎曰。此何時。尙治劇耶。則稱疾不入。二十
日。詔嗣皇帝入。明日。德宗崩。以醇親王攝大政。又明日。嗣皇帝即位。於是攝政

不忘先後
之恩畢竟
難能可貴

王典禮議作。議者多請王駐外宮。肅內外。某公持不可。某大臣爭之。某公陰進曰。此瀛臺故智也。逾月罷之。初大行之喪。警廳示百日毋音樂。詩鐘之盛乃倍。昔時諸名士。爭刻其詞播都下。高者至以除夕簡巡守道云。宣統元年春二月十二日。屆百日期。警廳示都人開劇肆。都下大歡爭治劇。鑫培諸弟子乞開場。鑫培涕泣曰。吾雖優人。荷先后恩。首伶官。邀巨祿。例典。凡士庶親喪二十七日中。且不得事音樂。今天子諒闇。大行未出。忍事此哉。持不可。已而德宗殯西陵。其徒窮益甚。哀之。鑫培歎曰。今都下劇園爭演劇。若曹久困。吾安可復持。特被恩遇。不能自爲耳。自長庚。鑫培用劇肆。豢其徒。某日。報兩人蒞臺。則觀無隙地。不出則趨者輒稀。以之兩人雖老。或強起瞻其徒。爲門戶。及是。鑫培老不出。其徒相率臨堂下痛哭曰。今大行逾百日久。王公爭讌樂。或手檀板。擁靚姬。親度曲爲豪。某師尤以手胡琴。度曲娛客名天下。宰相賢者。且爲詩鐘。弟子爭巨官。公奈何。局守程朱。獨忍我輩餓死耶。鑫培謝曰。王公將相皆可爲。吾安敢事此。

不以國喪
而演劇愧
公將相愧
不如矣

不謂絕淫
功德寄語
諸伶勿忽
之游戲而

鑫培憚妻甚。往時恆不出。徒則賂其妻迫之。及是妻復痛陳徒窶狀。乃強出謝其妻。退語其徒曰。若肯陷我無面見大行地下矣。則泣下沾襟。蓋其時去大行逾二百日矣。自長庚造鼻音法。音輒出丹田。京師劇一變。既沒不獲見。乃見桂芬楊月樓已俱沒。今獨有鑫培。而其傳獨秘。客聞諸月樓矣。月樓語客曰。吾師奏川名天下。靡法弗精。古大家皆若此。獨觀其將出。先日夕輒靜默不聲。明日履台默益甚。至至諸良工多切奏。彼則淡澹出之。促節則急。曳無留行。獨致精結語。至尾聲雖平調。必千迴百折。愈吐愈高。響徹雲霄而後已。此其運氣仍至神乎。吾儕特一體。且以名天下。嗟夫。吾師其聖矣乎。故天下號曰伶聖云。鑫培之出也。三日某帥復手胡琴高唱。猝中風。又十日竟死。詔褒卹焉。鑫培歎曰。此吾賢弟子。惜乎運氣未精也。都人言長庚鑫培設劇園。絕淫劇。身任文武老生。掌班事獨儼重。未嘗嫖其徒。故不事鞭笞。語出如帥令。尤敬禮賢士。傲王公。長庚性清約。既老。恥爲伶。弟子泣求。問一出。幾暮。則徒步遍謁皖人官京曹者。投

樂善好施
伶而賢矣

紅束。具酒醴。讌之。讌則元服。奴冠。出酌客。謝曰。長庚苦貧。不克養父母。墮伶伎。辱諸公。出則側行。伺車下。退則修紅束。躬致金爲貧者壽。必納乃歸。皖旅。概貧者不克還。則斥千金治義園。安旅魄。旣沒。人猶感其義。備印結。飲其從孫。皆八官。蠡培性毫邁。急人難。有俠士風。戊申。湖北災。獨率諸園治義劇三日。所獲數千金爲賑。獨自負其伶。治常劇無殊特。獨喜若長庚爲諸葛亮劉基。則鬚眉畢至。尤喜治程嬰保趙孤。諸慘劇。曰。吾慕此數人不獲。聊以洩吾悲耳。且曰。吾與先師。隨所造成一家言。司馬遷不能過。况齷齪貴人哉。此兩人出入內廷數十年。風采動天下。未嘗乞恩澤。京西白雲觀有道士。常以道法通王公。爲人謀。龍官輒驗。士大夫或壽萬金。乞此兩人結內監。希寵遇。兩人則奴叱。標諸門。其節概如此。

見利思義
有古君子
風

贊曰。月樓之道。其師至矣。凝靜致遠如此。夫。吾不解聲律。戊申。秋七月。某帥至。公謙始一見蠡培。觀其妙造自然。蒼涼悲壯。則固遷史之音哉。當是時。某帥方

冠帶坐中庭。宰相以下數百人。皆側坐。酒酣。鑫培方曲罷。易服趨帥座。勞之。帥起立。應對維謹。余大驚。客曰。子未入長安。一帥烏足道。王公宰相見鑫培且然。蓋其名重天下久矣。余太息久之。然鑫培獨折王玉峯。歎爲弗及。王玉峯者。少警。獨造三絃。數十年爲戲典。出則列三絃。盛錦囊几上。端坐若枯僧。久之。絃漸作。座客指何曲。自金鼓簫笛。若鈸鏡。若諸琴。若男女談笑步履。欸下至犬馬蟲鳥聲。一齣中音節歌呼。輒若數十人奏臺上。乃皆一指所爲。鑫培聞其妙。禮至園林。指一齣。請奏之。已而歎曰。此千古未有奇技絕也。嗟夫。士安有不至道而能至藝者。吾愧子多矣。長庚故多賢弟子。鑫培弟子不克畢其師。國戚之衰。賢者蓋寡。然彼固求食不官。遜詩鐘弟子遠矣。桂芬擅其技。不下鑫培。乃獨超然絕塵俗。仙矣哉。吾觀釋迦重平等。王公貴人。則曰此優人也。悲夫。客言月樓懷甯人。意態雄傑。享園林圖畫。擁名姬。見者驚爲名士。獨盜貴家女。類清流。故不著。

俠魂曰。鑫培一伶人耳。未讀詩書。竟知理義。其言學士文人之故態。與夫王公大臣之現象。幾於溫嶠燃犀。無微不至。非注意時事。安能語此。而且重節義。好施與。得之於優伶中。不可謂非庸中矯矯。鐵中錚錚者。長庚而後。得此傳人。不禁爲梨園生色。

南北奇俠傳卷二

譙北楊塵因
蛟川莊病骸
武進許指嚴眉批
杭縣黃退闇評點

古董 姜俠魂 編纂

奇中術

●書李都司事

徐昆

陝西都司李公全。由行伍起家。至都司。數如梅花。非著非龜。應苦響焉。友人傳其數事。彙集于此。王卜崖太史。今陞待御。為庶常時。同友人叩之。友曰。子斷此為何如人。李公令太史執一物。太史就几上邸抄執之。李曰。兩榜也。問何故。李曰。抄乃文字。讀書有文可知。抄一出而天下皆曉。且其為字層層纍纍。現有文彩。功名層累而上。天下皆曉。進士也。但未決何官耳。再執一器。太史取一印色盒之上蓋。李曰。翰林庶吉士也。問何以知。曰。既為圖書之府。又為文明之冠。非

據理以斷
知幾其神

果如所言
奇極妙極

語近滑稽
言皆切直

翰林而何。然盒中無印。目下固庶吉士也。又一大事在危急。急遣人問之。手持烟袋斷之曰。兩頭皆金。中爲木。重重受尅。危極矣。其人曰。性命憂乎。曰。無妨。中喜通氣。須轉灣。天明日出無事矣。曰。何故。曰。日屬大火。灼則通達無礙矣。抵曉。果如其言。又四翰苑往詢之。一爲座主沈雲樵先生。一爲彭雲楣先生。一爲董蔗林先生。一爲曹竹虛先生。談者記兩事焉。蔗林先生持一蓋甌熱茶。向之。李斷曰。公應時應用之器也。此時尙在覆蔭之下。材德皆不顯。覆一去。湧騰而上矣。後尙書公沒。而董公遂大顯。竹虛先生從別人面上。借一近光眼鏡問之。曰。君其外用道憲乎。眼鏡欲觀也。近光則不但觀而察矣。曰。將遂外任乎。曰。不久仍內轉。何也。此眼鏡非子有。暫借他人。特過境耳。將來居內必大顯。眼鏡掛於耳根而近目。朝廷耳目臣也。其言亦立驗。

俠魂曰。事可前知。言無不驗。占雖小道。必有可觀。誠有子夏所云者。管輅而後。不圖復見是人。

●書李芬

趙懷玉

若無李芬
三軍餓矣

李芬者甘肅臯蘭縣人。少孤貧無依。因入行伍。隨定西將軍兆惠公平伊犁。擢千總。爲行營傳宣。方大兵之征回部也。未抵葉爾羌。遇賊首和吉占率衆掩至。環營積土爲城。城高三丈許。外濬深壕。削木爲槍。林立壕底。賊踞城施礮。晝夜巡守。我兵無一人能出。逾月糧且盡。公束手坐帳中。芬進曰。兵饑矣。將軍盍急以糧濟。公怒曰。若知無糧。而故倡斯言。欲蠱軍心耶。曰。軍自有糧。不取耳。營東南土中有三百餘石。請遣兵發之。公曰。掘地無糧。汝當軍法從事。苟使衆知。則無所逃罪。姑先試之。命家僮六十三。荷鍤隨去。頃之。二人握米來獻。公大奇之。促令往掘。果如其數。因問他處有之乎。芬曰。西北角尙有二千七百餘石。亦如言。無毫髮爽。衆皆驚嘆。公詰其故。曰。以占得也。問何日出圍。曰。旣占之矣。某日援兵至。次日當潰圍出。某日大功成。將軍當晉封公爵。已而皆驗。及凱旋。芬留烏什。上召參贊永貴公還。將上馬。問芬吾能回京否。曰。不能。曰。驗當酬汝白金。

生而爲英
死而爲靈
乎其庶幾
乎

二鑑不然。屬新參贊鞭汝四十。無悔也。曰：此去十日內。見羣鳥飛鳴如陣。則不可行。行必有禍。仍將返烏什耳。既去。九日宿庫車之合塞爾。晨出帳。有鴉鵲萬餘。飛鳴上下。駭極不敢前。次日問報。則庫車大臣德明爲嗎哈浸所害矣。遂馳回烏什。督兵進勦。久之始歸。芳終甘州中營參將。既死。寄棺蘭州西郊廟中。一日見夢於其妻曰：速移吾棺。否且有厄。是夜芬弟夢與嫂符異之。而未果移也。既而二人復夢芬來。顏色慘迫。曰：如明日日中不移。則無及矣。大哭去。詰旦其弟覓城東北一寺遷焉。棺甫停。而薩拉爾回賊至。蘭州城西焚掠殆盡。時正日中也。吁。亦靈矣哉。聞芬在軍中頗好讀書。而於騎射不甚措意。生平所占。靡不奇中。或令人拈一物斷之。思議百出。出人意料。烏噀以芬之術。使乘時得志。預謀帷幄。雖裂土封可也。然芬武人。不好武。卒登三品階。非術何以致此。况如芬者。其湮沒草野。又豈鮮哉。青州副都統陽春儉齋與予同宜交好。述其事甚夥。錄一二大者。備吏官之采焉。

俠魂曰。能於未來之事。言之不爽毫釐。是深得君平之法者。將軍賴其異術。得奏奇功。果誰之力耶。惜僅以參將終。天下英雄。同聲一哭。

●朱爛鼻小傳

黃之紀

朱爛鼻。浙江秀水人。忘其名。有異術。隣家夜被盜。既去。乃求救。朱書符於掌。指盜所去。方天明。盜自返。若有驅之者。捧所劫物。跪門外。隣得物而縱之。盜偵知朱所爲。伺其出刺之。傷鼻至爛。人遂以此呼焉。乾隆十二年。有賊。夜二更至爛鼻宅。竊桑擔筐二。繞屋前後行。迷惑不能去。達旦。爛鼻見之。大笑呼云。汝欲去。須實筐。賊如言。乃甦。長跪求免。予米三升。慰遣之。自是盜賊屏跡。一村以甯。某年元夕。秀手兩生來。謂曰。聞揚州燈絕盛。欲覩無由。君能爲我縮地否。爛鼻不應。強之曰。行止皆聽吾言。乃可。兩生敬諾。取木橈一。令跨兩端。自居中。一手挈一生。戒閉目。喝曰。行。橈自飛起。行空中。少頃。止於地。張目已在揚城矣。兩生樂甚。忘歸。再三促不聽。天將曉。爛鼻不見。兩生腰無一錢。不得歸。行乞於市。月餘。

異術仁心
兩無遺憾

一刻千里
長房得傳
人矣

自取咎耳
尤於爛鼻何

遇鄉人載以返。怒爛鼻之誑已也。往欲毆。爛鼻倏隱柱中。笑吃吃。且言曰。吾法不得久留。前言已悉。不自咎而反咎人耶。兩生意解。爛鼻不娶。年八十五。依族子以居。一日族子他往。道遇爛鼻。撫其背曰。我往峨眉。不復歸矣。挽之不見。乃大驚。至家。則爛鼻坐榻上已逝。

俠魂曰。得奇異乏術。往峨眉而不歸。坐臥榻而卽逝。殆所謂羽化登仙者。其然豈其然乎。然而奇矣。

●錄參領某事

和邦額

護軍參領某。少壯時從征青海。爲賊所擄。械送某喇嘛處。至則入一大剎。喇嘛踞牀坐。年屆期頤。兩睫垂皮寸餘。盡掩其目。聞某至。呼至牀下。侍者進牙筋一枝。喇嘛以筋撥啓其睫。束以哈達。露兩瞳如碧琉璃。明澈似蜻蜓眼。某異之。再拜頂禮。祈爲解脫。喇嘛曰。半年後當返中國。此定數。未可倖脫也。吾視汝無大根柢。只可授一術以終身耳。遂留之。朝夕悉有秘授。越六月。大將軍底定青海。

人奇而貌
亦哥不亦
異乎

富而遷葬
名爲榮耀
其親實則
反擾其親
求福而禍
隨之矣
報復之速
如響斯應
早知今日
何必當初

喇嘛致書將軍。言某終守蘇卿之節。將軍取之以歸。某屢官至護軍參領。精青鳥術。名傾輦下。時有山西布客死京邸。鄉人瘞之義塚古槐之下。後十餘年。其子經商獲利。累貲鉅萬。議發樁歸故里。祈某往相之。某至墓所。周視曰。此穴得木氣甚旺。不可遷也。且啓土更見肢體。于君大不利。子欲中也。其鄉人皆不欲。曰。富而不榮葬其親。致掩骼異地。非孝也。子不得已。傭工發掘。未及咫尺。已見槐根縈絆。抽而斷之。清香撲鼻。及棺。則盡爲柔根蟠結。不露寸木。竟半日之力。始取棺出。棺已朽。一臂在外。工納之。臂折。子大哭。觀者皆太息。子扶柩歸。于路墜羸。折一臂。遂成廢病。旋卒于逆旅。棺歷古田中。無馬鬣封也。又護軍統領某公。爲其先人營葬。會送者接軫。靈輦甫至穴前。某趨啓曰。職家貧。愧無資錢四十萬。謹具生芻之弔。今望佳城鬱鬱。而土色純殷。恐不祥。請一觀朱壽之器。公素耳其名。亟命啓繆幕示之。某曰。穴定乎。公曰。定矣。某曰。且勿葬。此穴非是。穴爲張某所點。張亦素有盛名。師心自用者。聞之太恚。曰。君勿喋喋。舍此豈復有

其名雖盛
其術不精
畢竟誤人
不少

正穴哉。衆多附和之。下棺而崇封焉。某頓足曰。此大謬矣。急取鍤向墓之南。掘地爲溝。深尺餘。長二丈餘。曰。得此。其庶幾免乎。以煤炭大書火字於碑陰而去。張猶誚訕不已。忽見數騎馳至。報宅中火起。廩廩俱焚。衆始共神其術。自此名愈噪。所居隣歷代帝王廟。院東悉屬紅牆。或謂大不雅觀。盍去諸。某曰。吾老矣。平生不善夤緣。賴此數仞紅牆。冬來可博一外任。以樂餘年耳。至冬。果以卓異授江南參將。後乞休歸里。宦囊頗裕。不敢復爲人相地。相則兩目赤腫。每數日不瘥。

閑齋曰。參戎公。今下世矣。伊君昌阿其壻也。嘗爲予言其異蹟甚多。悉堪紀述。方其爲護軍校時。偶偕友人步郊外。憩一墓門下。松楸陰翳。咸嘖嘖以爲佳城。公曰。此絕地也。何羨爲。友問其故。公曰。此松柏皆百年物。苟有子孫。則斬伐而貨爲棟梁也久矣。焉能至今無恙乎。友以爲惡謔。旣而坐旗亭。詢及墓主。酒家傭曰。此漢軍張氏之塋也。張故百萬富。而今已矣。絕嗣數十年矣。衆大駭服。夫

公之術固神。乃所爲謔。亦窮理至乎其極者也。

俠魂曰。某精奇烏術。固受之於喇嘛。其神妙已達極點。乃知風水之說。不可迷信。然亦不可不信。若以先人之骸骨。求後嗣之榮華。積歲經年。停棺不葬。此亦不孝之至。而爲某所不許者也。

●異客傳

徐岳

耿箴伯。楚黃人。恭簡公之孫也。言恭簡爲宣大總督。箴伯嘗隨任至邊城。覓某名伎侑酒。已先爲一客呼去。箴伯欲以勢奪之。客不遣。箴伯乃令數十健兒。往辱之。客一指健兒。皆如自轉。歸報箴伯。大驚。遂親自迎客。盤桓累日。客勇力過人。一日箴伯外出。廐馬數十匹。忽盡失去。心知爲客伎倆。向索之。客笑指壁上。曰。出出。羣馬皆從壁間躍出。箴伯欲招致之。恭簡所。客飄然去。終亦不知其姓氏也。

俠魂曰。具絕大之力。兼有奇異之術。箴伯安得不驚服。

健兒雖健
其如客何
哉

●警者陳我白傳

徐岳

一爲將軍
一爲家丁
頭頭是道
如見其人

有期限有
決斷殆管
物輟一流人

警者陳我白。以揣骨相天下士。多奇驗。公卿大夫莫不招致之。決休咎。一貴人子已寥落甚。方揣手。便云。好根基。二十萬不曾用一文。今已蕩然。又房族或外家。亦幾二十萬。又爲此手揮盡矣。余因詢其果否。貴人子云。父遣二十萬。實爲欽賊費盡。伯房承嗣二十萬。則誠已所耗費者也。又朱公衣助召問之。座有二客。曰。三位俱八座貴人也。朱問何年。曰。三年內便得。然但旬日耳。果三年。巡撫操江。已亥海上入寇。朱任事甫七日。督兵江上失事。獲譴落職。問二客。一云。亂中可得。一云。總兵而已。彼亂中可得者。甲寅之變。從逆顯達。蟒玉八座者數年。總兵亦不爽。又聞京口將軍召至營。令各旗將領試之。無有錯者。但云將軍召我。反不見何也。又令家丁試之。謬云。現是何官。我白不許。將軍反雜家丁中。我白一揣着。卽曰。將軍至矣。叩首叩首。其術精類如此。

俠魂曰。能於未來之事。侃侃而談。歷歷不爽。具此妙術。可謂盲於目而不盲。

於心矣。

●記方山人事

王友亮

勇往直前
不避艱險

不變初衷
自入佳境

方自然歛之開騷人。少失母。稍長。父遣之就塾。辭服賈。議婚。又辭。問何願。曰。願學道也。泊父死。服闋。徑往終南。道乏乞食。逾月。乃至山外。舊有寺。寺後懸崖。千仞。古木盤籐。陰森洞黑。雖樵豎無敢過者。方毅然入。崎嶇澗谷。再遇虎。三遇蛇。無退縮心。久之。至一洞。左右列坐。老黃冠五六人。上置石牀。如何尊客。因長跪洞外。三晝夜。諸叟略弗顧瞻。忽有鶴。斂少年自外來。竟上牀坐。諸叟羅拜。方亦叩頭不已。少年拱手還語。無一字可解。然數數顧方。似屬意者。無何。起去。方急從之。筋力憊甚。蹣跚行。幸望之常在百步外。如是三日。又抵一洞。少年徑入。方在外泣拜自陳。少年笑。麾之曰。去。學道大難。無自苦。汝不聞此中爲富貴捷徑乎。有所求。當令悉如願耳。方請如初。怒咄之。弗動。乃招入。問曰。得毋饑渴乎。飯以胡麻。飲以甘醴。趣令寢。詰旦。徧摩其體。嘆曰。若無仙骨。奈何。雖然。若心堅。不

至誠之道
可以前知

可虛來意。出一卷授曰。熟讀之。長生卽在其中也。方素不知書。至是啓視。皆如故識。拜受歸。稍語人以前事。既而深諱之。索其書。輒答曰。藥方耳。遂以醫名。治療有神效。今年八十餘。貌侔童子。步履若飛。雅不入城市。岳水軒夢淵。在徽州。徐太守慕聞其名。思招致之。同幕李某與方善。因託爲介紹。開騷距城二十里。李欣然命輿住。半道憩於茶亭。方之徒某已先在。謂李曰。奉師命來阻先生耳。江甯岳公若先枉駕。自當報謁。豈可招之使來乎。李愕然返。具告岳。益共神之。岳素好神仙吐納之術。所著金丹佩鱗三卷。卽日攜往就正焉。山人曰。公煞有見地。可惜能言不能行耳。翌日入城答拜。幕中觀者如堵。山人嘿無一言。或問休咎。笑曰。我醫人。非日者出書還岳。且爲改訂數條。卽辭去。乾隆甲午夏。水軒爲余言。并出書觀之。字皆作懷素體。勁逸不凡。

俠魂曰。山人知少年爲異人。從游三日。磨之不去。咄之亦不去。卒能得異人之傳。負神醫之望。平日吐納有法。醫也而近於仙矣。世之求道不誠。半途輒

返者。其亦取法山人也可。

●黑李

程善之

三吾醫生李士矩。頎而黑。人稱黑李。性絕慧而工於術。能斷人死生。尤有奇癖。意偶不欲。雖千萬金不往也。長沙道之長公子病。召之不往。怒檄縣官捕以來。破械出之。終不肯診。曰。吾不習此。問何以懸壺市頭。曰。偶然意興所至耳。終不肯。道憤甚。無如何。隸人有進言者。曰。某所有土妓。與彼至狎。若招之至。令勸之。或可從也。妓至。甫一言。李怒。擲硯破妓額。血流不止。明日。妓更裹創來。尼之。李意始轉。許爲診視。一藥而愈。邑紳某之愛妾病。以重金聘之。會有丐婦觸疫。其子踵門求治。李謝。邑紳而療丐婦。由是邑中多以爲怪。嘗與友人弈。有人錦衣驄馬。若貴家者。來求請。李惡其擾棋興也。拊几曰。而翁勝負未決。何暇問此閒事。其速去。毋溷。其人再致詞。李竟不顧。遂怏怏去。明日。有急使踵門來言曰。某村某君有急疾。囑來請速往。某君。李好友也。去李所居。水程可五十里。倉猝惶

術奇一

術奇二

境奇三

主人奇四

駭遽與來使登舟。值逆風。舟行甚緩。悶甚。使者出酒請酌之。酒味絕醇。李所好也。爲引滿十數杯。不覺大醉昏臥。及醒。則在一室中。溫榻上鋪衾帳枕褥。華潔異常。案上燃燭如臂。光燁燦然。而四顧無人。李方欲呼。忽轉念身已至此。曷一覘其異。乃潛起自壁隙窺外間。則一廳事也。主人者鐵面虬髯。據胡床高坐。罪人十餘。皆鐵索鎗銀。蒲伏階下。以次訊問。語聲不甚清晰。惟問訖。輒有人類皂隸者曳以去。李窺視久之。廳中燭漸黯。不復辨人影。方欲復臥。聞傳呼主人至矣。急起迎。則向堂上人也。握手笑曰。不用誑。君尙不至。昨日於小价。何見拒之深耶。李詢姓名。笑而不答。主人一呼。僕從噉應。列几筵。設杯箸。水陸珍異。無不畢陳。主人扶李南面坐。而自坐於下。東西陪者復二人。坐東者年可四十餘。體絕魁偉。面左偏赤。如無皮。盲左目。缺左耳。坐西者年不及三十。體不甚高。而胸肩寬博。額上有刀痕數處。李目之。不敢問。主人笑曰。此僕兩弟也。酒酣。主人前席曰。僕有至友。病月餘矣。醫不能效。故求先生決之。李至是度不能卻。則應曰。

陪客奇五

病症奇六

諾。主人命侍者秉燭。導入一室。有美少年方擁衾臥。主人曰。名醫某先生至矣。君盍一診乎。少年則微舉其首。李診之出。告主人曰。病可愈也。柰其心有事。非藥石所及乎。且其脈亦微異。吾不敢妄言。主人歎曰。君神醫也。其知之矣。但恨吾力尙不及耳。自是日必一診。少年服藥。疾雖不減。亦未少增。李每日一診。旬餘與少年談論益契。乃知少年故貴家子。以故來此爲參謀已數年。衆皆服之。主人尤契洽。其病也。主人甚關心。訪知李醫術絕神。故特招之。李詢其姓名。此爲何地。主人不答。然供應李甚至。且每日暇時。投壺飲酒。六博圍棋之屬。亦皆有人陪侍。因強安之。月餘。二人笑而告李曰。病有轉機矣。感君神術。恨無以報。李怪主人不知醫。何忽爲此言。必別有原因。明晨診少年疾。果大減。又數日全愈。主人張宴。爲少年賀。酒次。告醫後日爲參謀。行合巹禮。禮畢。當送君行。毋急躁。及期。客至者以千數。交拜已畢。視新郎者別一少年。新人者則臥病少年也。主人設盛筵。酒酣。有蟠然二老出。謝主人拯拔之恩。將下拜。主人離座力持之。

情節奇七

乃已。復拜謝李診斷之勞。李始知爲向少年者之舅姑也。是日暢飲大醉。扶以歸寢。明日李起視。仍在向舟中。伴之者亦曩時人。再問不答。舟抵岸。鄭重致意而別。李叩門歸。見妻孥。則家中方相與疑怪。蓋李既久不歸。而其妻晨起。忽見室中有箱篋數具。賸緘如新。發之。則衣飾及黃白物充牣於中。然不知何故。自此李性益高傲。大家貴人。雖顏色不能望見矣。

俠魂曰。黑李之奇術奇癡。遇奇客所邀。奇幻不測。令人目迷。

●吉羽

程善之

吉羽。東平城隍廟道士也。善鼓琴。有異術。能夏造冰雪。冬致名花。嘗夜飲。以術攝生人魂魄。使之侑酒。形質儼然。客或狎抱之。則徐化輕烟而散。某顯者契之。一夕。招顯者爲泰山之遊。坐其堂。前置明鏡於案。少頃。鏡影漸大。煙雲忽起。動盪模糊。已而漸晰。乃見大道。行人車馬。往來極多。己身亦隨衆前行。聞衆言。自此往岱宗之大道也。俄而不知不覺中。遂至日觀峯。海月初上。動盪波中。東望

名則奇幻
實則儼戒
顯者其知
之耶

至誠之道
可以前知

數螺點綴波面。道士忽至。把袂曰。今日之遊樂乎。此東海中蓋瀛洲之島也。久之。覺陟降稍勞。語道士求歸。道士笑曰。公不高坐家中耶。尙何歸爲。顯者徐視果坐室中對鏡如故。於是益神。道士以爲仙。顯者行多不義。嘗行市見商人婦。豔之。將奪焉。謀之道士。道士曰善。仍使對鏡。覺鏡中人影。憧憧往來。已而至商人家。潛入其闔。將肆志焉。商人猝至。暴挺刃決其首。大號而醒。自是不復置念。然以爲道士侮已也。惡之。潛置藥酒中。謀毒殺之。道士方舉杯。忽曰。公杯酒酒有毒。不可飲。乃自舉杯酌之。顯者視毒酒。果在己杯中。亦不知何以致誤也。一日。遍告所相識者。辭去。挽之不可。尋之。死於廟中矣。亦有函致顯者。發之。但書一百零八。嗚呼哀哉。八字。顯者以爲己壽。當至百八也。甚喜。已而梁山盜發。一家殲焉。此余子勵司馬爲余言者。子勵曾署東平州。故知之特詳云。道士年不及三十而死。其起居容止。垢膩污穢。異常。曾不類神仙也。

俠魂曰。佛經云。色卽是空。空卽是色。吉羽之幻術。可作如是觀。獨惜顯者遇

吉羽而不師事之。反謀害之。觀於一家盡殲。其平日之行事可知。作惡者可以鑒矣。

●蛇和尚

程善之

雁岩有寺。多田產。每歲穫已。海盜輒來殺人劫糧物去。以是諸僧人莫敢卓錫焉。清道光初。有僧攜一徒自稱峨嵋山來。居之不疑。盜初以爲有術也。繼審知無之。復肆劫焉。且刃傷僧足。僧仍不去。寺後有智井。僧無事。輒窺之。投食其中。居三年。盜凡五至。師徒從不攜拒。盜亦如取如攜。不傷害矣。一夕盜又至。擄掠甫竟。僧蹙口作聲。忽大小蛇麤至。勢若風雨。巨者如楹如棟。小者如臂如指。四面圍繞。盜揮以刃。雖傷數頭。莫之止也。頃刻繞其周身。如束縛。僧笑曰。知罪否。盜叩頭求哀。僧復長嘯。蛇遽釋之。盜踉蹌下山。不敢復至。他日。村人過寺。僧招視智井。蜿蜒者充塞其中。素所畜也。因呼爲蛇和尚。於是鳩工庀材。卽以寺產信寺。不一載。頓復舊觀。今住持者爲其第三代徒孫。猶能傳其弄蛇之技也。

一呼而羣
蛇至具此
奇術足以
冠絕一時
獲盜而不
傷盜僧亦
仁矣

俠魂曰。和尙弄蛇有法。故能使蛇聞喚卽來。始知前此之所爲。非畏盜也。蓋有所待也。不然。何前怯而後勇耶。

●毒蟒

黃彥

鐵城某鄉。地連萬山。異物數見。嶺上古塔。建自元代。以荒廢故。人跡尠至。惟窮氓無告者。或縊其中。久之。傳有怪異。附近牲畜。無故亡失。或行客偶履其地。輒被攝去。異迹傳播。視爲畏途。有牧豎放牛隴畔。與衆嬉戲。俄回首視牛。走軼去。不知何往。懼歸受責。急與衆童分頭追逐。輾轉尋覓。至塔下。素聞怪異。欲返身去。然恐怖之心。終不敵懼責之心。勝徘徊瞻顧。覺塔最上層有物搖動。諦視露雙角。豎陰計曰。得無吾牛果爲所攝耶。四望無術。惟離塔不遠。古樹交柯。其高參天。豎大喜。躡足揉升其上。以枝柯自蔽。平視塔中。歷歷在目。有一巨蟒。首如玉石。瓢鱗甲森然。眼射金光。適空中羣雁飛過。蟒仰首呼吸。雁翩然墜下。如矢投壺。蟒一一啖盡。豎驟視。悸魂喪魄。莫可名狀。幾墜者再。緊抱樹徐下。狂奔返

矣哉牧豎
孺子可教
勇

雖用火攻
之策其如
蟒何

爲人除害
是有菩薩
心腸者

告衆。衆駭曰。深山大澤。實生龍蛇。若此。吾屬無噍類矣。因集議。籌所以除之者。或獻火攻策。衆以爲善。挾硝磺束葦。往勁弩隨其後。甫抵嶺下。蟒若豫知。昂首塔外。噓氣成雲。毒燄薰灼。前行者當之。輒仆地斃。餘衆懼。狼狽走返。嗣是嶺下。居人遠徙。每夜間有遙望者。時見塔上光燄燭霄。雖月晦亦然。度必蟒珠。屢懸厚賞。募人捕獲。無敢應召。桂再歲餘。一老翁經其地。日暮叩門投宿。鄉人款之。詢悉翁古姓。外省人。流寓粵垣。世業蛇師。操術至精。僉告以所患。翁微笑曰。容往視。後報命。衆喜前導。翁探懷出小瓶。以藥塗鼻端。并分給衆人。既至。翁審視一週。曰。彼畜現倦寐。隨扳登樹杪。窺覘良久。吐舌而下。曰。此錦鱗蟒也。僕祖若父。曾言僕往來江湖數十年。未見此毒物。無怪若等受創。鄉人苦懇捕治。願厚酬翁。曰。僕竭綿力。替一方除害。豈爲是區區者。但尙無把握。須招門弟子數輩。至通力合作。或冀能克。鄉人爭館於家。供給豐隆。數日。門人繼至。翁日率之登峯採藥。歸輒搗碎。裂茅絮爲長束。凡十餘。傳藥其上。曝日中令乾。豫備畢。集衆

斬一毒蟒
若割小鮮
方果心精
克有濟

告曰。此蟒每於子午二時吐毒。銳不可當。惟未後可往。衆如言。偕至嶺下。翁命衆濕泥塗身。攙以藥末。使奮力鳴金。曰。蟒性畏金聲。可驚之。急與諸弟子登樹。分燃藥束。烟焰向塔上注射。遂見黑氣自塔衝出。瀾漫蔽天。諸人雖塗藥。尙暈眩。頭目搖搖。不能自持。益力鳴金。響振山谷。黑氣漸微。翁更燃藥束助之。藥束盡。黑氣亦滅。翁躍下。招手謂衆曰。速登。彼畜業醉我藥。刻無能爲。少緩。不可制矣。身先衆人馳登塔頂。腥穢觸腦。人畜諸骨。狼藉遍地。蟒蟠其間。瞑目不動。五色斑然。衆驚呼卻立。翁前刃其首。斃。剖腦。獲巨圍珠。類桃核大。納懷內。伐去雙角。授衆曰。此最辟毒。凡中諸毒。磨水灌之。立愈。衆扛蟒下。聚薪焚之。臭聞數里。翁曰。諸蟒中惟黑蟒性頗馴。無大害。餘均毒甚。錦鱗蟒則尤爲蟒中巨擘。不多覩。卽僕馬齒加長。亦僅見第一次。幸捕治尙早。稍延歲月。變幻莫測。雖有智者。無能爲力。衆大悅。願酬之。翁不顧而去。

俠魂曰。如此毒蟒。人皆不能斃。而翁獨斃之。觀其多方審慎。待時而行。果能

達到目的。視世之躁率從事者。大有上下牀之別。

●俞叟奇術

黃冰洪

不極故舊
抑何薄情
乃爾

茅石民元儀。自年少以慷慨好施。予聞於時。閱暇老齋雜誌中。有載俞叟事甚奇。其言宣室志曰。尚書王公潛節度荆南時。有京兆呂氏子。以飢寒遠謁公。公不爲禮。寓逆旅月餘。窮乏益甚。遂鬻所乘驢子於荆州市。有市門監俞叟者。見呂生往來。有不足色。召而問之。呂生曰。吾家渭北。貧苦未達。無以奉親。府帥公。吾之中表丈也。吾不遠而來。冀相閱卹。而公不一顧。豈非命耶。叟曰。某亦困者。無以賑吾子之急。今夕可泊吾宇下。展宿食之敬。呂諾之。既延入。摧簷破牖。致席於地。坐語且久。所食陶器脫粟而已。食訖。夜既深。謂呂生曰。吾常學道於四明山。偶遊於此。適聞王公忘舊。甚不平。吾爲子設一小術。以助歸糧可乎。因覆一缶於地。有頃。啓視。見一紫衣人。長五寸許。指曰。此王公也。呂熟視。酷類潛。叟因戒曰。呂生。爾之中表姪也。以食貧故。自輦下千里而至。爾宜厚卹。以展親親。

不平則鳴
古今同慨

奇術奇人
得未曾有

何恃貴忘故如是耶。紫衣僂而揖。若受教之狀。叟又曰。呂生無行資。可致一馬。一僕。縑二百匹。紫衣又僂而揖。於是復覆以缶。再啓之。已無電矣。及旦。叟侶呂歸逆族。王公果使召之。方見卽謝曰。吾子不遠見訪。屬軍府務殷。未果接言。深用爲愧。是日始館呂生驛亭。與宴遊累日。將戒途。贈以僕馬及縑二百。呂生乃歸渭北。

俠魂曰。俞叟對於呂生。本爲萍水之交。而竟代施奇術。俾作歸計。以王某較之。其相去不啻霄壤也。

奇門捉賊

湯芷卿

毛介侯先生以醫名人極和厚。余習岐黃術。皆先生指示。初未知其善壬申術也。先生嘗訪李青崖。坐甫定。風吹落簷瓦數片。謂李曰。今夜防有偷兒。因取長几十餘張。縱橫排列而去。次早起視。果有偷兒往來凡間。問之曰。在長術中盤旋終夜耳。余聞而異之。欲求其術。先生曰。凡精此者多不祥。子功名中人。能精

可以前知
先生有焉

藹然仁者之言

醫術已足濟世。何必耗心血爲無益之事耶。今先生宿草已十餘年。每味其語。未嘗不慚且感也。

俠魂曰。筆意頓挫。結末數語。頗有今昔之感。

●遁仙王曇

平民

儒而兼仙
不得以常
人目之

王曇號仲瞿。浙之秀水人。善作文。尤工駢體。清嘉慶時登賢書。有烟霞萬古樓集行於世。淵博如海。奇峭若峯。一時名下士。均不能望其項背。惜遭兵燹。板已失傳。間有存本。亦如碩果。求之甚不易。相傳其作秀才時。曾習遁法。水火不傷。木石能入。瞬息之間。可達數千里。每逢歲科試。同伴之偕入場者。見其援筆。呬唔。伏案疾書。場以外人。又常遇諸塗中。羣疑其有分身術。然亦莫窮其究竟。中舉之前一夕。謂友曰。吾名已登榜矣。某君亦中式。榜發果然。僉謂其遁入闈中。隱身至公堂。從旁窺視。故明了如此。一日。有友三四人造其家。坐談良久。作而起曰。江蘇之揚州城。自某日起。至某日止。慶祝萬壽。各衣舖懸燈結綵。熱鬧

得縮地之
法殆長房
一流人物

異常。諸君欲往觀否。衆曰：相隔千里，駟不能及，如何可去？曰：是不難，但多至五人，少可三人，僅吾一人亦可。衆問何故？曰：多則難容，少則易覆。波濤險惡，恐顛簸耳。相約而別。衆雖知其有法，究不能信。私相謂曰：至期姑往以覘其異。於是相率而至。曰：爲時尙早，薄有佳肴，藉供午餐。既畢，曰：可以去矣。翻一方桌，倒置於地，四足朝天。已坐中央。囑友各捧一足，戒之曰：緊抱勿放。兩目深閉，萬勿開視。如有所聞，慎毋驚怖。到時，吾當宣告。俄而足若懸地，身如駕空，風聲刮耳，波浪喧天。正在窘迫之際，忽聞曇曰：至矣。張目四望，奇燈異綵，煊豔耀眼。遊歷一週，時已薄暮，相與入一酒肆，沽酒歡飲。飲畢而飯，飯已各取囊中錢，曰：請勿客氣。吾有便錢在此，隨取一紙，兩手搓摩，擲之几上，碎銀纍纍，拾以會賬，不多不少。恰如其數。出而語曰：今日之遊樂乎，曷再一轉以擴眼界。是時燈已放光明，如白晝。陸離光怪，目不暇接。且觀且行，已至城外。曰：乘輿而來，盡輿而返。此其時矣。乃擇一空地，以手劃界，作一方狀，坐立各如其前。不半時許，已達家門，開

去如黃鶴
府縣其如
彼何

目視之。仍在室中。衆各驚異而散。曇之名望。自是大噪。上官亦聞其異。意欲招之入幕。適有仇者。誣控爲白蓮教黨。府縣恐有他變。俟至夜。帶同差役數十人。秘密往拿。至則門扃如故。敲呼不應。撞門突入。室如懸磬。雞犬無存。乃召鄰居詢之。皆曰。夕陽西墮。曾見有淘米煑飯。亦如平日。果使遷居。亦無如此之速。可謂異矣。府縣卒無如之何。後十餘年。有友遇之於硤石東山。鬚髮猶昔。歡然道故。握手傾談。偶一他顧。倏忽不知所往。噫。殆其仙歟。

俠魂曰。水淨沙明。如香山之詩。老嫗都解。

●地仙朱英武

平民

浙之嘉興南門外。有曹武惠王廟。百餘年來。頗著靈異。香火亦盛。里中患病者。祈禱方藥。無不對症。往往醫家束手。一服仙方。卽能起死。相傳朱先生董其事。故神妙如是。朱先生者。清雍乾間人。名英武。未弱冠。補博士弟子員。家赤貧。訓蒙度日。偶於舊書肆中。見有手抄一冊。披閱之。奇門遁甲也。購而袖歸。朝夕研

不欲明言
其法是眞
善於掩飾
處

突如其來
咎已自取

鍊不半年。盡得書中之奧妙。嘗至族叔家。授徒十餘人。每一他出。諸童鴉飛雀亂。喧鬧不已。甚有傷頭面壞器具者。叔恚恨。告之曰。若輩如此頑疲。爲之師者。必不可片刻離。英武允之。一日有事赴親戚家。計非半日不得歸。去後恐其滋擾。因黏紙條於各兒童之額角。一端黏在桌上。適叔由書齋經過。聞朗朗書聲。達於戶外。意英武尙未出也。入視之。祇有一淘學生。見額角上各有一紙遮之。讀如故。異之。一一爲之揭去。問先生何往。皆目定口呆。如夢方醒。曰。先生頃在我前。何以倏忽不見。叔大疑。俟其歸而詢之。曰。是小技耳。何足異。處年餘。忽謂叔曰。今夜必有盜來甚夥。叔問何由而知。曰。吾以年月日時參合書理。其兆已見。叔索書翻閱。反復數次。語多不解。曰。旣如此。可預作防守計否乎。曰。叔但安眠。吾自有法以拒之。叔疑信參半。俟至更深。從門隙窺之。見英武南向坐。前橫一几。几上燃巨燭。列牙牌三十二張。如軍隊然。三更後。聞撞門聲甚厲。俄而破扉入。各執器械。蜂擁直前。甫上階。所列之牌。盡數倒撲。盜皆跌仆於地。器械盡

棄身不能起。英武則拍案怒曰。鼠輩焉敢放肆。俟天明。捉將官裏去懲治汝罪。衆哀鳴求救。磕頭如搗蒜。英武良久。指而言曰。爾輩既欲求生。須各立一誓。而今而後。永不作盜。如其誓。當放汝輩歸。衆唯唯聽命。乃從中抽一牌。起中立之。盜不起。揮之曰。去去。遂抱頭鼠竄。疾趨而出。掀左則左起。掀右則右起。東方甫白。盜已盡去。叔感其德。優禮相待。自是有疑必詢。歡洽過於平昔。叔於嘉屬之新塍鎮。創設事業。鎮離城三十餘里。不時往來。忽有急事。不能稍緩。時近薄暮。令其赴鎮。衆舟均不肯行。英武謂之曰。爲時甚早。到鎮。天未必夜。如真入暮。船資十倍。舟子貪其利。始首肯。抵鎮時。夕陽未下。茶寮酒肆。熱鬧如常。舟子亦不解。日長如此。上岸後。謂舟子曰。艙有瓦片半片。用篲上撐棄之。勿誤。如其言。頃刻而黑。明星在天。更鼓三下矣。若此類者。不可枚舉。年七十餘而卒。卒之前一夕。謂其友曰。我不能作天仙。今不過地仙耳。卒之日。鄉人之歸市者。羣見其入武惠王廟云。

神妙不測
是殆得古
者人遮掩法

俠魂曰。得奇門遁甲之法。有美畢臻。無奇不備。乃知古人之異術。其中大有真詮。不得以其怪異而斥之。

●異丐

醒亞

水滸演義中戴宗之有神行法。係作者之空中樓閣。初未必實有其事。而如費長房之縮地方。則見諸記載。惟其法不傳。後世遂無有能實行者。不謂吳某竟以縮地法特聞。吳業農。世居錫屬雪堰橋之附近。距城約四十里許。席祖遺沃田二十餘畝。生計問題。尙不感困難。遇人有婚喪要需。吳恆視其能力之所及。以爲補助。蓋慷慨爽質。喜急人之所急。其一種特別之性質使然也。清光緒初年春。村中忽來一丐。托鉢乞食。有靈輒之餓。而人卒無有能行哀王孫而進食之故事者。吳獨憐而飯之。丐飯罷。謂吳曰。汝能好行其德若此。我感汝一飯之恩。當以奇妙之法授汝。聊作淮陰侯千金之報。吳問其所授之法爲何。丐則以縮地法對。吳曰。地既有法而可縮矣。日以行若千里爲率。丐曰。百里千里數千

吳某憐其
飢而進食
豈以奇法
報以勝於
淮陰侯之

報漂母矣

如此迅速
那得不令
人生疑

里遲速惟意所欲。可朝發而夕至也。第宜終秘。慎勿妄以此法相授。吳諾之。丐遂授吳以法而去。吳如其法試行之。果驗。始悉丐爲異人。後吳於數年間。各地名勝之區。遊覽幾遍。於意良得。顧吳絕不爲人道其事。而人亦不知其能縮地法也。一日。鄰某遇吳於錫城。共詣某茶肆啜茗。泊日將西落。各分頭別去。鄰某急乘船作歸計。至詰朝旋里。詢家人以吳歸也。未。家人曰。昨傍晚時。彼已歸矣。鄰某惑滋甚。造吳居而問曰。汝先我而歸。且甚迅。意汝殆能駕舫斗雲耶。吳哂曰。我非西遊記中之孫行者。焉得有駕舫斗雲事。鄰某固詰之。答曰。我有法。能縮地耳。鄰某曰。汝有縮地法。固無虞。道阻且長。往返至便捷。特不識能挈我至滬地一行否。吳首肯。以翌晨爲約。臨行時。吳囑鄰某曰。我爲先路之導。汝卽視我之足跡所經。步我之後塵。我步汝亦步。我趨汝亦趨。此最宜注意。鄰某從之。不二時已達。二人在滬作半日遊。後復偕歸。而夕陽則猶在地平線上。鄰某旋洩其事於人。時有楊某聞其異。以適有緊要事。須赴金陵。請於吳。得吳之許可。

始終謹慎
不敢漏洩
春光

卽日就道。吳以前此之囑隣某者。囑楊。而行路時之速度。則較前增加。比事畢返錫。至某處。值演劇酬神。而所演者爲泗洲城一劇。飾水怪之武旦。色藝絕佳。吳駐足而觀。楊則尾其後。奈人極擁擠。一轉瞬而失吳所在。楊急疾馳。二十餘里。氣喘膚汗。將抵家。吳笑迎於路曰。我覓汝不獲。俟劇終。始緩緩歸來。然劇場相失。苦汝足矣。楊求傳其法。吳不可。昭以重金。吳亦不爲動。前年吳死。而其縮地法竟不傳。

俠魂曰。吳某得縮地之法。不貪利。不傳人。能守秘密主義。非好爲遊戲者。然其法得之於巧。益歎沿途行乞。其中固大有人在也。噫。

●薛君亮

崇禎甲申。有吳江薛生。號君亮者。至我郡。能李少翁追魂之術。又善寫照。其法書亡人生死忌。結壇密室。懸大鑑于案。南設胡床于案下。床糊素紙。持呪焚符。七七。日。視鑑中烟起。亡魂從案下冉冉而升。容貌如生。生對魂寫照畢。魂復冉

白居易長恨歌中有一貴妃死後道士尋訪道士與此等句同而

歷不爽此法從何處得來

再而下。亡四十年外者。不能追矣。郡紳徐豕宰石麒。父卒時。未膺封命。後麒貴贈官。追至。衣冠一如所封。主事高登榜。羅法典刑。其子高承挺追榜魂。至。手挈自首而升。知府沈震龍子婦屠氏。以產死。追來滿身污穢。吏部主事吳昌時婦陶氏。追至。身穿水紅衫。面色如生。

俠魂曰。李夫人死後。漢武帝思之不置。曾使少翁追其魂。讀此數則。少翁得傳人矣。乃知天下之事。無奇不有。不可以其怪異而鄙之。

●來生

康熙丙午春。臬司萊陽宋公琬。字荔裳。被論謝事。駐節禾中。郡守王公鑽。司李湯公學尹。謙公于司李廳。公有門客來生者。亦與焉。衆知生有異術。酒半欲試。生取席間二酒盃對合。口微念呪。少頃開視。美醞盈盃。遍飲在座。下及衙役。共數十人。而酒不竭。湯公欲其攝致果物。魚酒。生起易服。揭其衣襟。向空招呪。俄頃。傾出圓眼斗許。橘四十八顆。剖之。眞福產也。旋取水一器。以被覆之。書一符。

投其中。須臾獲魚一尾。重三斤。酒一大壺。黃泥封口。泥印姑蘇某坊造。萬目共覩。予友陳賡餘家。與生寓近。云生嘗赴友席。于筵間攝一少女。美麗異常。明燭之下。客揖女亦答。飲酒起居。與真無異。第隔一座。不近人。不開言耳。飲畢。冉冉而沒。術亦奇矣。

俠魂曰。古詩云。河漢清且淺。可以持贈此文。

高道士

曾衍東

江陰有高道士。與常州潘爛頭友善。潘能勅勒之術。高受業於潘。潘能高亦能之。自是呼吸風雲。指揮雷雨。如探之囊中。易易也。嘗榜其戶。出賣風雷雨。海舟有欲風者。得其符。焚之。則片帆如駿。數百里。可一日至。途人恐日熾。思雲作蓋。售以金。則幢幢然覆之而行。兒童欲雷雨爲戲。書之符。令合其拳。一撒手而聲響驟發。田夫望雨。得其資。隔隴與之。大約錢多則多。與錢少則少。與其價皆不相若。高嘗夜擁羣妓。醉中拘遣神將云。如有年。高游豫章。與當事諸公登滕

總乘斂財
死期將至
矣

自作孽不
可活高某
之謂歟二
句詩言可
定一生罪
案高某死
而追悔亦
當

王閣是日江波震蕩。風浪拍天。遙望遠際。一小舟平穩。徐徐而來。高指曰。此中固大有人在也。乃取盆水。折堦前竹葉置水上。指撥而口噓之。葉左舟隨之。左葉右舟亦隨之。右集者正在環視。高忽曰。彼飛劍來斬我。將奈何。急取一雞。乃自蹲。凡下。覺冷光施繞。雞斷其首而去。高起。仍戲葉弄水。忽又曰。彼已知非人。血劍又來。高復欲蹲。而高首已落。滾首於閣板上。格格有聲。高手摸而戴於頸。曰。可恨也。捺葉碎盆。而江上之舟已渺無蹤矣。噫。高之術神。而其心忍甚。夏高當午浴。天無片雲。雷霆遽裂。殛之而死。背有一行云。帶血登壇。猶可恕。隔田施雨。最難饒。

余謂聖人之教。師表乎萬世者也。若釋道兩門。亦足以感人善心。外此皆邪教也。高道士之妖術邪法。致遭天譴。固無論已。乃有奸徒誣惑衆。可惜蠢爾愚衆。偏易煽動。聽其引誘。以致牽朋聯伍而奔聚矣。挾女帶婦而偕往矣。謬言斂物。實則斂禍。妄託昇天。實則殞天。詭稱行善。實則行淫。迫人聚日衆。

邪謀一敗。遂服上刑。皆無漏網。如明之白蓮教。清水教。天主教。國初亦有無爲教。倡於浙郡。大被教起於海甯。今東省逆匪王倫之神拳法。直隸大名段逆之八卦教。濟南新城又有一炷香教。莫不身罹重法。搜剔根株。一無瞧類。或幸逃憲刑。而陰罰亦隨之而立。至可不慎哉。

俠魂曰。高某之術雖神。特邪術耳。左道惑人。久爲國法所不宥。高某不死於法律。而獨死於雷霆。蒼昊豈茫茫者。彼誣民惑衆者。流當以高某爲鑒。

●馮灝亭

乾隆庚辰春二月。予客紹興永壽堂。時沈益川夫子。延諸賢諸生馮灝亭訓其子姪。予與相敘者月餘。得悉其概。然馮身不踰中人。貌亦黔瘦而高。學贍古今。書籍無弗覽者。叩以經史。答應如流。凡海防河防。以及山川形勢。皆能歷數之。若指掌。下筆頃刻成篇。辭意筆刀兼至。每夜聚談畢。與予各室而寢。常聞其喃喃讀書聲。夜分始息。五更後復然。聽之雖不甚明。然絕非經書制義也。予向問

以夜繼日
惟其能勤
故能發生
效力

舉重若輕
允稱絕力

旁通經訓
熟悉天文
是讀書有
得者

南北奇俠傳 馮灑亭

三六

籍

之。馮支吾以應。色若有不足者。一夕。月色明甚。予就寢矣。聞馮讀畢。開門出。久而不返。且聞庭中步履騰踏聲。因披衣起。潛窺之。見馮手一鐵鞭。長約三尺許。粗可一握。舞於庭際。風風颼颼有聲。久之。人與鞭漸不可別。祇寒影一團而已。移時始罷。次日。予以所聞見。私問之。夫子之弟康勤。沈言馮天資學問。迥邁時流。素習奇遁。六壬。夜間所讀。卽其書也。渠有竹荀二書。滿其中。秘藏不以示人。人或於案頭偶見之。輒手掣之去。不惟精于鞭槩。而且勇力過人。一日微醉。徘徊於庭。白石鼓巖偶絆其足。馮手掇而置諸牆隅。輕若木梯然。渠深自韜晦。不欲聞之於人。君慎勿以余之所言問之。予唯唯。視其所移石。巖尙在故處。重約二百餘觔。洵絕力也。馮後與予。月夜閒坐。予言吾離家已久。明後日將歸矣。馮曰。五日後必有大雨。約二十餘日而始晴。君若欲歸。明日可速行也。予問其故。馮曰。詩經有云。月離於畢。俾滂沱矣。今月將入畢。能無久雨乎。因指示以星之方位所在。予罔茫然不能辨。但唯唯而歸。之後。旋卽久雨。果如所言。仲冬。予復

至越。則馮已於八月間下世矣。康勒言馮在館偶得微疾。自以六壬占之。其象大凶。決於八日後某時必死。遂遄歸。果屆期而歿。嗚呼。士抱有用之才。而困於青衿。老死牖下者。比比類是也。吾紀馮灝亭事。不覺喟然興歎。

俠魂曰。灝亭習奇遁六壬之法。能於未來之事。言之不爽毫釐。其術固神。亦由於平時研究之功。有以致之。世之不能精一藝成一事者。盍勃照與耶。

●記神相

俞蛟

潛雖伏矣
亦孔之昭

阜城門外。有張姓者。忘其名。嘗荷筐擊小鼓。收買服飾。及器皿諸物。以餬口。有隣女。父母俱卒。相從爲妻。一日得小鱸。秤之重五兩。有奇。塵滓蒙積。銅與鐵莫辨也。鑿之色燦然。知爲黃金。從此居積致富。不數年。家貲累萬矣。有相士決人休咎。無不中。張與友數人訪之。張故炫其服飾。相士遍視諸人。皆隱約其詞。獨於張笑曰。子相當乞。張大怒。爲侮己也。欲毆之。友勸而止。或謂相士曰。子之相術神矣。凡士農商賈。與置身仕籍者。改其裝束。以試子目力。如鬼怪遇犀照。莫

論其人而
如觀其婦
何物相此
技神至此

拔去一毛
爲事不可
爲矣

原原本本
如數家珍

能隱其形。今張某家勢。實衣紈食肉。粟紅貫朽。而子直訐之曰。乞。其亦有說乎。相士曰。凡定人窮達壽夭。不在目前而在異日。若僅在目前而論。其情狀夫人而知之。何待相乎。雖然。吾熟視張君。月角有光。其婦必有奇相。暗助其夫。惜乎縱理入口。其紋漸顯。終當窮餓。其人撫掌曰。先生真神相也。張某嘗誇於衆。謂其妻腹有紫毫。蟠縮於臍。引之長尺許。異日富貴壽考。不可量。今先生語及此。洵非誣矣。相士唯唯。後其鄉人遇張。輒戲之曰。爾何能。徒享賢妻一毛之福。曷不拔之而利天下乎。張憤極。伺其妻熟寢。拔去之。以示人曰。今而後。予無藉此毛矣。其妻詬詈相加。終朝反目。未半年而妻卒。又數年而張果落魄。窮餓以死。噫。燕領虎頭。公侯可致。鳶肩牛腹。谿壑難盈。許負之相。亞夫之相。士雅。靡不談言微中。精斯術者。能逃其鑒別哉。

俠魂曰。相士見張某服飾之華。而預料其窮餓。厥後果如所料。何術之神耶。然則世之以顯揚始。以窮困終者。皆由於前定之數。莫可挽回。性也。而有命。

存焉。營謀者當猛然省。廢然返矣。

●嚴君平裔

俞蛟

西蜀有嚴姓者。自言爲君平裔。築卜肆於道旁。占六壬。決休咎。無所驗。卜者絕少。一日清晨。有客至前。語音似江右。謂嚴曰。今日假君肆賣卜。日暮奉白金五錢。可乎。嚴諾之。日午。一人蹀躞而來。客爲布盤推局。附其耳曰。出汝懷中十金。當指生路。其人惶遽。探懷與之。果十金也。客告曰。西南十餘里外。有古窰。速往匿之。然由戶而入。必不免。其顛有穴。可入匿。未申時。聞樹杪鴉鳴。急出往東南而奔。可無慮矣。頃之。復有數人倉皇求卜。客布盤如前。曰。公等追逋逃者乎。曰。然。今晨有囚越獄。試問推匿何處。曰。囚未遠颺。出金五錢。當指其處。不驗。則倍以償。如數與之。曰。速往西南。古窰內可弋獲。稍遲無及矣。日暮。數人返。索金。且責其妄。曰。窰果有之。亂柴塞戶。蛛網如織。無人跡久矣。囚非蟻蚓。可由罅隙而入也。客曰。公等誤矣。凡窰顛必有穴。不由戶入。能禁其不由穴乎。細推卦象。人

一語破的

此中果有履迹捕者如欲執之其人已逸何

受其業則可喪其明則不可

雖逸。窖中必有遺物可證。當與公等往驗。否則立辨償金。未晚也。嚴亦隨往。至則撤柴拭蝸而入。履跡宛然。仰視土穴如智井。繫帶於上。蓋緣之而入。復緣之而出者。諸捕無言而散。客遂以金五錢付嚴。嚴不受。長跪而請曰。夫子之神矣。願北面執弟子禮。盡夫子之術以授余。使余祖君平之業。復繼子載後。感且不朽。客曰。余術不可傳也。余師授余時。有誠也。嚴曰。何如。曰。曩者余乞食以養母。日憂不給。忽遇道士憫余孝。曰。授子六壬。每日可給菽水。卽止毋貪。卜以殖貨。五官四體。無殘疾可矜者。勿浪傳。違之不吉。嚴曰。若此固易也。因薰其目。客遂授以術。夫身體髮膚。受之父母。目則又非髮膚可比矣。欲得其術。寧喪其明。嚴之殘忍爲何如哉。脫遇道士。必曰孺子不可教。

俠魂曰。客之術神矣。嚴某欲受其教。不惜喪其明。事固不可爲訓。雖然。嚴某爲君平之裔。思得君平之傳。其居心尙可共諒。吾願後人愛之敬之。不必尤而效之。如馬援所言可也。

南北奇俠傳卷三

譙北楊塵因
蛟川莊病骸
武進許指嚴眉批
杭縣黃退闇評點

古董 姜俠魂 編纂

奇中仙

●黃州道士

推其樸訥
所以得仙

黃州有道士。講服食之法。求仙方。購靈藥。飽飲黃精茯苓。久之無效。聞人云。某山有千年何首烏。其精或化爲老人。或爲小兒。人不能得。遂入山尋之。果見藤蔓徧滿山谷。下沿溪水。乃結廬溪側。攜徒居之。其徒樸訥。供炊爨而已。居數年。無所遇。一日有老人叩門來謁。云亦習靜山中者。談論辯給。間及列仙證道之事。內丹外丹之旨。道士不能答。老人笑曰。此皮毛尙不能知。而妄希異獲。豈可得哉。長嘯出門而去。心疑其非人。將俟再來。繫之久亦不至。山中乏食。道士募

諸近村。值溪水漲溢。石路斷絕。徒餒甚。悵望門外。見一小兒浴溪水中。肥白可愛。近前挽之。兒笑入懷。目漸閉。手足僵冷。大驚。轉盼間。形已變爲樹根。戲噉之。甚甜美。食過其半。置餘於釜中。日暮。復煑食之。適師至。問何食。徒告以異。師駭歎曰。我守之數年。乃爲汝得耶。徒精神爽澈。頓悟本來。曰。我前身胡風子也。師事莫月鼎。得太乙刀圭火符五雷之傳。炫術驚衆。爲道家所忌。故復墮落。今服山精。已證地仙。行將遊於無何有鄉。求本身藥。以期大還。凡學仙者。貴以清淨爲宗。師所爲皆造作。去仙道遠。因此勤修。相逢有日也。語畢。竦身山巔。去如飛鳥。不知所往。

●王暮仙

王暮仙。家貧好施。遇急難。必竭力相助。丐凍死於途。無葬資。王歸以絮被質錢數百。益以妻之耳環。買棺掩其骸。其居臨官路。路兩旁爲通江之河。水漲隄圯。行人苦之。王欲修無力。遂爲道士。人感其誠。多樂助者。期年得千金。鳩工庀材。

道家宗旨
於數語中
揭明

砌以方石。石上鑿蓮花。因名蓮花街。復以其居改建太乙閣。棄妻子焚修其中。有施之者。輒轉施藥材。以救疾苦。一癩道人來求齋。王與之食。食已不去。因止之。臭穢徧體。王亦不厭。道人曰。我衲衣敝矣。王爲易衲衣。突於夜半呼王曰。起。我居非遙。可從我遊。王曰諾。道人攜其手。令閉目。身忽冉冉起空中。聞足下波濤聲。汹涌。驚懼不敢啓視。一剎那頃。聞道人呼曰。止。開目。見至一處。峯巒迴秀。山花正開。琪琳玉樹。不可名狀。風來作旃檀香。又有小鳥和鳴。枝上聲如伽陵。引入石室。有石床石几。室外有泉。極清澈。其下白石纍纍。然取椰瓢酌水飲之。味甘如醴。道人曰。此山家釀也。王曰。得毋仙境乎。曰。此自在人世。惜人不肯到耳。采澗旁草數莖。餌之。竟忘饑餒。視室後頗昏暗。入之。見有臥者。跌坐者。一手支頤而坐者。身倚石壁。伸一足者。約十餘人。皆如醉如寐如死。石壁上燃巨燭三。朗照一切。見諸色相。王駭問。道人曰。此皆吾道友。偶遊人間。作王公卿相。念頭一錯。遂入暗地。吾以真火燭之。俾無忘歸路。王留數日。忽動塵念。道人曰。

奇確之論
得未曾有
真汕人語

子思歸乎。曰。念久居仙山。恐人世有滄桑之變。道人大笑曰。真癡人。乃信此小
說家無稽之言。仙家歲月。悉如人世。使以數日當千年。則歷塵劫萬年。山中人
尙不滿百歲。是神仙皆夭亡矣。然此念既動。必不可留。出書一本。曰。此天醫痘
疹方。世間庸醫殺人。莫慘於小兒。屈方生之氣。失上帝之仁。此輩受報。亦慘於
大方脈。今以此書贈子。好立功行。復采澗旁草一握。曰。子能施藥。以此報子。倘
功行無虧。二十年後。吾當來度。王受書及草。隨指石穴令人。方疑怖。遽推之。不
覺墮地。乃臥於蓮花街上也。

●軍某

杭州清波門門軍某。宿城闕。夜半聞人云。速洒掃。八仙將過矣。某心異之。天明
啓鑰。果有八人至。老少男女不一。某跪迓曰。門軍謁大仙。皆不顧。末後一跛者。
行稍緩。某牽其裾。前者迴顧笑曰。庚桑君之言何如。跛者曰。果然有此一擾。行
數里至曠野。曰。速放手。我等皆乞人。纏我何爲。唾其面不釋。以手中杖擊之。亦

此篇多喻
言金丹大
旨余評文
不能任意
慚愧慚愧

不釋。乃歎曰。孽障累人如此哉。謂前者曰。姑先行。坐於地。某一手牽衣。一手據地。曰。求度我。跛者曰。社公不慎言。致有此厄。當鞭策之。然今日遇汝。亦非偶然。某呼師父。跛者曰。且未。汝神昏氣濁。五漏賤質。何以學仙。探懷中出藥一粒。曰。此金液大丹。服之可以變骨易形。納之口。以杖一畫。遂不見。但見波翻潮湧。茫茫無際。行近一里。始見人。問之。則廣東瓊州海岸也。隻身萬里。欲歸無路。乃仰天而號。忽聞空中有人云。跛師游戲太苦人。卽見跛者立於前。曰。以手來。隨取一錢置其掌。曰。後有死難。呼我救汝。又曰。遣其欲而心自靜。澄其心。而神自清。終日飲酒。魂魄醒醒。復不見。以手取錢。錢嵌皮裏。不可出。漸入城市。握其手而呼。曰。來來。來看錢。市人笑曰。爾幾多錢。乃呼人看。曰。一錢。曰。一錢能出手耶。曰。吾有此錢。始可行乞耳。市人大譁。其小兒見者。皆生歡喜心。由是得多錢。取道歸。舍門軍役。日呼於市。曰。來來。來看錢。又得多錢。酣醉市上。市人目爲癡子。間或歌哭。人亦不解。歲大旱。郡守延僧道祈雨。雨不降。由壇上歸。聞輿旁有人歌。

參同契耶
奇崛乃爾

曰。吾鼓掌兮雷生。吾噓氣兮雲行。雨帥兮吾之房老。龍伯兮吾之甥。真精不來兮。石田不可以耕。吁嗟吁。吾將挾少女兮與之娛。郡守驚問誰何。有知其遇仙事者。具以告。守命數人昇之至壇上。揖之曰。爾異人。必能祈雨。曰。有酒來。與我飲。大好事。大好事。進以酒肉。酣醉如在市。數日。無祈雨意。守慚其侮。且以爲秘其術。積薪壇下。曰。今日不雨。當焚之。於是壇下觀者咸呼曰。癡子。將焚汝。遽躍起。大號曰。太守殺我。又呼曰。本師救我。旋見跛師以杖指東方者三。壇下則見有金身神人。立癡子前。袖中飛一龍上天。須臾雷雨大作。四境告霑。渥守大喜。以爲真異人。欲延入署供奉之。搖首曰。與錢來。以錢百千與之。送以鼓吹。遊市三日。輒取錢徧施貧者。既盡。復呼於市曰。來來。來看錢。或曰。爾有錢百千而不能享。乃戀此一錢耶。曰。此一錢。我性命也。人共以爲仙。叩休咎。不答。一日亡去。

是真是諷

●周二癡

揚州周二癡。得熊經。烏甲。覺浴。猿攫。鷗視。虎顧。鵝息。龜縮。八禽之術。家貧無業。

精極

莊列中有
此奇快

榜於門曰導引延年。多從之者。其教人則用抱崑崙。鳴天鼓。撼天柱。赤龍攪水。左右轆轤諸法。如世所傳八段錦。有人於日出時。見二癡登城上。呼吸精華。作跳躍拿攫狀。以是知爲八禽術也。年九十。行如飛。筋力過少壯。一日忽不樂。曰。吾將殆矣。人曰。先生之道。可以長生久視。何以言殆。曰。是不然。余先天秉受。中壽而止。今以導養故。已多得數十年。日來行氣一周。間不能充徧。此臟腑將敝之兆。氣猶水也。隄壞則溢。淤入則壅。凡吾所行。如戶樞常動。故能不壞。而不能保其中之不蠹。油盡燈滅。計安所施。人曰。然則血肉之軀。必不能長存乎。曰。然。欲長存者。必得大道尸解。使其神不死。然後上天下淵。聚散自然。常人之死。以氣。眞人之死。以神。吾能運氣而不能運神。故必死。人曰。然則先生之死也。亦如常人乎。曰。凡修養者。支持其軀。久不能支。氣亦漸耗。然得清氣多。故其神將離。守之不昏。且無風寒疾痛之苦。視常人差異。人曰。先生之術何傳。曰。傳於仙。昔仙師以外丹授吾。亦將進以大道。吾戀妻子。不得從。今實悔之。因具言其得傳。

另是一種
篇法

大難事

之始末。先二癡年二十餘。憊懶不事事。遇一羽士。目之者久。曰。子真人。吾訪道友於天下。僅得子。吾有術授子。能從我乎。曰。可。隨之入句曲後山一石洞內。教以導養諸術。曰。此外丹。行之以築基。三十歲後。元精不走。則丹爐安穩。鵲橋飛渡。不死之道可得也。二癡歸數年。娶妻生子女。羽士忽來。見二癡而責之。曰。子奈何忘我言。急捨絕幻愛。不死之道尙未遠。能乎。曰。不能。羽士歎曰。曾見汝白骨耳。遂去。二癡果以九十六歲無疾而歿。

●揚州士人

起法迥異
如自作遊
記者

蜀岡爲揚州勝遊之地。每春夏間。都人士女。及富商大賈。遊讌無虛日。水則舟銜。陸則踵接。及冬日。岡上萬松。青翠直拔。時引北風。聲作怒濤。平望則曠如杳如。俯視則窈如萃如。水滲如寂如。竹木蕭蕭如。風來嚶嚶如。譬諸美人。抹去脂粉。轉見眞色。而游者絕少。郡中一士人。愛獨遊。方身倚岡側。見數乞兒。席地飲衣。敝而貌腴。魚肉等物。藉以荷葉。荷如新出水者。心思冬日何得有此。乞兒飲

此士不凡
宜其有遇

已。羣脫衣浴於河。嬉笑無寒色。乘其將行。揖而問之曰。君等仙人乎。曰。我等在城中乞食。回。偶飲於此。胡云仙。一乞兒曰。不必辨。且問渠何所見。士人曰。寒天有新荷。浴於水而色不變。是以知爲仙。曰。此荷吾自種之。華池何異焉。士人曰。卽非仙。吾願從乞。曰。旣從吾乞。當食吾餘。漱其津。唾荷葉上。如露珠。滿葉中。士人欲食。意嫌其穢。乞兒歎曰。吾以先天玉液飲子。而子不飲。惜哉。有仙目。無仙緣。越岡去。士人蹶趨從之。乞兒出一小葫蘆。指其口曰。此中有仙境。大勝蜀岡。子可遊。士人視其口甚小。漸視漸大。不覺躍入。見樓閣重重。風日和暢。以爲眞壺中天地矣。遍歷之。抵一石門。門外雙峯矗雲。又以爲此蓬島。入之。必有佳境。足方踰闕。前境已失。但見荒榛蔓草。村烟四起。身所履。固城北葉公墩上也。悵然循野徑歸。

●松祖

松祖。不知何許人。跡涉靈異。浙人羨之。得其狀於賀公遠。肖像以祀。稱松祖云。

公遠初姓揚名碩甫。生有至性。父遠客遇盜。被刀創不死。碩甫聞之。亦引刀自斫其臂。家貧爲童蒙師。歲僅八金。其所親死。無子。碩甫丐主人貸四金爲買棺。主不可。遂拂衣去。途遇一叟。野服古貌。謂之曰。二十五里一株松爛。却芒鞋。此是踪。言畢。竟去。碩甫怪之。行二十五里。果見喬松下。有爛芒鞋。發視得四金。因取以殮。然以失館故。貧愈甚。日傍徨於山林間。忽見叟曰。爾何來。曰。貧不得食。欲覓一死地耳。叟曰。吾與爾曾大父同遊於庠。爾流落至此。吾安忍坐視。攜之入山。行漸遠。見松百株。屋數間。一小童垂頭而睡。叟至。遂醒。語碩甫曰。且止。此叟跌坐蒲團上。童侍於側。無聲息。日暮。命藉松葉而寢。天微明。引之出茅屋。引首東向。吐死氣。納生氣者三。復教以咽朝霞。吞旭日。腹遂不饑。所居無四壁。而風雨不入。亦不覺寒。叟常衣青苧袍。左袂下垂。不露手。竊窺之。見手掩臍。指甲繞其腹數匝。住半載。語碩甫曰。可去矣。袖出十金。曰。此去往湖州。以銀二錢。易筆十枝。至常熟。可得三錢。往返貿易。足以自贍。必於常熟。勿他往。爾可易名。

關女鼎說
明快之至
結尾亦作
隱語

曰。賀公遠。慎守吾言。可常來。否則不得見矣。叩請姓名。以手指松曰。吾姓此。公遠懷金而出。如其言。果獲小利。素嗜酒。嘗於醉後泄其事。人伺其入山。爭書事。訊吉凶。叟不視而盡焚之。數日將辭出。叟以指蘸水書石上。童以楮墨寫之。付公遠。乃出山。隨手示人。皆奇中。公遠後從事於賈。致豐厚。蓄婢妾。又以吐納久。精氣流通。成御女術。叟譙讓之。且曰。吾輩盜天地之靈氣。尙難逃於劫數。况盜生人之精氣乎。對景有情則害己。對景無情則害人。自己無害人之神仙。此吾之過也。揮之出。再入山。則路徑已非。迷不復識矣。

●彭望齡

彭望齡。國初時人也。忘其郡邑。弱冠爲諸生。於寺得異書三卷。皆言仙術。望齡習之。遂棄舉子業。遍遊五嶽。寓江南張姓家最久。嘗偕行。見大樹仆道上。礙行者。十數人共拽之。不能動。望齡叱之。樹立起。又村中兩牛鬪。不可解。望齡以竹枝投之。立解。衆皆驚異。冬日有丐者死於張之門。里長將白諸官。望齡以足蹴

之曰。爾佯死。欲詐誰耶。尸起。走百里外復死。張初以爲儒士。自是知其有術。嘗從容問張曰。君宅後有大池乎。曰。然。有異乎。曰。此池歷百餘年。雖大旱不涸。近日水常黑。此爲異耳。望齡請視之。至池側。曰。是矣。跌坐於地。口喃喃不知作何語。逾時乃返。張叩其故。曰。此池下有毒龍。爲猪婆之子。昔爲害於鄱陽。鄱陽神逐之。避於此。近將贅於牛渚。出則此地成巨浸矣。張曰。君知之。何不除之。曰。此孽已踰千年。非上真不能除。吾但能禁之。使不出耳。張驚歎。他日與客飲。有稱閩粵鮮荔之美者。望齡曰。是無難致。衆以爲誕言耳。獨張心異之。酒畢而寢。使童子陰覘之。見望齡列几爲壇。熱香於爐。篋中出草龍一具。持咒畢。龍蠕然動。乘之騰去。明日以鮮荔餽衆客。由是羣以爲仙。望齡則曰。術而已。仙人不如是也。

真龍不見
假龍見

妙在自己
說破

●巫猛兒

洛陽少年巫猛兒。任俠使氣。遇人間不平事。輒奮身往。市中少年憚之。謀所以

觀此編知
仙佛同原
喻言勇猛
精進

腹有洞喻
心也

外內先後
上下亦虛
問徧而元
神見

挫辱之。誘與鬪。猛兒被百創不死。少年以爲豪。呼曰獅子。言其能攝伏羣獸也。嘗逐盜玉山中。顛於崖。有枯藤承之。得不墜。下爲千丈之潭。一反側卽墮落。猛兒到此。萬慮俱廢。待力盡而後死。日暮。見崖上似有人行。大呼救人。一老人立崖邊。笑曰。子素勇猛。亦怖死耶。曰。予不怖死。以死於此無味耳。老人曰。死於此。不愈於死於人之手乎。雖然。子有求生之心。可以入道。子無畏死之心。可以證道。能從我教。當救汝。猛兒灑然易慮。曰。惟命。老人垂其手。長數丈。提之。至山腹上一石洞內。擲之。曰。住此。此中自有飲食。猛兒視洞中甚隘。止容一身。初極煩悶。久漸安之。洞亦漸寬。數日。聞頭上有人喚云。將死人。聽吾語。汝可思此身外何所有。猛兒卽徧思身外。不以目視。以心見。數日。聞云。汝試思此身內何所有。猛兒卽徧思身內。數日。臟腑如在目前。又聞云。汝試思此身從何處來。猛兒卽思有身之始。如見二氣和合。數日。又聞云。汝試思此身從何處去。猛兒卽思無身之後。冥冥漠漠。不知所極。數日。又聞云。汝試思躋下何有。猛兒卽思躋下。恍

魔

惚如有物。數日。又聞云。汝試思眉間何有。猛兒卽思眉間。數日。見一小兒。跳躍於前。兒漸大。與身等。倏忽化爲知心友。數人來慰藉。猛兒念此身將死。此何爲來。不爲動。忽見前所逐盜來。叱曰。爾尙能逐我否。以刀指之。不爲動。盜去。有里長來。謂曰。爾妻爲盜殺。爾尙坐此乎。不爲動。里長去。有數青衣人來。曰。爾殺妻將安逃。出黑索繫其頸。不爲動。復昇一尸來。曰。爾殺人。當視尸。尸腐臭。面目獮惡。蟲徧於體。猛兒念此身不久。亦如此。不爲動。復曰。始以爲殺人者。子也。今知爲盜。子義士。不食久矣。出簋一。曰。此魚餐。子所嗜。出酒一壺。曰。此佳醞。亦子所嗜。請嘗。猛兒念身將死。何須食。不爲動。青衣人曰。待爾心中人來勸爾。卽見其妻攜幼子至其前。曰。君可念香火情。進一杯羹。不動。妻又曰。君不食。妾當死。此子無所依。不如斃之。乃推幼子墜。終不動。妻泣於旁。猛兒出利刀。斬之。旋見石壁四裂。身立崖上。曠然一天地也。老人大笑曰。吾教子以有心入道。以無心證道。子七情絕矣。從此神遊八極。有何物可以礙子哉。相將入寥天而去。後數十

年有樵者入山。遇一人。謂曰：我巫猛兒也。今爲巫山人。爲述其得仙之由來云。

●沈劉公子

沈劉二姓皆宦家。兩公子少相狎。長相友。嘗讀列仙傳。慨然有遺世之想。曰：人生有限。當從赤松遊耳。遂偕入終南山。家中人尋之不得也。自謂餐松茹柏。即可輕身遐舉。久之貌漸枯瘠。沈謂劉曰：我輩饜梁肉。衣文繡。一旦甘心寂寞者。

畢竟劉君
天分高

以神仙之道。可以坐獲。今相看如鬼。行將死窮谷中。殊可惜也。我將反。劉曰：子姑待。志向精專。必有感召。感召無憑。然後尋訪。子何躁爲。沈曰：然則我歸而子留。遂歸。以門蔭得主事。數年入御史臺。出巡江南河道。舟泊岸側。微雨中。一漁人。簞笠簑衣。刺船而過。睇視之。職爲劉。大呼曰：劉君。劉君。不識我耶。邀至船。握手語曰：別後數年。僕已致身通顯。不意故人流落至此。劉笑而不言。沈又曰：君有所需。僕當應命。劉曰：風波之民。奚求於子。近於揚州東門外。構一宅。暇時可相訪。語畢登舟。鼓柁而去。烟水蒼茫中。微聞漁歌。不甚了了。沈因公至揚。憶劉

君問窮通
理漁歌入
浦深

以蒼頭奴
喻木公

以老嫗喻
黃婆

以夫妻鼓
琴喻交搆

尋父之子
請嬰兒也
略註數條
未知當否

言攜童訪之。見蒼頭奴要於道。曰：主人候久矣。引進一門。初甚荒僻。漸進。則瓊樓玉宇。花木備四時之秀。劉帶九華冠。金章玉佩。仙童左列。玉女右傳。迎沈入。逡巡命酒。肴極豐。大約麟脯鳳戩。目所未覩。酒數行。有老嫗著黃裳當筵立。劉曰：沈郎久染腥羶。無緣聽吾仙樂。可喚世間知音女子來。逾時。攜一素衣女子。挾古錦囊。冉冉而至。視之。其愛妾也。心駭不敢言。劉命鼓琴。嫗取琴和絃。轉授女。女操絃而成歌。曰：有良人兮宦遠方。遺賤妾兮守空房。子尋父兮日遶牀。春風動兮秋月光。百歲幾何淚沾裳。劉顧沈曰：新聲太怨。君宜答以古歌。女以琴授沈。視其背。刻一龍一虎。固家中所珍藏者。乃爲操曰：攜弱手兮金環。上游飛閣雲間。穆若鴛鳳雙鸞。還幸蘭房自安。娛心樂意難原。其辭用董逃行。劉曰：塵凡人不可久羈仙府。命嫗送女回。沈知劉已得仙。愧悔請教。劉出書一冊。曰：別子後。遇白真人。以此授吾。因得坎離大道。今不忍子淪落。敢贈子。可精研其旨。吾待子於終南。沈略展思。見首頁有詩一待云：烏兔乾坤鼎。龜蛇復垢壇。世間

無事客。心內大還丹。白虎火中吼。青龍水裏蟠。汞鉛泥藥豔。金木雪花寒。離坎非心腎。東西豈肺肝。三旬窮七返。九轉出泥丸。歡喜贊歎。得未曾有。蒼頭奴送出。轉瞬不見。歸後究竟。不知何如也。

●百五老人傳

陳庭

百五老人者。不知何許人。嘗游淮陰市上。年已七十餘。淮陰人異之。問其姓。曰無姓。問其名。曰無名。人笑之。老人曰。若必欲得吾姓。唯所命。人隨指示陌上白楊。曰。此卽姓也。自是淮揚咸以楊老人呼之。有鮑生者。假寓蕭湖之柳衣園。會天雨雪絕人。方閉門坐。掩卷擁爐。忽聞屐聲琅琅自遠來。少焉漸近。啓戶視之。一偉岸丈夫也。披披縑袍。徜徉於亂雪之中。嘯歌自得。心知爲有道者。延入室。詢之。卽楊老人也。年已九十矣。叩以胎息長生之訣。則應機立斷。鮑生心大異之。明年歸廣陵。亟告余訥菴伯父。伯父素志於道。慕其爲人。買棹迎之。老人自是渡淮來廣陵。館之城南別墅。伯父時時偕鮑生訪之。與究論參同悟真諸篇。

遇道人於
遼近乃知
始皇人海
求仙畢竟
受欺不少

精益求精
自成正果

圯上授書
事出妄誕
不如歷冊
之閱此有
得讀班矣
證仙班矣

剖析條暢。了無疑義。居歲餘。老人謂曰。夫道至高微。吾儕所知所行。竊恐有未
精未詳者。吾將周遊名山大川。庶幾有遇焉。言訖。携瓢笠去。自是或一歲數返。
或數歲一返。返不數日。輒去。於是者十年。而老人百歲矣。居恆不妄言笑。耳目
聰明。齒髮不衰。又五年。童子持其柬來曰。老人將行。欲爲別。余伯父謂其游興
復作也。爲治具親詣送。老人笑曰。君誤矣。吾已遍踏五嶽峯頭。獨所未至者。海
上三山耳。因出祕笈一冊相授曰。此吾繭足十年所得者。君其寶之。遂逝。年百
有五歲。康熙丁亥八月十有一日也。

天白曰。老人之道高矣。而猶以爲未足。爲之徧游名山。冀遇異人。卒能一笑
而逝。豈非仙耶。世之一得自矜。望道未見者。當猛然省矣。

●陳錫疇先生小傳

劉鴻翱

余邑陳錫疇先生。無字號。錫疇其名也。喜放誕。言多無稽。精青烏術。吉如操券。
違之則不利。家赤貧。富室屢謝以巨金。笑弗受人。以其喜放誕也。疑爲妄人。以

無可如人
不有使人
莫測之妙

不得仙道
其不凍而
死者幾希

其精青鳥也。疑爲奇人。以其貧而卻巨金也。駭怪不知爲何如人。吾邑去卽墨
四百里。山有大嶗小嶗。迤邐延袤到海隅。古諺云。太山自云高。不及東海嶗。世
傳多仙人往來其間。先生欣然往。寄居上清宮。歲餘忽歸。自詡遇仙得道。嘉慶
乙未冬。天微曙。余以事訪先生於家。破扉半閉。風寒甚。雪下三寸餘。先生和衣
臥風雪中。熱氣蒸蒸上。鼻鳴如雷。余大驚。推之起。意爲偶然。後聞其常如是。今
年七十餘矣。

論曰。余邑自國初至今。百八十年。未嘗聞有異人。惟先生多異跡。或累日不濯
面。或終歲不櫛髮。鬚連兩耳。眉宇間象山癭。中年嗜酒。四方求相地者盈門。必
積善之家。乃應。應則受謝以酒。余嘗以京口佳釀遺先生。聞近已斷酒。放誕仍
如昔。其往來二嶗。遇仙與告。未可知。然養生必有異。後之續縣志考先生遺行
者。此其實也。

不才曰。先生雖精堪輿術。然非積善之家。不敢妄應。則平時之砥德礪行。可

知觀於遇仙悟道。風雪不能侵其身。其修煉之法。固有大異於人者。稱之爲仙。誰曰不宜。

●書癡僧

印南峯

癡僧者。不知何許人。居吳門知福寺。寺故叢林。僧衆以百數。方丈戒律甚嚴。而癡僧不遵其教。飲酒食肉。佯狂傲慢。恆數日不食。食輒兼數人之饌。冬夏一布衲。垢膩不易。畜一犬甚愛之。夜則抱犬臥。或施以衾褥。受而寢之。不成寐。還與犬臥而安。同儕皆厭薄之。常與羣兒嬉戲。諧語多奇中。自言能治疾。有延者不多往。往則必愈。亦解切脈。伸紙作方。多費解。又不用常藥。惟能以意會之。嘗治一疾。方開八仙桌兩張。太史椅八把。病家計窮。乃以方字煎湯進。病良已。姜太夫人年老多病。時醫投補劑。益沉綿。醫者束手。囑備後事。公子聽珂計竭。乃延癡僧。至則先索食。進以肥甘。飽啖殆盡。已復索虎子。索水濯足。皆如其請。始入室診脈。方用門神眼睛一雙。僕人乃乘夜以刀割取。小家所貼門神眼煎湯以

以桌椅治
病醫而神
矣

奇奇怪怪
駭人聽聞

借放戒財
名行斂財
之計僧界
惡習大抵
如斯孫公
執而辦之
佛界放光
明矣

進病遂瘥。寺之方丈僧逸其名。故士族廣交遊。善修飾邊幅。吳之薦紳多信重之。嘉慶丁丑。寺開堂放戒。將及期。僧俗詣者數千。所施金錢衣履蔬果糗糒之屬無算。寺中香火雲蒸。鐘饒鼎沸。觀者填溢幾一月。而癡僧泊然自來去。若無覩也。邑宰孫公偵知之。惡寺僧惑衆。夜分譙然攜役往。僧衆迎之。卽就寺巖。備得誘惑斂財狀。乃簿錄其財。充公用。食品散諸給孤園。衣履棄諸道中。聽人拾取。有精巧朱履數百雙。他物稱是。遂械方丈僧去。薦紳緩頰者投柬盈尺。宰按每一束。掌責一下。已數百矣。迄遞籍還俗乃已。方簿錄時。檢括搜捕。號啼逃竄。燈火往還。喧闐徹夜。寺爲之空。而癡僧宴然抱犬臥。若弗聞也。厥後寺頓荒寂。其治病如平時。道光辛巳夏。癡僧募得瓦龕。及附身之具咸備。乃舉手別僧俗。端坐龕中。跏趺而化。其首昂然。垂玉柱盈尺。僧衆爲之建塔。尊爲知福寺一代祖師云。癡僧既歿。其犬亦不食而斃。瘞於塔旁。

語曰。瞿曇說法。貝葉譚經。而於禪理茫然。此釋氏之癡也。按部切脈。泥古定方。

而於病源茫然。此醫家之癡也。是僧不潔其貌。而心地清淨。超然遠俗。方藥奇詭。而去疾如響。莫可測度。殆於禪理妙悟心得。故韜晦其跡。托術於醫者歟。名之曰癡。誣矣。

不才曰。是僧污穢其貌。明哲其心。以奇詭之方。愈重要之病。親雖癡。而心不癡。是殆精於禪理。故託於醫術。以自掩耶。世之類於癡。而實非癡者。豈獨癡僧一人已哉。

●任子明

佚名

任子明者。郡南石佛寺里人也。俗尙無爲教。明亦與焉。一日。集村翁家設供。遇一丐食道人。與語甚洽。傳以運氣之法。曰。子但不拘晝夜。掃却塵情。靜坐瞑目。吸氣一口。自喉至腹。抑入丹田。轉入湧泉。却從脊裏透出泥丸。徐徐呼吸。不令驟出。工夫到日。打過玄關。道卽成矣。適明喪偶乏嗣。止一草廬。日夕行持其中。五六月後。息長數刻。年餘可息一香。三載後。添至三香。然不能有吸而不呼也。

循序漸進
有志竟成

暑盛而尸
不壞此正
處大異於
人

一日曝背簷下。閉目運氣。忽聞天地崩裂聲。週身火熱。見山河大地。俱成五色神光。恍惚如醉。日晡始定。此卽前道人所謂過關之候也。自是而後。氣從週身旋轉。不呼于外。冬可浴水。暑能擁火。恆坐而睡。屹然不欹。里少年疑其死。閉之棺中。沉之波底。竟日出之如故。年九十餘。徧別親友。瞑目而逝。隣人候其繼子袁文耀至。時值炎暑。屍停七日。舉斂不腐。蓋尸解云。子明好遊佛寺。出城必居停予家。與予甚契。友人湯啓雲嘗受其法。至順治六年。預知死期。沐浴坐化。此又後驗也。袁文耀是予義僕。故得其詳。恐久而泯。因書其事以傳焉。

不才曰。氣疏以達。言明且清。讀此可得學道之法。

●方穎

程善之

方穎。宛平商人子。父生四子。穎其季也。三兄皆業賈。穎爲少子。獨使讀書。欲其聰也。以穎名。而穎殊不穎也。七歲入塾。至於十四。不能盡一經。乃父欲速之成也。前後易良師。以三數。顧殊無效。乃父大悔。以爲欲材之也。而適棄之。不如仍

人皆驚走
穎獨端坐
則爲非常
人可知

舊業焉。更使習賈。至於二十。稍有成矣。試以小貿易。輒敗。於是父母賤之。諸兄輕之。以爲果棄材也。然性特樸愿。能任勞苦。家庭之間。不論何人。但有指揮。無不任受。絕無怨色。故父母與兄。亦未嘗不愛憐之也。生具癖性。無事之際。好獨坐。若有深思者。嘗與諸兄行山中。大雨驟至。與衆避大樹下。迅雷忽起。裂樹爲兩。枯枝析梗。直拂人面。衆皆驚走。視穎端坐不動。衆尤怪之。或知之者。頗疑其有道。與之語。頑鈍如故。穎年且逾壯。一日。忽從父母索百金。販麻袋。父母不與。明日。遽竊金以逃。而留書白父母。言急欲一試。不及稟命。書詞雖俚。文法亦頗通也。事聞鄰里。皆以爲異。其父母求之終不得。三閱月。忽自歸。父母問賈贏乎。曰。否。折乎。曰。否。則手百金呈上。仍故封也。其父母大怪。詢以何往。以販麻袋對。詢以在何地。與何人交涉。則語之歷歷不爽。問何以無贏縮。曰。偶然耳。再三問。仍此數語。其諸兄潛核之。則信有其地其人。非妄語也。自是穎更不外出。日從其父母坐室中相對。是年夏。霍亂大行。其父母皆爲所中。垂危矣。諸兄議喪事。

早爲置備
非孝而何

能如是方
穎其穎矣

兒童相見
不相識笑
問客從何
處來

收視返聽
是老莊一
流人物

穎告諸兄曰。棺具衣衾。弟已辦矣。在某僧寺。兄往取可也。其兄取之。果得以殮。衆詢其置辦之時。則向販麻袋歸。出其所盈以爲之者。特寄之於外。不使老人知耳。因是以異術聞一郡。然頑鈍仍如故。訪之者無不失望以返。三年喪畢。穎晨起祀祖先。更拜諸兄嫂。爲辭別。遂出門去。諸兄挽之不可。乃從之行。及野。忽猛虎咆哮來銜之去。其兄大驚。卻步返走。悵悵而歸。不知其生死也。數年復有樵於西山者。見退谷一茅茨。有人跌坐其中。視之穎也。歸以告其邑人。更往尋之。則不見。然有時無意中則又遇之。西山多虎狼。嗣是不復爲暴。皆以爲穎之力也。越五十餘年。方氏昆弟皆死。卽子姪輩亦老矣。一日。忽有老人。鬚眉如雪。扶藜杖叩其門。問何人。曰。方穎也。衆驚曰。是吾叔而神仙者也。亟迎拜。且問所從來。老人曰。來自西山。蓋矣。將歸。死於宗耳。衆益訝之。曰。以叔父道力。猶不免尸解耶。老人笑曰。是何言。天下豈有不死者哉。所謂神仙者。特能順受其正耳。吾鍊道術七十年。能不視而明。不聽而聰。不及後時而先覺。是無他。能以神氣

比喻切實
擬必於倫

代精血之用耳。然而能以神氣代精血。而不能以神氣爲精血也。譬之聚煤氣爲燈。其視膏油斷晷者愈矣。一旦煤盡。安所得氣。則是燈也。亦尙有枯竭時耳。惟人亦然。吾惟能靜。故不以念自擾。故能鍊精化氣。鍊氣化神。而不能無所假以爲鍊之資也。今精血垂盡。吾之神氣。將蕩漾飄散於無何有之鄉。不出三日矣。語其姪曰。東壁下五十金。吾少時所手藏者。可掘取之。以爲吾殮。三年後此地將有大亂。汝曹謹識之。西山之西。香山之麓。有曠土可耕而食。必無憚煩難。己亥之秋。可以遷居。歲在辛丑。乃復其故。慎無忘也。遂不去。越三日。端坐而逝。屍不仆不僵。無穢氣。掘東壁。果得金焉。以置棺槨。祔於祖墓。從其志也。及拳匪之難。其家以先去獨完。

退齋曰。三年喪畢。卽辭兄嫂以行。其爲入山學道。不待智者而知。乃知前此之愚。非愚也。誠也。臨死之時。預料後來之亂。至誠之道。可以前知。仙乎仙乎。

●二塔寺丐

佚名

不寒而熱
是真丐耶
抑非丐耶

余弱冠時。一日同友人湯啓雲出遊三塔寺。遇一丐者。年約三十餘。貌甚豐偉。身着敝布單衫。手攜竹籃。市中乞食一器。行至仁文書院前。持石至河濱。敲冰入水。以破布撚塞鼻孔。自沉波底。一飯頃。意甚舒適。徐起登岸。身氣若蒸。如浴沸湯中。略無寒意。已而出籃中飯。飽餐而臥。余怪欲叩之。適遊人同觀者多。擬于詰朝。至則丐已遁去。莫可蹤跡矣。又順治年間。有史二者。亦效前丐。後死之日。地方好事者奉之若仙。至有鄉紳捨地安葬。持香送殯者。殆數百人。似是實非。故并記之。

不才曰。大凡丐至堅冰之際。着單衣者實繁有徒。惟此丐敲冰入水。如處沸湯之中。此豈他丐之所能者。然則此丐亦仙矣。

探花僧

佚名

蔣超。字虎臣。金壇人。以探花授編修。督順天學政。事竣卽告歸。不過里門。沂巴峽。至峨眉。寓伏虎寺。於癸丑正月端坐說偈而逝。偈曰。由來猿鶴最相親。老衲

魔悟道
畢竟不凡

生有自來
死有自去

近情近理

觀而遇之
交臂失之
惜哉

無端墮孽塵。妄想鑊鍋來避熱。却從大海去翻身。功名傀儡場中物。妻子骷髏隊裏人。只有天親難答報。生生長自視能仁。時年四十九。超生時。其祖母夢峨眉老僧而生。故幼不苟輩。先是有術者言。超壽亡四十九。故爲詩四十九卷。至是果符。或云。遺民也。謀升斗而事制舉。感滄桑而服緇衣也。

天白曰。看破人情世故。數年修道。一霎昇天。佛經云。心卽是佛。觀此益信。

●仙丐

陸長春

松江城中來一跛丐。膿瘡滿體。形甚穢惡。市人見其來。輒趨避。好施者或遙擲錢與之。一日至臨河茶肆飲。傭保咸加驅叱。丐曰。人飲我亦飲。囊中自有錢。乃公獨非主顧耶。遂入踞坐。不得已。予茶一甌。丐且飲且歌。剝身上瘡痂。置茶甌中。噉見之者無不嘔惡。座客多引去。傭保爭起逐丐。丐笑曰。如此美味。乃公自享之。與若輩何與。投錢而去。視茶甌。餘痂尙存。傭憎其穢。投諸河。俄現五色蓮花十餘朵。光豔奪目。香冽異常。觀者如堵。有頃乃滅。始知丐爲神仙中人也。

不才曰。某丐污穢其貌。倨傲其言。已不可以常丐例。觀其一身瘡。變作五色蓮花。是殆天上神仙。託於丐以游戲人間者。噫。嘻。丐也而仙矣。

●淡如

吉樂

金剛不壞
身淡如其
庶幾矣

祥符中。牟之閒。水月庵高衲淡如者。俗姓平。年八十五而示寂。先一日。囑其徒曰。吾死當歸骨於庵。俟三歲後發之。如體已腐。焚之可也。倘此身不壞。又有更吾衣者。至汝其識之。其孫寂鳳。亦浮屠之有行者。奉其遺教。如期發龕。則淡如端坐於內。衣化塵飛。撫其體。堅過鐵石。扣之鏗鏗有聲。遠近觀者雲集。中牟韓令亦適至。愕然曰。是師昨入吾夢。乞吾銀五兩。有奇。爲一衲。其將欲飾金。以示不壞之身乎。隨召匠來。問其所需。果符夢中所乞之數。後金像卽奉龕中。士女焚禮不絕。有一營卒。心疑其僞。潛以刃刺臂。血縷縷隨刃湧出。營卒大懼。投地懺服。急以金塗所刺處。刃口終不可合。庵僧因加扁鍵。遇誠者始啓觀焉。

不才曰。於未死之前。而預知身之不壞。三生證果。一笑昇天。至此方算得悟。

何物營卒
狂妄如斯

道二字。

●一睡七十年

尊聞閣主

魚躍鳶飛
無非化境

昔陳搏善睡。每睡必數百年。或千年不等。又王質入山樵採。遇二人對奕。觀之忘返。泊局終。而所執之斧柯已爛。此皆言神仙之事。語殊荒誕。不可考。相傳有魏某者。家僅中人。世居於鄉。依山爲屋。頗具園亭池沼之勝。魏少好讀書。不求甚解。泊長。又習技擊之術。稍通其藝。輒棄之。以爲皆無足學。而獨嗜道家言。有棄家遯世之想。娶妻後。生子女各一。自此益無窒礙。獨居園中。冥心物外。每見庭鳥翱翔。池魚游泳。花開花落。雲去雲來。覺觸境無非化機。於是益洒然有悟。一日。獨行山中。見一兔甚馴健。因以火鎗逐之。遂入山深處。野花夾徑。老樹參天。迤邐行來。却忘遠近。忽遙見前山。似有人影。亟赴之。乃龐眉皓首。三老人也。均席地坐而奕。見魏來。皆驚曰。汝何得至此。魏具以告。一老人曰。子來亦有前緣。因罷奕起。引魏至一洞口。石門雙閉。老人以手推之。豁然洞開。隨之入。初極

烘雲託月
絕妙一幅
鄉景圖

圓轉如珠

狹。纔通人。側身行數百步。始見天日。縱目四顧。風景迥殊。良田美疇。綠槐修竹。花紅似錦。碧草似茵。烟橫遠山。橋通小徑。粼粼碧水。環繞村前。所謂別有天地。非復人世間矣。於是遵至一所。屋宇精潔。陳設雅麗。魏至此。身心俱適。知老人非常人。因叩以此爲何處。老人但笑而不言。須臾携酒一罇。色紺碧。嗅之香氣撲鼻。與之飲。魏量素豪。滿飲而盡。其味芳冽。如飲瓊漿。時已日夕。魏欲去。甫起立。便覺不支。強行數武。老人曰。子醉矣。曷在此下榻一宵乎。魏諾之。遂引入室。魏隱几而臥。及醒。則日已向午。向之屋宇均不見。身蓋臥山中老松下也。魏大異之。自思昨日之事。歷歷在目。豈夢中所爲耶。卽覓所携火鎗。則繡花斑駁。物固依然。而一觸手間。已腐爛不可持矣。惘惘不解。取道而歸。歸則城市如故。人民已非。至家叩門。一老者出啓戶。問客何來。魏言我固某某。此吾家也。汝何人斯。而在於此。老者訝曰。某爲吾祖。於某年入山不返。今已七十餘年矣。汝何人斯。乃敢來假冒乎。魏乃具言其故。老人疑信參半。時村中聞有此事。咸來問

物是人非
歎噓欲絕

南北奇俠傳 雲衣道人

五二

仙

訊魏視之。皆非舊識。隣村一老翁。年八十餘。兒時常來往魏家。素識魏。聞之。杖而來。見魏。乃大驚曰。幼時見君。容色固如此。今我已衰邁。而君尙如故。耶衆疑。乃釋。魏詳詢家事。知其妻去世已久。子亦於數年前卒。孫年已五十餘矣。因感歎久之。居數日。復入山。不知所終。

不才曰。本離奇之事。出以醞藉之筆。可作陶淵明桃花源記讀。

●雲衣道人

尊聞閣主

雲衣道人者。廣州名諸生也。少操舉業。蜚聲庠序。奈文章憎命。屢困場屋。妻死子亡。乃託其後事於弟李繡堂。遁跡黃冠。拜雲涯道士爲師。尙恬退。不與儕輩伍。曾棲丹於粵秀山之三元宮。見道場勢利。過於豪門鷹犬。乃歎曰。城市道場。原不過爾爾。捲其行李而去。入羅浮。棲白鶴觀。嘗隨道僮登飛雲頂。羅浮之最高峯也。登時赤日如火。仰視高天。蕭然無雲。比至巔。則峯勢隨雲作欲奔狀。縱目太虛。不知更有何物。誠有如所謂太虛者。迴視大千世界。則雲氣蒼莽而已。

繪影繪聲
惟妙惟肖

不着形迹
方爲真道
真切處

覺所謂齊州九點烟者。猶屬詩人憑虛幻擬。俄而天風怒號。雲氣散盡。道童急以棉花授之。使塞兩耳。曰。天風厲。不塞耳。則風入耳孔。恐致聾焉。道人見雲消日出。四圍皆作空明世界。俯視山中之參天古木。皆如草如薑。曰。登岱山。天下小。自是奇語。然非身歷者不知也。僮引之峯隈處。有天生怪石。如禪牀。居然可臥。僮曰。師曾見此詩句否。道人視之。則怪石之光潔處。書飛雲頂上看飛雲七字。墨氣淋漓。筆力遒勁。諦現之。墨色作蒼翠意。濕潤欲流。疑爲雲氣所蒸也。遍考羅浮古跡。無所謂此者。究不知何人所作。長空風雨。竟不能磨滅。豈山靈欲留此名句。以鎮洞天福地耶。道人下山時。猶覺雲氣滿身。乃改號雲衣道人。嗣隨帥雲涯作雲水遊。至武昌。遂不行。以茅結廬。雲涯捨之以去。有粵人宦遊楚北者。見之。審其來歷。知爲粵人。勸募化建庵。則曰。吾視此草廬。亦可有可無。何更多事。又勸其投叢林棲止。則曰。我視彼猶化城火宅。恐不耐薰蒸也。宦知其有養。授資使建廬。辭不受。亦無故作高尚意。居人不見其炊煙。或問之。則曰。吾

從叢林作雲水餐耳。然從無人見其出入叢林者。連宵風雨。擊析者意其廬漏。試窺之。則席草酣眠。呼之不應。居止以來。無惑人事。施之。或受或不受。或馴如木鷄。或叱咤風雲。如塵世臥虎。居人習慣。且忘其爲道士也。後粵宮重履其地。則廬存而道人已杳。訪之居人。言羽化已兩月餘。居人愛之。不削其廬。留爲紀念。好事者或投以瓣香。率以爲例。一夕。其廬火。遂毀滅無跡。蓋香火餘燼所致。或諉諸道人之靈。則過矣。宦訪知其葬所。爲封堆植樹。誌其墓焉。

不才曰。酣暢淋漓。清華朗潤。

南北奇俠傳卷三

譙北楊塵因
蛟川莊病骸

武進許指嚴眉批
杭縣黃退閣評點

古董 姜俠魂 編纂

奇中狂

●龔蔣兩君軼事

王 韜

龔孝拱。名公襄。仁和人。其名字屢改而益奇僻。曰刷刺。曰橙。曰太息。曰小定。曰昌匏。湛深經術。而精於小學。性嗜酒。與余交最善。晚間賦閒。必詣其寓齋。與之作康駢之劇談。爲劉伶之痛飲。上下今古。逾晷罔倦。孝拱謂飲酒需先知酒味。申浦絕無佳品。故從杭城運至。味極醇厚。試之果然。孝拱爲閣齋方伯之孫。定庵先生之子。世族蟬嫣。家門鼎盛。藏書極富。甲於江浙。多四庫中未收之書。士大夫家未見之。本孝拱少時。沈酣其中。每有秘事。篝燈鈔錄。別爲一書。以故於

藏書之富
過於范氏
一樓一旦
付之祖龍
惜哉

一舉兩得
擊龍何樂
而不爲

學無不窺。胸中淵博無際。後燬於火。遂無寸帙。殆遭造物之忌歟。孝拱生於上海觀察署中。後隨其先君宦游四方。居京師最久。兼能識滿洲蒙古文字。日與色目人游戲徵逐。彎弓射雲。試馬躡日。居然一胡兒矣。在京與靈石楊墨林相稔。墨林素有豪富名。設典肆七十所。京師呼之爲當。楊揮手萬金。無吝色。孝拱曾與刻叢書未成。中多祕籍。或言孝拱係毒龍降世。先是構李三塔寺未建之先。其前有一潭。寬廣彌畝。久爲孽龍所據。有高僧偶過其地。知潭中有神物。將來必爲民患。本擅咒龍之術。因卽結壇潭側。面潭誦經。三日後。龍現於夢曰。大師何苦我爲。僧曰。汝在此潭造孽不少。我將代民除害。汝若能使潭水立涸。可建寺基。則舍汝。且汝亦得成正果。永爲佛門護法。龍領首而去。明日。潭中無滴水。爰卽以其地建寺。寺門所塑韋馱像。頗莊嚴。相傳卽此龍也。定菴先生中年乏嗣。其夫人詣寺求子。初入寺門。恍見韋馱聳身撲至。驚悸不敢進。歸卽有妊。將產。定菴先生適在外。是夕見一偉男子。龍首人身。掩入其室。索之杳無所見。

佛家有轉
世之說觀
於毒龍之
誕生其然
乎其不然

數日得家書。於是日獲一子。知非凡品。孝拱墮地時。啼聲甚雄。有薄膜蒙其面。剝之。面目乃見。既生數日。有一僧造門求布施。與之錢米。不受。謂願得一見新公子。家人不可。久之。乃曰。須識我言。他日勿至三塔寺。掉臂竟出。仰天歎曰。生非其時。出非其地。惜哉。孝拱固淡於仕進。性冷雋。寡言語。儔人廣衆中。一坐即去。好作綺游。纏頭之費。數百金。輕於一擲。中年頗不得志。家居窮甚。恆至典及琴書。旅寄滬上。與粵人曾寄圃相識。時英使威瑛瑪膺參贊之任。司繙譯事宜。方延訪文墨之士。以供佐理。寄圃特以孝拱薦。試與語。大悅。庚申之役。英師船闖入天津。孝拱實同往焉。坐是爲人所詬病。晚節益頹。唐不振。居恆好嫚罵人。輕世肆志。白眼視時流。少所許可。世人亦畏而惡之。目爲怪物。不喜與之見。往往避道而行。舊所得書帖物玩。斥賣殆盡。始納一妾。覓屋同居海上。擅寵專房。時繩其美於客前。而尤屬意於雙鸞織小。後又新購一姬。則其愛漸移。棄置別室。不復進矣。與妻十數年不相見。有二子。皆能讀書自好。來滬省親。輒被逐。論

其新孔嘉
其舊如之
何

不流傳之
反毀棄之
其意果何
爲耶

者擬之陳仲子之出妻屏子焉。有弟曰念匏。以縣令候補江蘇。亦不相睦。卒以發狂疾死。時出所愛碑本。其值五百金者。碎翦之。無一字完。生平箸述。無人收拾。散佚不存。余所見有元志五十卷。漢雁足鐙考三卷。不知尙在世間否。同時有蔣劍人者。寶山人。工詩詞。亦居滬作寓公。雖與孝拱相識。而不相能。余撰瀛壖雜誌。夔牖餘談。老饕贅語。曾記其軼事。劍人生平。頗有跡弛名。而於咸豐癸丑秋上海失事後。獨潔身遠害。愴然局外。幾陷賊中。卒能自脫。避兵予家城北草堂。首尾二年。棲遲斗室中。一榻孤燈。苦吟午夜。亦無有心人過而問者。其所作草土餘生記。可見一斑。其言曰。危矣哉。草土之人。幸邀皇天默鑒。宗祖有靈。入險出險。得爲完人。然而召禍有因。戡亂何日。驚魂甫定。孤憤益深。爰叙賊中曲折。雖言之無補。亦無罪也。上海自縣尹袁君死難後。二十日聞官軍將至。予卽已避兵城外。宿余友王子九秀才城北草堂。二十八日辰刻。因他事入城。俄而官軍抵北關外。城遂閉。鄉民不得出者數百人。度無如何。亦聽之。賊上城。

義魄忠魂
令人崇拜

與官軍接仗畢。卽殺五人於九畝地。有兩人者。冠軍六品。身號衣。徒跣入城。稱投順。見賊首。劉延入詰問。知其僞。劉手刃之。予往視五尸。纍纍。血饑。繫手足。殊身首。蒼蠅羣嘖之。嗟乎。此義鬼也。揖之乃去。夜礮聲殷天。鉛丸飛墜。屋瓦震震。二十九日。官軍攻北門。賊開城突出。擄數人入。仍殺之於九畝地。聞城外死傷甚多。斃賊三名。殮卹受弔。賊羅拜之。賊首親奠。賊黨死志益固。三十日。賊首出示勸捐。至云。官軍沿途淫掠。民遭塗炭。赫然斯怒。一鼓而敗其水陸之師。噫。斯言胡爲乎。自賊出哉。邑廟園中。殺一衣工。懸首示衆。是日有犯法將刑者。詭稱予戚。賊大喜。詢予所居。答云不知。恐喝之吐實。且言渠必不肯來。賊沈思良久。問孰與予交密。答以徐某。賊曰。吾卽浼徐某往聘之。先是余已慮虛名累我。預書誓言。吾家數世膠庠。平生讀書何事。橫被迫脅。有死而已。作書與徐君屬。其覓予遺尸。他日樹一碣曰。清故貞烈士蔣生之墓足矣。九月朔日。賊又殺人云。是奸細。夜二鼓。予方作書。與家人訣。忽十餘人排闥入。操粵音。意似守予者。

誘以甘言
即爲脫身
之計應變
之不可無
才固宜如

官軍所至
雞犬不留
確是當日
情事

余笑問若輩中孰主張是。對曰李兄往詣之可乎。對曰可。令導之往。李得余甚歡。陰念好語結之。或得脫。卽坐中抵掌談時務。論古來流寇失策。卽敗。當反其道行之。李欣然心折。復太息曰。使春間當事者早用君言。我輩安得至此。且誰非血肉軀。乃以叛逆取滅亡耶。吾自起事以來。城中秋毫無犯。有出淫掠者。卽已正法。聞官軍所過。雞不啼。豚不笠。女夜號於室。謂能賢於吾輩否。余默然問糧食人數。李笑曰。此籌之久。儲之豫矣。凡同會結生死者三千餘人。近募浙甯及本地人約千五六百。皆不足恃。充數而已。米可三千石。陸續無難接濟。礮位鉛藥官物。我用。兵仗旗幟。隨時製造。我與官軍相持旬月。事未可知。其餘當與君深思密謀。如何。余陽應之曰。諾。辭以出。李持余手曰。天將曙矣。遂謁吾帥。何如。余微哂之。汝謂予逸乎。欲求賢者自輔。有推轂造廬之故事在。亦兵機也。否則吾戴吾頭來。李唯唯。遣人送歸。予默禱大士前。卜籤吉。得僧衣冠易之。平明一賊持令旗。令鄉民未出者。開城出之。納予言也。急趨而出。羣賊夾道立。刃攢

英雄潦倒
誰拔爾抑
塞磊落之
奇才

乘輿爲客
所有毀之
何爲

及背大聲叱曰。去。嗚呼噫嘻。草土之人。卒爲完人也。危矣哉。蔣君所自述如此。危難中不變其志操。可嘉也。蔣君雖負奇才。懷大志。而貧困一生。當道知之而不能用之。癸亥。余客粵中。遇丁雨生中丞。中丞垂詢滬上人才。余以蔣君對。及中丞奉命觀察蘇松。遂羅致之署中。逮權兩淮鹺務。離任去。特薦之於應敏齊方伯。方伯固與蔣君素相識。至是相得益彰。晚境殊甘。已未。及數年。遽以老病死。文人命薄。可慨哉。余始識蔣君。在咸豐壬子冬時。十二月十有三日。偕李君壬叔。雷君約軒。蔣君劍人。同至酒樓轟飲。把杯聯句。聊以遣興。僅得數聯。興盡不能再屬。余尙記一二云。著屐踏殘雪。買醉黃公壚。相逢酒賢聖。載賡詩唐虞。時清束高閣。吾輩猶江湖。歲暮歸未得。痛哭聊狂呼。詩罷。作狹斜遊。有校書以語侵劍人。劍人怒而出。毀客之乘輿。壬叔在後。幾爲輿夫所厄。落拓不羈。於此亦足見其一斑。劍人沒後二十年。余爲刻其嘯古堂詩集八卷。芬陀利室詞集八卷。亦一段香火因緣也。余與孝拱劍人。皆文字交。孝拱所學尤邃。余處僅有

詞二闕。餘無一字傳於世。

俠魂曰。龔君以毒龍轉世。此佛氏之談。姑置之不足道。獨借其生平行事。皆爲世人所詬病。子孝而逐之。弟賢而疏之。對於家庭之間。良多缺點。豈毒龍降世之說。果可信耶。若蔣君者。其立品不在龔君下。惟因懷校書之恨。毀酒客之輿。其性之猖狂也。可知。然而當道重其才。不能用其人。毋亦有才而不善於自用者乎。嗚呼。文章憎命達。魑魅喜人過。今讀此詩。相與太息者久之。

●武風子

胡樸庵

武風子者。滇南之武定州人也。名恬。先世以軍功官於衛。恬以胃子。少學書。己棄弗學。性好閒。不謀榮利。嗜酒。日惟謀醉。簞瓢屢空。宴如也。凡游藝雜技。過目卽知之。滇多產細竹。堅實可爲箸。武生以火繪其上。作禽魚花鳥。山火人物。城門樓閣。精奪鬼工。人奇之。每得其雙籌。爭購錢數百。於是武生之交戚貧者。因以爲利。生顧未嘗售也。頗自矜重。一箸成。輒把翫不釋。保護爲頭目。或醉後痛

矯矯不羣

不動聲色
有王景略
旁若無人
之概
幸遇救星
豈此中有
天耶

哭。悉焚之。醒復悔。悔而復作。然斬不輕與人。好事者每矚其謀。醉時置酒招之。造必盡懽。酒酣以火與箸。雜陳于前而不言。生攘臂起。頃刻完數十籌。揮手不顧也。或于酒中以箸相屬。則怒拂衣出。終身不與之見。或遇貧士及釋道者。流告以困窮。輒忻然爲之。雖累百不倦。于是滇之士夫或相餽遺。皆以武生箸爲重。王公大人遊於滇者。不得武生箸。卽不光。生固落落儒生耳。未嘗以風子名。丁亥之歲。流賊從蜀敗奔。假號于滇。滇士民懼于威。波靡以從。生獨匿深箐中。不出。賊于民間見其箸而異之。遍召不得。因懸賞索之。或告曰。曷出以圖富貴。生大笑曰。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。偵者聞於賊。繫以來。至則白眼仰天。暗無一語。賊命作箸。列金帛于前。設醇醪於右以誘之。不應。陳刀鋸以恐之。亦不應。賊怒。揮斬之。縛至市曹。而神色自如。終無一語。時賊帥有待側者曰。腐鼠何足膏斧鉞。曷縱之。徐徐當自其逞技也。釋之。而生自此病矣。披髮佯狂。形垢穢。日譟哭。行市中。夜逐犬豕與處。人遂皆呼武風子。武風子云。及清師入滇。風

鬼斧神斤
方期奇妙

吾行吾素
人所不知

子病少差。亦稍稍爲人作箸。以謀醉。人重之。逾常時。安定守某者。受貴人屬。召爲之。不應。守怒。撻之于庭。血流體潰。終不應。自此風子之踪跡無定矣。或琳宮梵舍。或市肆家往。必數日留。留必作數十箸。以謀醉。然出入無時。于是其箸可得而不可得矣。余嘗見其箸。作凌煙閣功臣圖者。箸粗僅及繩。而旌旗鎧仗。侍從衛列。無不畢具。至褒公鄂公。英姿毛髮。道子傳神。莫或過之。其畫細如絲。深紺色。入竹分餘如鏤。武定太守顧輿山。爲余言。其作箸時。削炭如筆。數十置烈火中。酒滿壺於旁。伺炭末紅。若錐。左執箸。右執炭。肅肅有聲。如蠶食葉。快若風雨。且飲且作。壺乾卽止。益之復作。飲不用杯杓。以口就壺。不擇酒。期醉。醉則伏火而臥。或哭或譌。或說論語經書。多奇解。及醒而問之。則他嚙語以對。或正作時。酒未盡。忽不知其所往。逾數十日。或數月復來。復卒成之。其狀貌如中年。老矣。近六十餘。拜揖跪起無異。惟與之語。則風子矣。輿山曾作武異人歌。贈之。故時往還也。但所繪故事。多稗官雜劇。有規以不雅馴者。笑而不答。亦終不易。或

曰。非病風者也。狂人也。或曰。其有道者歟。不然。何富貴不淫。威武不屈耶。余於是作武風子傳。

俠魂曰。武某具此絕藝。不欲以藝顯。不羨富貴。不懼威武。所謂鐵中錚錚者。非耶。被執而後。以佯狂老。非真瘋也。蓋有不得不瘋者。稱爲瘋子。名不副實矣。

●何義門軼事

黃永祺

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孟子此言可爲殷鑒

何太史焯博極羣書。復工制義。然運筆頗不迅捷。每應舉。俱曳白。而數遊京師。其科第皆出欽賜。後以李文貞安溪薦。得校書秘閣。又好指摘人詩文疵累。貴人多側目。忽構蜚語。時上在圓明園。詔下獄。復詔親王勘問。銀鐺周身。官吏擁挾。而親王尙未出。乃鎖義門於別室。義門出袖中易經朗誦之。已而駟聲如雷。官吏怪而詰之曰。爾此時尙能熟睡耶。義門笑曰。我自讀書外。不知有他也。親王出問曰。爾旣爲讀書人。當謹守禮法。豈可妄肆雌黃。若是。則處士橫議也。義

據理辨駁
要言不煩

自命不凡
目空一切

學然後知
不足

門曰。王大人差矣。孟子當衰周無道之世。故言處士橫議。方今聖王在上。豈有此事。親王復命。上復命檢其寓中筆墨。可有狂悖語。竟無有。所存邸抄。凡有上諭者。下注曰。臣何焯恭閱。又有辭友人饋金禮稿。上嘉其忠愛廉潔。欽賜翰林院庶吉士。使校書如故。義門初至京師。幾於目中無人。雖以李文貞之理學名。儒意亦有所未滿。而文貞則以義門爲可取。蓋是時羣尙辭章之學。而義門獨留心經義。故文貞許之也。一日。謁文貞。大獲許可。偶言及諸葛武侯八陣圖。文貞使義門取瓦礫布置之。義門布置方位。俱合法。文貞命取一犬置陣中。犬跳躍而出。文貞曰。生尙未知布置後先次序。遂自布置之。而犬不能出。義門於是大慚服。乃執贄爲門下生。夫文貞不獨爲當世大儒。休休有容也。而其抱負。非淺丈夫所可測也。

俠魂曰。昔人有言。學問深時。意氣平。凡有真學問者。必不以學問驕人。義門學雖淵博。而終不免見絀於文貞。狂亦安所用哉。

●狂生吳雲

沈道非

確是當日
情形

語極痛快

雲霄溪諸生。以下遊吳中。獨善汪大紳曰。子今之謫仙人也。因呼以汪謫仙。性狂傲。每喜與客爭坐。不當意。卽怒形於色。甚則劇口唾罵。大紳諷之。雲曰。君亦以予爲傲耶。吳中前輩。道德文章。照耀海內。吾仰慕之殊甚。吾安敢傲。而今茫茫俗物。但有大腹賈人。少年科第。及東塗西抹名士。并力作勢。污穢壇坫。余視之。如千百蟲屬。向隙中發鬧耳。何言傲也。雲嘗至維揚。有以菊花盛開。徧召客者。坐間衣服甚都。雲獨敝衣冠。抗顏上坐。坐客多目笑之。輒應之曰。吾爲菊花來。非爲諸君來。對菊花宜古衣冠耳。

俠魂曰。吳雲雖狂。然觀其崇拜前哲。佩刺時人。實屬語語中肯。惜屈身於下。豈有才而隱於下者耶。噫。

●頭僧

尊聞閣主

沔陽新堤之廣福寺。有老僧名悟花者。五齡落髮。饒有夙慧。趺坐無言。心已入

犬能聽經
豈以常
犬例之

定者垂三十年矣。自其師圓寂後。卓錫於洪湖之畔。一塢白雲。三間茅屋。門無弟子。惟一黃犬。皈依於僧。每當朗朗誦經。犬輒伏於案前。雙耳高聳。意似領解。而性又極潔。僧投以粟蔬。輒噉之。其沾染葷氣者。便走不顧。僧每入市。犬亦從行。中年以後。年愈增而顛愈甚。忽而低眉。忽而狂叫。至顛甚之時。見有少婦。豔粧者。嬉嬉然視之而笑。笑至雙目瞑時。卽昏倒於地。僵臥移時。始甦。人問之。僧並不自知其顛之。至於此極也。如是者一月。蓋一二次。市人尾之。終其身無少異。而并不知婦女爲何物矣。人因以顛稱之。

俠魂曰。文筆簡潔。是以少許勝人多許者。

南北奇俠傳卷三

譙北楊塵因
蛟川莊病骸

武進許指嚴眉批
杭縣黃退閣評點

古董姜俠魂編纂

奇中冤

●張積中傳

胡樸庵

張積中。奇男子也。以講學聚徒至數千人。肉食者誣以叛逆以死。過此以往。無人敢道其姓名。夫磊落奇偉之士。處專制政體之下。非特當時不能獨行其志。卽身後之名。亦幾與眞叛逆者等。不肯掛諸齒頰。可不哀哉。余乃本諸舊聞。復博采私家記載。而爲之傳。當亦士君子所樂聞也。按張積中。字子中。揚州人。慷慨多大略。讀書有文名。好佛法。嘗以行善勸人。從之游者甚衆。先是有周星坦者。客揚州。講性命之學。其四書五經。別有注解。非漢非宋。大約以致用爲本。積

以空談爲
實用是能
於宋儒學
一幟獨樹

中聞其學甚喜。執贄稱弟子。旋卽盡得其精蘊。是時吏治日壞。盜賊所在蜂起。積中憤帖括之學。必不足有爲於世。遂力發揮其學而光大之。一時士人高積中行。又驚其才。從學者日多。會太平天國起東南。天下雲擾。積中遂遷居山東之黃崖山。黃崖毗連泰山。支峯直達孝里舖。跨常清肥城之郊。山勢險固。人跡罕到。積中疊石爲塞。置守禦具。以備盜賊。從之居者。漸至八千餘家。積中陰以兵法部署之。而衆皆樂從。顧積中雖居黃崖。然日以講學爲事。其學說之精者。言儒者通性命之理。將以致用也。臨大事不能有濟。此迂儒。非知性命者也。又言易稱后以財成天地之道。何以聚人曰財。此羣聖發微之秘旨。非世儒所能曉也。齊魯多慷慨激昂之士。聞積中講學。皆負笈擔簦。自遠而至。積中乃立課程。設講壇。著書立說。欲以其學起士人委靡之習而振之。顧當時學術敗壞。士子讀書者。以八股爲文章。以講章爲聖經。驟聞積中異說。喜而從之者同多。怪而駭之者亦不少。議論紛紛。疑積中爲邪教。有司欲立功。目黃崖爲逋逃藪。會

見駱駝而
言馬背之
腫少見多
怪俗人大
抵如斯

婦女何知
竟以數言
興大獄是
亦妄人也
已矣

青州府首縣漢軍某。獲異言異服者數人。訊之。供言奉張七先生令買馬。而宜都知縣某。復獲數人。供亦如之。乃各飛稟至省。時閻敬銘爲山東巡撫。得稟大驚。適山東候補道某。其子在省娶婦。其婦翁亦道員也。成婚甫三日。某子欲遠出。婦怪問何事。某言赴黃崖聽張七先生講書。婦恚曰。新婚未幾。乃卽遠離。何無人理耶。某曰。張先生約束嚴。不可不往。婦懇諸父母。因共疑婿爲邪教中人。父尙猶豫未決。母曰。汝已誤將女適匪人。今不速發。將滅門矣。乃張皇其詞。以稟巡撫。於是積中叛逆之證據益確。閻遽欲興兵勦之。時丁葆楨爲山東按察。白閻曰。張之子實在省爲候補知縣。觀其爲人循謹。其父亦必非謀叛者也。請令其子速赴砦。招其父至省。毋遽發兵。閻良久始許之。允予限五日。丁卽傳張實告。以將滅門狀。實伏地叩頭大哭。丁曰。無懼。可速於五日內招爾父來。則可無事。實卽飛馳至砦。勸積中往省。積中曰。吾講學有何罪。若輩乃欲媒孽我耶。貪黷官吏。欲借此以興大獄。爲立功地。我若往。彼輩鍛鍊周內。何求不得。卽幸

願死於學
不屑死於
法孰是孰
非必有能
辨之者

以講學而
殞命東林
之禍不圖
又見於今

而事得解。乃公肯以磊磊落落之身。低首下心以乞活耶。汝輩懼。可自往也。實跪請之不已。積中怒曰。積中此生。決不履公庭。必欲積中出者。積中出而就死耳。積中亦丈夫也。伏劍而死則可。桎梏而死則不可。積中以身殉學矣。何出爲。聲色俱厲。是時撫藩在省。待張實七日不至。閹殉丁。丁不能復爲地。外間謠言益厲。遂命總兵湖北人王某。記名提督湖南人王某。道員湖南人王某。率大兵往勦。破砦而入。積中舉家自焚死。官兵大肆淫掠。死者萬餘。此清同治五年十月六日事也。砦既破。而未得謀反實據。閹乃責三王曰。汝輩皆言謀反是實。今奈何無據。若三日不得。則殺汝輩。三王急。最後搜得戲衣一箱。命營中七縫工補治之。卽以此爲據。復殺縫工以滅口。由是諸在事者。皆如劊匪例以論功云。樸庵曰。中國之學。自漢以還。非瑣碎。卽空虛。無當實用。積中聚徒數千人。講學以致用爲本。而數千人皆奉約束如命。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。積中旣誣以叛逆死。其書盡遭焚燬。惜哉。嘗聞父老言。其同學之人。愛力極堅。信道甚篤。今日

人心渙散。道力薄弱。世亦有豪傑之士。繼積中而起者夫。

俠魂曰。積中聚徒講學。與宋儒異。宋儒尙空言。積中尙實用。使不以黃崖山爲逋逃藪。則其徒通經致用。何難之有。而乃誣以叛途。致積中自焚於火。請流之禍。可勝慨哉。今日者學術壞矣。苟有積中其人者。爲之提倡宗風。發明經訓。斯道何致墜地耶。

●謝文正

印南峯

外人不能入內室。姑疑姪尙在情理之中。

餘姚謝文正公遷家素貧。幼時嘗稱貸於姑。其壻弗應。姑於內室設角黍啖之。拔髻上小金釵俾代箸。姑遂他去。公亟於別貸。遂徑歸。姑入視之。角黍僅食其一。而金釵渺矣。念內室非他人得到。疑姪攜釵去。歸母家詢之。公曰。姪雖貧。氣骨猶在。姑乃以猥賤事誣丈夫子乎。聞其村之關廟甚靈異。乃具香帛赴廟。跪神前設誓云。竊釵何人。乞示顯應。有如姑言。願折股示罰。誓畢。忿忿出廟。忽無故絆跌。股未折而傷。觀者哂之。公恨次骨而無從自白。乃與姑絕。無何登賢書。

不白之冤
必有昭雪
之日雖受
之庸何傷

幸告真人
始能水落
石出否則
百口無以
自解矣

成化乙未。大魁天下。歷仕於朝。爲時名臣。遇正一張真人入覲。謁公邸次。公語及前事。且曰。廟無神則已有。則何憤憤。乃爾。真人曰。帝天曹上尊。不常至人間。況野廟乎。間有靈應。皆鬼魅依附。藉以攫食耳。卽詢年月地名甚悉。書符牒遣功曹察之。越三日。真人報公曰。貴里關廟某年。乃溺鬼某假爲神。縊鬼假爲周將軍從之。公入廟瞻禮。溺鬼早遠避。縊鬼匿門外。公匆匆出。鬼倉卒走避。棄刀於地。公遂爲刀柄絆跌也。金釵乃鼠銜角黍帶去。現在西壁鼠穴中。公始釋然。後以忤權璫罷歸。復省其姑者矣。因述前事。姑曰。姪位望尊顯至此。髻齡瑣事。何介介爲。公以真人語告之。亟命毀西壁。果獲原釵。

語曰。識英豪於未遇。賢哲所難。況窮鄉之餒鬼乎。文正出門蹉跌。直餒鬼蔑視而擲揄之耳。謂爲失誤。猶遁辭也。嗟乎。福命如文正者。世不多覩。苟有屈抑。慎勿向餒鬼訴曲直也。

俠魂曰。嗚呼。英雄末路。寒士窮途。神鬼揶揄。所在皆是。有時偶遭冤屈。不得不忍以受之。若拘於迷信之談。謂鬼神可以示罰。是直蹈文正公之覆轍也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6 5301B

